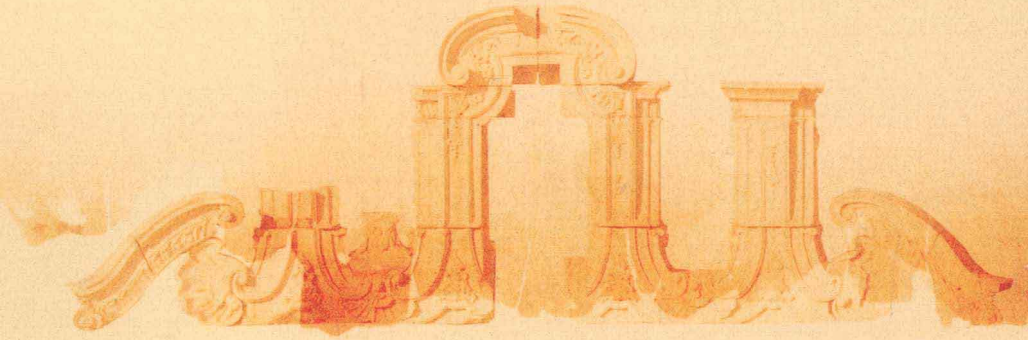
圆明园丛书
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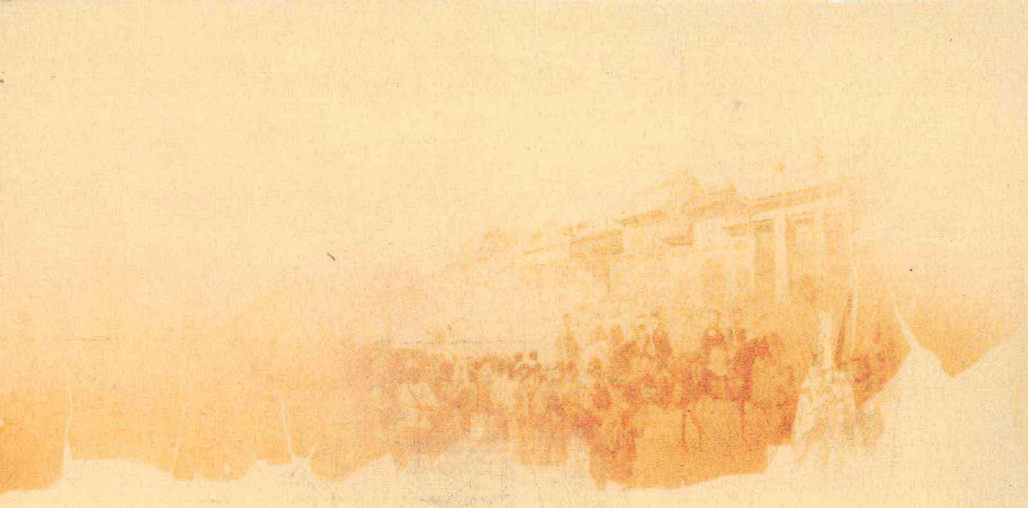
译丛主编：曹宇明 ［法］伯纳·布立赛

Lettres Intimes

军旅回忆：
1860年征战中国之私密家信集

ARMAND LUCY
［法］阿尔芒·吕西 著
王 眉 译

中西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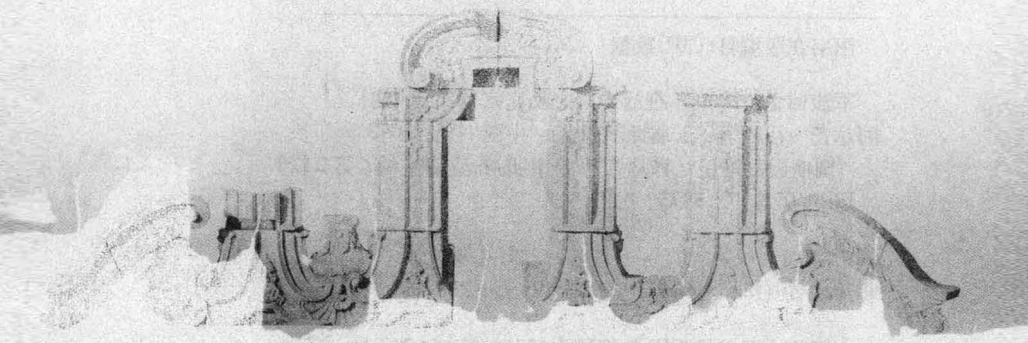
上架建议 历史/回忆录

ISBN 978-7-5475-0496-3

9 787547 504963 >

定价：25.00元

圆 明 园 丛 书
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Ⅱ



译丛主编：曹宇明 ［法］伯纳·布立赛

Lettres Intimes

军旅回忆：
1860年征战中国之私密家信集

ARMAND LUCY
［法］阿尔芒·吕西 著
王 眉 译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旅回忆：1860年征战中国之私密家信集 / [法]阿尔芒·吕西著；王眉译. —上海：中西书局，2013.7
(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Ⅱ / 曹宇明，布立赛主编，第2辑)
ISBN 978-7-5475-0496-3

Ⅰ.①军… Ⅱ.①吕… ②王… Ⅲ.①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史料 Ⅳ.①K255.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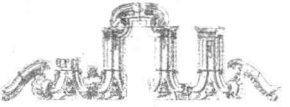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6247号

圆明园丛书
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Ⅱ
军旅回忆：
1860年征战中国之私密家信集
[法]阿尔芒·吕西 著
王 眉 译

责任编辑 贺 寅
封面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中西書局 (www.zxpress.com.cn)
地 址 上海市打浦路443号荣科大厦17F(20002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常熟市兴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 张 5.125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0496-3/K·100
定 价 25.00元

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Ⅱ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陈名杰	陈　双	王道成	
	杨咏橘	郑德弟	许　钧	
主　　编	曹宇明	[法]伯纳·布立赛		
副 主 编	张国斌	徐忠良		
编　　委	张　荣	汪洪章	王大智	应远马
	张　超	黄赛丰	鲁紫鹃	高　菲
	孙晨露	孙　思	张志国	尤　李
	陈闵梁	张安庆	金　柯	贺　寅
	陈洁华	王　眉	陈建伟	谢洁莹



出版前言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闯进北京，劫掠并焚毁了凝聚着中国人民无限智慧、创造、心血和五千年农耕文明集大成的皇家御苑——圆明园。这是中国历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空前的文化浩劫。150年来，圆明园成为了中国人心中一个永远的伤痛！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经过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六帝150多年的精心营建，占地350公顷，先后建成了200多座精美的中国式宫殿和园林，楼塔宫阙，金碧辉煌。园中除了中式宫殿和园林之外，还有乾隆十二年到二十四年（1747—1759）间，由法国传教士王致诚、蒋友仁和著名宫廷画师、建筑家意大利人郎世宁等设计，中国匠师建造的西洋楼。王致诚在乾隆八年（1743）11月1日写回法国的长信中对圆明园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述和夸赞，称其为“万园之园”、“绝美之园”。这封信及其内容，对18世纪欧洲大陆卓兴中国园林之风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法国建筑学家邱治平在《圆明园》一书中对圆明园的价值作过一番相当精到的评论，他说：“圆明园堪为世界奇迹之一。众多宫阙屋宇由大理石和贵重木材建成，金碧辉煌，是装饰稀世奇丽的艺术瑰宝。殿堂宅院宏伟幽深，理政御寝厅室典雅，各大书库藏卷

浩繁，显示出天朝治国气派。由于能工巧匠大师们的才华，圆明园不只是离宫御园，也是博物馆，是建筑博物馆、园林艺术博物馆；更因其收藏罕见的珍品和典籍，可称为文化艺术博物馆。”法国历史学家伯纳·布立赛先生则在其震动世界的名著《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用更易为人们理解的比喻作了评价：其价值远远超过现在法国的卢浮宫、凡尔赛宫和法国国家图书馆总和。可就是这样一座其中也包含着法国人、意大利人智慧而设计建造的圆明园，却毁在了欧洲强盗之手。

远在万里之外的英吉利、法兰西两国，为何要派遣“远征军”征战中国，劫掠并焚毁早已被欧洲人推崇为人间仙境的圆明园？联军多少人马？海军、陆军、骑兵怎么组成？使用什么样的武器装备？两军如何协调？深入中国的联军后勤保障如何保证？战争期间，外交谈判情况如何？战争经过怎样？在英法军人眼中的清朝政府、清军部队、中国民众是怎样的状态？等等，这些情况，在中文的历史记载中只有泛泛的语句、概括性的言辞。因此，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只告诉我们是英法联军在 1860 年劫掠和焚毁了圆明园这样一个概念性的结论。前面所说的一系列问题，没人能够解答。因而有无数的国人甚至是非常有名望的专家学者都误认劫掠和焚毁圆明园的是八国联军。就这样，英法联军侵华战争的一系列细节、过程……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淡去了，在国人的记忆中模糊了……

2000 年 10 月，一位来中国旅游的法国历史学家、著名记者、作家伯纳·布立赛先生在参观了颐和园后，来到了圆明园。圆明园里的凄惨废墟、苍凉空地，深深地震动了这位法国学者。2003 年，布立赛先生在法国峭岩出版社出版了法文版《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揭开了被西方主流社会刻意掩盖了 140 多年的英法联军

侵华以及劫掠、焚毁圆明园的历史真相，在西方世界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据了解，到2010年6月，法文版《1860：圆明园大劫难》已经累计销售2万册。2005年9月，因法国《欧洲时报》和杨咏橘社长的支持与推荐，浙江古籍出版社在“中法文化年”期间出版了由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高发明、丽泉、李鸿飞先生翻译的中文版《1860：圆明园大劫难》，引起了国人的巨大关注。在与圆明园渊源甚深的北京达园宾馆举行的中文版出版座谈会上，布立赛先生表达了他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深厚的爱，展现了他无尽的中国情结，并对英法联军的反人类、反文明暴行表示强烈谴责。他说：“必须毫不含糊地指出，1860年对华‘远征’，是殖民战争，更确切地说，是帝国主义征战，与19世纪帝国主义掠夺完全一脉相承。”“1860年英法对华‘远征’，尽管军事上和外交上有所成功，但却以最惨重的方式告终，即劫掠焚毁圆明园。罪过、罪行、罪孽，永远抹不掉！在到处都注重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这些罪恶不只是在中国人心中永远抹不掉，在所有人类记忆中都永难磨灭。”布立赛先生在会上表示，希望和中国的学者开展学术交流，愿意把他撰写《1860：圆明园大劫难》所依据的英法联军将军、医生、翻译、外交官、随军牧师、士兵等人的战场日记、书信、回忆录等原始资料提供给中国学者研究。今天，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套译丛就是由中西书局和布立赛先生、著名圆明园历史研究专家王道成教授、圆明园管理处陈名杰、曹宇明主任从150多种两国战争亲历者的回忆录中精选的27种亲历记录：英军9种，法军18种，外加《枫丹白露城堡：欧仁妮皇后的中国博物馆》图册。

中西书局立足“中”“西”二字，非常关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观念差异和交流、摩擦、争吵、战争等各种形态，十分重视本译丛的编选、翻译、编辑、审校和出版工作，特别约请著名翻译家

许钧和王大智、汪洪章、应远马等先生承担翻译重任。

这些图书，对于中国近代史来说，是异常珍贵和重要的。因为它们是亲历者在战争结束后的1860—1875年间出版的战争回忆录，比如联军统帅英国将军格兰特就是在1875年7月审定回忆录书稿校样后去世的。有的是亲笔撰写，有的是根据战场日记整理，有的是口述记录，较为真实可信，且叙述细致、丰富。布立赛先生在《1860：圆明园大劫难》前言中说："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它们构成了丰富、生动、真实和珍贵的史料来源。尽管这些记叙，有时要加以鉴别，甚至进行纠正。这毕竟是胜利者写成的历史，还得看看战败者所写的历史。"诚然，这27部回忆录，不仅有表达人类正义，回国后真诚悔恨，认为战争可耻的——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历史记录，但更多的是为侵略战争辩护的言论，对侵略战争的美化，对清朝政府、清朝军队、中国民众的丑化等。如法军上校杜潘说，联军占领天津后，当地"居民都能够理解我们远征的目的——我们来到中国不是为了大肆破坏这个国家，而只是为了帮助解决他们和政府之间的政治分歧"。又如葛罗在回忆录中记述联军的共同说法：联军并没有像恭亲王所说的那样洗劫了这座宫殿，只是根据战争法，分享了战斗胜利所带来的战利品。夏宫后来遭到洗劫并被部分烧毁，那是无处不在的中国盗匪所为。此外，也有对中国与英法文明差异和观念差异造成冲突的非常详尽的客观记录。在记叙中，不仅存在着史实的误差，也存在着观点上的问题。比如，法军首先进攻并抢劫圆明园，但举火焚烧圆明园的是由米切尔将军率领的英军第一师。这个观点，中文史料也有相同记载，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和布立赛先生都已采信，也已被朱维铮等中国学者采纳，并在其著作中作出表述。但是，译丛中的多部回忆录都记载了这样的事实：法军虽然反对焚烧圆明园，但他们主张应当焚烧紫禁城。因此，英法侵

略军的罪孽是同等深重的，恐怕并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我们希望中外学者依据中文、英文、法文，以及俄文、日文等相关文种的史料记载和历史事实，对英法各自的历史罪孽、历史责任进行认真的研究，作出客观和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抢劫已然可恶，焚烧罪孽更为深重！又比如，说中国古代的蒙昧时代在9 600万年之前；将钦差大臣所携关防误认为是皇帝玉玺；在引用清朝官员给皇帝的奏章时，将其他清朝官员误认为早已革职查办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另外，还有不少将地名、人名拼写错误，如将同仁堂误为同济堂等等。这些误差和错误的存在，深刻表明了，当时的英法对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很不了解，存在很多的误区。为了完整地向学界呈现回忆录的原始状态，提供回忆录记载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在翻译、编辑过程中，我们严格遵循存真原则，照实翻译，照实编辑，照实出版，希望专家和读者朋友们注意辨别，并注意对关于美化侵略战争、丑化中国的言论，带着一种批判的态度看待史料。

圆明园管理处陈名杰、曹宇明主任十分重视圆明园史料研究，积极支持并承担了全部出版经费，资助中西书局选编、翻译、出版《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供专家学者和各界读者了解这一段惨痛历史。相信此译丛的出版和其他圆明园研究成果的刊布，有利于圆明园管理处查找和寻访圆明园流散文物的线索，推进圆明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浙江大学历史系郑德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王道成教授、南京大学研究生院许钧教授帮助审核译稿，纠正了一些译稿中存在的人名、地名、典章制度等方面的错误。值此译丛正式付梓之际，谨向圆明园管理处及陈名杰、曹宇明主任和三位教授表示崇高敬意和诚挚感谢。

2010年10月18日，译丛先推出法军部分8种，参加了纪念圆

明园罹难150周年活动，译丛主编法国历史学家布立赛先生在圆明园谐奇趣废墟前与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汪荣祖先生对谈。圆明园劫难、英法的历史罪责以及中外关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引起了国际国内媒体的高度关注。2011年1月，译丛第一辑14种率先公开出版，在圆明园管理处举行首发仪式；2011年6月18日，中西书局、圆明园管理处和复旦大学历史系在上海联合举办“圆明园劫难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研讨活动，著名近代史学家朱维铮教授、李天纲教授和布立赛、汪洪章、应远马等专家和译者60余人出席；2011年10月18日，中西书局和圆明园管理处又联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圆明园举行“圆明园劫难记忆和中外关系研究”学术研讨，著名学者孟华、耿昇、张西平等60余人出席。译丛第一辑14种一印再印，已累计印发7万余册。正是在第一辑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和国际国内媒体的广泛关注，圆明园管理处和中西书局马上决定继续推出译丛的第二辑。2011年12月，圆明园管理处主任陈名杰博士升任中共海淀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新任管理处主任曹宇明同志继续积极支持中西书局翻译出版译丛第二辑图书，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经过译者和中西书局多位同仁艰辛努力，终于完成了译丛第二辑14种图书的编辑出版任务。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使人们更好地面向未来。我们推出《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纪念圆明园罹难150周年，还原历史真相和历史细节，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警醒世人，勿忘历史，勿忘国耻，反思历史，祈福未来，为共建人类和谐未来而努力。

中西书局

2010年9月28日

2013年2月16日增改

序　一

在法国，我们称之为记忆的责任。

这意味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府，所必须承担的在过去岁月中给他人带来的战争损失、迫害与痛苦。

有一个实例，在1995年，希拉克先生担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期间，为法国政府于1940年至1944年期间对境内犹太人实行的残酷迫害作了恳挚的坦承与道歉。而我，作为当时的政府总理，同样坚信我们负有这种不容推卸的责任。

2010年10月，中国圆明园管理处等机构将在北京举办一系列圆明园劫难150周年纪念活动。

我非常愿意加入这场盛大庄严的纪念活动，悼念遭受当年英法联军铁蹄践踏的那段岁月，谴责英法联军当年对中国人民和人类文明犯下的野蛮罪行。尽管当时的法国军队并没有直接参与对圆明园的实际纵火行为，但历史事实是，我们确实派出了8 000人的远征军，并首先开始了对圆明园的攻击和洗劫，而且对这片古老的土地有所图谋。

我们都清楚地明白这次卑劣的掠夺行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不可磨灭的惨痛记忆。援引法国文学巨匠维克多·雨果那封著名的信

件："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然而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

如何面对谴责，特别是这种在全中华民族面前犯下的可耻罪行，如何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尤其是当法国历史学家、作家伯纳·布立赛先生的著作《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在中国翻译出版之后，这应当是英法两国有识之士深思反省的重大问题。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全力支持中西书局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的翻译出版计划。这套丛书精选了法英两国亲历1860年远征中国的一些重要军官、外交官、翻译官、神甫、医官等人士所撰写的回忆录。

这套丛书的出版必将填补某些历史上的空白，并提醒我们牢记记忆的责任。

藉此机会，以戴高乐将军倡议的法中人民友谊的名义，向中国人民表达我的敬意，并衷心希望我们可以一同分享美好的未来。

让-皮埃尔·拉法兰

法国前总理　现任参议员

巴黎　2010年7月

序　二

2010年2月初，我意外地收到上海中西书局的来函，信中提出希望翻译出版一套由当年参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联军官兵撰写的战争回忆录。

2010年10月18日，将是北京圆明园罹难150周年纪念日。

本人所著《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于2003年末在巴黎出版。经由徐忠良先生的倾力相助，该书的中文版于2005年夏天在中国顺利出版发行。在他的建议下，我在该书附录的150余种参考书目中精心挑选出一批较为重要的书籍，撰写者包括当年亲历战争的著名军官、外交官、翻译官、记者、军医等等。

这套丛书中首先当推法军首领库赞·蒙托邦将军所著的《蒙托邦征战中国回忆录》。因其在1860年9月21日率军攻占八里桥时的卓越表现，蒙托邦将军被拿破仑三世授予“八里桥伯爵”之爵位。但由于种种因素困扰，此书在其完成70年后，也就是1932年，才由蒙托邦将军之孙付梓刊行。

此时蒙托邦将军过世已久，在书的前言中他提到：“曾经多少次我提起笔想把当年的人和事记述下来，在已经出版的有关此次远征的书籍中，我发现了一些有意或无意地对这次远征行动的曲解，

每当此时，我就更急于将自己的写作计划付诸实施。”这段文字没有注明日期，但应当是写于他临终之前。作为远征活动的幸存者，他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这本回忆录的出版。但最终，八里桥伯爵也未能如愿。

人们不禁怀疑其中的隐情。当年，对于他率领法军抢劫圆明园的行为，舆论界始终毁誉参半，批评之声不绝于耳。甚至于他的儿子（1889 年去世），也无法做出是否要坚持出版这本回忆录的决定，想必，他是害怕面对种种批评的声音。

丛书也收录了葛罗男爵的《黄皮书日记》，他是当年随联军远征的法国全权特使。黄皮书（等同于英国的蓝皮书）汇集了当年的外交事务信函往来，内容涉及中法两国在 1860 年间的谈判。需要指出的是，葛罗男爵是一位极其坦诚的人，性格温和沉着，并与中国清朝的钦差大臣恭亲王相处融洽——这与他的英国同行、傲慢的额尔金勋爵有着天壤之别。

此外，作为英法联军的翻译，年轻的埃利松伯爵也从另一角度见证了这次远征行动。他的行文生动活泼，诙谐风趣，披露了远征行动中大量的细节与内幕，他笔下对圆明园的描写尤为出色。但由于此书字里行间对英国同盟军做了非常不客气的叙述，出于外交上的考虑，这本《翻译官手记》推迟到 1886 年才得以在巴黎出版。

杜潘中校（即瓦兰·保罗的化名）堪称名副其实的暴徒，他从北京圆明园掠回了大批的艺术珍品，并于 1862 年在德鲁欧饭店大肆拍卖。然而他的这本《远征中国》却是一份相当珍贵的历史资料。这本书详细描述了当年英法联军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以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疯狂抢劫圆明园的可耻行径。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对此并无丝毫羞耻之心。

海军上尉帕吕在《远征中国纪行》中以一个海军军官独有的视

角展现了这次军事活动。如果当年没有海军的从旁协助，这次远征行动只能是空中楼阁，根本无法实现。在法国，他以一名爱国者以及极端民族主义者著称。

此外，贝齐亚上尉的《中国之役：1859—1861》是相当重要的，事实上，正是他以一种异于大多数盟军战友的口吻，首次使用了“劫掠”一词，将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所作所为定性为犯罪行为。

作为随军医官，阿道尔夫·阿尔芒著有《出征中国和交趾支那来信》，他通过大量的信件，试图以一个科学家的视角，描述陌生的异国世界，此书内容的有趣之处远非其简单的书名所能体现。

布隆戴尔将军并没有随远征军前往中国，他留守在巴黎的战争指挥部，以监督军队的军事行动。他的法语书名同帕吕的如出一辙，内容也均出自官方的书面报告。尽管如此，这本书对国家军事行动的部署和考虑仍有着相当重要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枫丹白露城堡：欧仁妮皇后的中国博物馆》一书汇集了大批被法军从北京圆明园掠回国内，并奉献给当时拿破仑三世皇后欧仁妮的艺术品。这批珍贵的历史文物如今被展示在枫丹白露城堡的一个侧殿，距巴黎约一个小时的车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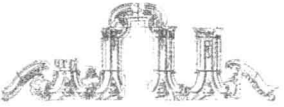
此类作品众多，我尽量从中选出最具历史价值的，最富教益意义的文稿，并努力避免内容上的重复。其实还有很多较好的文稿，出于种种原因未能收录在内，尤其是吕西·阿尔芒的《远征途中的私人信件》、弗达比翁的《中国的战争》、远征行动结束后病逝于中国天津的柯利诺将军所写的《回忆录》，以及夏西隆、莫特雷西、盖互雷、拉弗雷的手记，等等。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此套丛书未能收录诺戈尼的《中国战事记忆》一书，该书已经绝版，或许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还能觅到它的踪

迹。远征结束后，随军官员约翰·路易·德·诺戈尼带着大批令人瞠目的赃物回到法国，并对这种偷盗行为百般辩解，声称他是向北京的中国军人以及商贩购买的！为此，他还编写了一本图册目录。对这部分内容，中国的读者也许有较大的兴趣，从中可以了解当年被英法联军夺走的文物细目。也许将来某日，我们可以看到此书的出版……

伯纳·布立赛

巴黎，2010年9月19日



序　三

咸丰十年（1860）十月，英法联军抢劫和焚毁圆明园，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惨痛的文化劫难。但是，西方的学者不愿意正视历史，竭力掩盖事实真相；而中国的学者，由于缺乏有关的史料，特别是英法联军方面的史料，无法对侵略者的罪行进行充分的揭露。140 多年过去了，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没有关于这场文化浩劫的论著问世。

2000 年 10 月，法国历史学家、著名记者伯纳·布立赛先生来到了圆明园遗址，一代名园的残垣废墟及其悲惨命运深深地打动了他。他为英法侵略者的暴行感到愤怒，也为身为法国人而深感羞愧。回到巴黎，他想更多地了解圆明园的历史，在查阅图书资料的过程中，他发现有关圆明园的书籍很少，更没有一部关于英法联军与圆明园关系的专著。于是，他决定写一部论述圆明园的史书。他多方搜集当时亲历这场侵华战争的将军、士兵、外交官、翻译官以及随军的医生、牧师、记者等留下的文字记录，进行深入研究，并多次到中国考察收集资料。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写成了一部全面反映这场文化浩劫的力作——《1860：圆明园大劫难》。

《1860：圆明园大劫难》法文版出版后，在法国学术界和民众

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法国《欧洲时报》认为，该书是伯纳·布立赛先生在研究了大量史料并十余次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以客观公正的眼光，揭露和批判了1860年英法联军抢劫和焚毁圆明园的罪恶行径，值得向中国读者推荐。他们购买了该书中文版的版权并无偿提供给浙江古籍出版社使用，并帮助组织专家进行翻译，以最快的速度将它出版。

2005年8月31日，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法国《欧洲时报》、浙江古籍出版社在北京皇家大饭店隆重举行《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文版首发式。我应邀参加，见到了伯纳·布立赛先生，并得到了由他签名的赠书。

2005年9月5日，我参加了中国圆明园学会、浙江古籍出版社在北京达园宾馆联合举办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文版出版座谈会。与会的中国专家学者对伯纳·布立赛先生直面历史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学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伯纳·布立赛先生在发言中表示，愿意将他手上所有有关圆明园的书籍和资料提供给中国的专家学者，并希望中国的专家学者从中国的角度再写一部关于圆明园的史书。先生的慷慨，使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但是，英文、法文的书籍和资料，能够阅读的人不多，影响有限。翻译出版，工作量很大，而且不会像畅销书那样得到高额的回报。在注重经济效益的今天，谁会愿意为一座早已成为一片废墟的皇家御苑作出牺牲呢？

但是，社会总是要发展的。伯纳·布立赛先生已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后面的路，有识之士会继续走下去的。为了表示感谢，我将由我主编的一部近一百万字的关于圆明园的大型资料汇编《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1999年8月，北京出版社出版）赠给了伯纳·布立赛先生。

2005年10月，我收到了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徐忠良先生寄来

的《圆明园图书系列出版计划》，其国外部分就列入了《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附录的150多种英文、法文图书目录，准备选择其中“有价值且不雷同的予以翻译出版”，希望我帮助筛选。读了这个计划，我对徐忠良先生的见识和魄力深感钦佩。身为清史研究工作者，对于如此盛举，岂能置身事外？就我所知，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2007年，是圆明园建园300周年。这年4月，徐忠良先生来到北京，约我主编一部反映1980年以来关于如何对待圆明园遗址的争论情况的书，篇幅与《1860：圆明园大劫难》相当，装帧风格也与之相似，书名定为《圆明园重建大争辩》。我5月交稿，10月17日晚，徐忠良先生就将还带着油墨芳香的《圆明园重建大争辩》200本，送到定于10月18日上午开幕的纪念圆明园建园3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会场了。

后来，徐忠良先生调到上海中西书局工作，我担心计划会因此搁浅。2009年9月，我看到了由徐忠良先生拟定的《圆明园图书出版合作方案》，提出备选图书14种，准备将其中的10种翻译出版，以纪念圆明园罹劫150周年。2010年6月，我因公到上海调研，见到了徐忠良先生并看到了刚刚制定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出版方案”。列入方案的图书，英文5种，法文9种，其中2种是伯纳·布立赛先生审阅备选书目后增加的。14种原著，均由伯纳·布立赛先生提供。期待已久的这套历史亲历记忆译丛终于可以得见了。

《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在纪念圆明园罹劫150周年之际出版是很有意义的。法国前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在为伯纳·布立赛先生《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中说：“在法国，我们有我们所称的‘记忆责任’，这意味着必须承认和不忘

记过去的错误与罪行，不论它们是他人还是自己所犯的。但愿布立赛此作有助于此种‘记忆责任’，并让人们憎恨战争这一苦难之源。”《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就是中法两国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践行“记忆责任”的结晶。它不仅可以推动有关圆明园历史的研究，提高人们对圆明园的认识，而且可以推动中法文化交流甚至中西文化交流。遗憾的是，当今世界具有这种认识的人不多。如果“记忆责任”也成为普世价值，世界和平还会远吗？

王道成

2010年8月12日于北京

序　四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由圆明、长春、绮春三园组成，统称圆明园。占地352公顷（5 280亩），其中水面面积约140公顷（2 100亩），有园林风景100余处，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是清朝六代皇帝在150余年间倾心经营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汇集了全国各地尤其是江南地区的胜景特点，融中国古代造园艺术之精华，以园中有园的艺术手法，将诗情画意融化于千变万化的景象之中。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朝皇帝，都曾长年居住在圆明园优游享乐，并于此举行朝会，处理政事，它与紫禁城（故宫）同为当时的全国政治中心，被清帝特称为“御园”。圆明园的南部为朝廷区，是皇帝处理政务之所。值得一提的是，圆明园中还建有西式园林景区——占地100多亩的西洋楼。那是法国传教士王致诚、蒋友仁和意大利建筑师、宫廷画师郎世宁等人按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建筑风格设计建造的，最有名的“大水法”，主体是一座西洋喷泉，还有海晏堂、谐奇趣、方外观、黄花阵等著名建筑。总之，圆明园继承了中国几千年优秀造园艺术传统，既有宫廷建筑的雍容华贵，又有江南水乡园林的委婉多姿，同时，又吸取了欧洲的园林建筑形式，把不同风格的景观融为一体，在整体布局上

使人感到和谐完美。

圆明园不仅以园林著称，也是一座收藏极为丰富的皇家博物馆。园内各殿堂内陈设有难以计数的紫檀木家具，收藏有许多国内外稀世文物。园内珍藏有《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荟要》、《淳化阁帖》等珍贵图书文献。文渊阁是全国四大皇家藏书楼之一。圆明园，曾以其宏大的地域规模、杰出的营造技艺、精美的建筑景群、丰富的文化收藏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内涵而享誉世界，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和“万园之园”，曾对18世纪中叶欧洲兴起的中国园林热潮，起过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然而，就是这样一座凝结着人类智慧结晶的世界名园却惨遭英法联军野蛮的劫掠焚毁，最终沦为一片废墟！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惨痛劫难，更是人类文明史的空前浩劫。同时，又是中西方两个不同文明的一种激烈碰撞，给中华民族留下痛彻心扉的残酷记忆。圆明园犹如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史册，具有撼人心魄的价值，成为中国人心中永远的伤痛，也成为了中华志士仁人雪耻奋起的警世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对圆明园遗址的保护。早在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曾明确指出：圆明园遗址要保护好，地不要拨出去，帝国主义把它烧毁，以后有条件可以修复。各级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及社会各界为积极保护圆明园遗址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1976年，中共海淀区委、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圆明园管理处。1980年8月，全国著名的建筑、园林、文物、美术专家发出《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并发起成立中国圆明园学会。1983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正式确定将圆明园遗址整修为遗址公园。1988年1月，圆明园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6月，圆明园又成为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2000年和2001年，《圆明园

遗址公园规划》分别获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批复同意。经过历届党委、政府和圆明园管理处长期不懈的努力，遗址的保护整修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已初步形成绮春园、长春园、福海、九州四大景区，既有浩瀚的大型水面，又有亲切可人的湖泊，更有山水环绕的河溪，保持了水体的天然风韵，又按原有的植物配置，形成了以松、竹、荷、柳为主题的植物景观。近年来，又陆续完成了含经堂遗址的全面考古发掘和遗址保护工程、圆明园唯一残存古建筑——正觉寺修缮主体工程、西部九州景区的保护展示等工作。至此，已经有三分之二的圆明园遗址向社会公众开放。

圆明园管理处作为圆明园遗址的日常管理机构，既是遗址的保护者、整修者，也是圆明园的研究机构和圆明园流散文物的积极寻访者与圆明园历史文化的宣传者。圆明园管理处充分认识到圆明园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多重意义：它不仅具有园林艺术、建筑艺术、历史文化价值，更寄托了全世界华人的一种特殊情感。长期以来，圆明园管理处非常关注圆明园的历史、建筑、园林、文物等基础研究工作，积极支持专家学者开展各方面的研究、考察和学术成果的出版工作，并与专家学者和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电视台、网络媒体结下深厚的友谊。这套由上海中西书局推出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就是圆明园管理处新近支持和合作出版的重要研究史料，并以之纪念圆明园罹劫150周年。

中西书局的徐忠良先生，作为中国圆明园学会的学术委员，自2005年在浙江古籍出版社工作期间组织翻译出版法国历史学家、著名记者伯纳·布立赛先生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以来，积极关注圆明园，研究圆明园，先后组织出版了著名圆明园历史学家王道成教授主编的《圆明园重建大争辩》和著名建筑学家郭黛姮教授撰著的《乾隆御品圆明园》、《圆明园样式雷研究》等重要图书。他

调到上海中西书局工作后，紧紧抓住纪念圆明园罹劫150周年的历史时机，又与布立赛、王道成先生和圆明园管理处以及即将成立的圆明园研究院联手，精心编选英法联军将军、外交官、翻译官、一线指挥官、医官、牧师等关键人物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在英法出版的战争回忆录14种，予以公开出版，力求为圆明园研究提供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为寻访圆明园流散文物提供非常重要的线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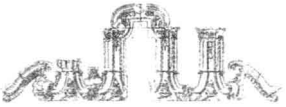
多年来，圆明园管理处积极关注圆明园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积极关注圆明园流散文物的寻访、回归和修复，致力于圆明园遗址的考古、整修和基础研究成果的展览展示。如2009年圆明园管理处发起组织的赴美寻访圆明园流散文物信息工作，就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果：发现400多张文物照片，寻访到一些圆明园文物，带回一批中西文的圆明园研究资料。2010年10月，值圆明园罹劫150周年纪念活动之际，原流散在北京地区，现已回归圆明园内的珍贵石刻文物首次集中向游人开放；持续修复了半年之久的150件圆明园文物也第一次向世人展示；我国古代建筑科技史上成就卓著的杰出代表——样式雷图档，真实再现了圆明园的建造史；法中友好协会向圆明园管理处捐赠第一位痛斥英法联军恶行的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先生的雕像；同时，我们将举办大型主题纪念晚会，通过“文明的对话：梦回圆明”、“世纪的交响：沧桑巨变”、“盛世的复兴：和谐起航”三个篇章来表现圆明园300年的沧桑巨变，展示和谐盛世给圆明园带来的勃勃生机；将邀请法国历史学家布立赛和著名近代史学家汪荣祖先生在圆明园遗址前对话圆明园；我们还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一起举办了“勿忘国耻、励志腾飞——中国航天成就展”等活动。

诚如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先生、历史学家布立赛、王道成先生的

序言和中西书局的出版前言所言，我们几方面倾注巨大心力和财力，精心组织编选、翻译和出版的这套第二次鸦片战争亲历者在1860—1932年间或亲笔撰写、或根据战场日记整理、或根据口述记忆笔录的亲历回忆录，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牢记历史教训，还原历史细节，追寻历史真相，实践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先生提出的“记忆责任”；是为了进一步反思历史，倡导和平，营造一个“勿忘历史、倡导和平、憧憬未来”的文化环境；是为了倡导中西文化交流，消除文化理念差异造成的误解，弘扬“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坚决避免圆明园悲剧的重演。

圆明园管理处主任　陈名杰

2010年10月3日



序　五

圆明园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人类文明的杰作。令人惋惜的是，这一旷世名园在1860年10月惨遭英法联军的野蛮劫掠和焚毁。其后，逐渐沦为一片废墟。圆明园的毁灭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场空前浩劫，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大劫难，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成为中国近代史中屈辱不堪的一页。2010年10月，在纪念圆明园罹劫150周年之际，由圆明园管理处和中西书局合作编译、出版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第一辑（14册）问世。这一出版工作赢得了专家和读者的广泛欢迎，引起了国际、国内学术界和媒体的极大关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一时间好评如潮，《中华读书报》、《中国档案报》、《文汇报》、《凤凰周刊》、《辽沈晚报》等媒体都作了长篇深度报道。这使我们深受鼓舞，也使我们对《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的文化价值、史料价值、研究价值有了更多的信心。为继续做好圆明园文化出版工作，大力推进圆明园文化建设，我们与中西书局在此前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合作翻译出版《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第二辑（共14册，其中法文部分10册，英文部分4册），由此形成《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两辑共28册的出版规模。我们认为，《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的编

译出版具有三重重要价值和意义。

一是唤起记忆责任。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先生倡导对历史要有“记忆的责任”，在为布立赛先生撰写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文版作序时，他写道：“焚掠圆明园，对中国至为残酷，而英法两国殖民军则极其可耻。但愿这部扣人心弦的著作，有益于世界上仍在相互伤害的国家间的和解。”“记忆的责任”不是延续仇恨，而是客观、公正地解读历史，理性、包容地化解历史遗留问题，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那些勇于面对失败、挫折和责任的国家与民族才会有光明的未来。《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无疑会使每一个中外读者深受启迪，加深对这段惨痛历史的认识，并在对历史的回首与思索中，铭刻“记忆的责任”。

二是提供研究史料。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和利用，离不开文史研究的支撑。否则，圆明园文化事业发展的内涵就不会深刻，其外延也不会日渐清晰和明确。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曾提出：学术研究中应注重“两重证据法”，这种方法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域外史料与本国文献互相补正。《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大规模地翻译域外一手资料，正是从更高层次、更广空间推动圆明园文化研究所迈出的重要一步。这套丛书从尘封150年的侵华英法联军军官日记、通信集、回忆录等资料中精选而出，共28种，总篇幅600多万字，包括法军统帅蒙托邦将军、法国全权特使葛罗男爵、英军统帅格兰特将军、英国特使额尔金勋爵等英法联军关键人物的当事记述，构成了从英法联军视角描述第二次鸦片战争及洗劫、火烧圆明园的档案资料库，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风土人情等多方面。《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揭露了当年英法联军入侵中国的大量历史细节和第一手原始档案，弥补了我国相关文献记载的缺憾，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学界关于1860年英法联军抢劫、

焚烧圆明园的资料，将改变以往单纯依靠中国史料形成的单一研究视角，填补了中国近代史和中西交流史中的叙事空白，呈现细节，还原真相，圆明园罹难的历史或许将会因此而有一定程度上的改写和续写。

三是促进对流散文物的研究。圆明园大量珍贵流散文物的回归一直是国人孜孜以求的梦想。《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汇集了1860年侵华英法联军的回忆录、日记和通信集，涉及圆明园被抢劫、焚毁以及清廷与英法联军交涉的诸多具体过程和丰富生动的细节。这些文献对英法联军抢劫、焚毁圆明园的过程及文物的流向有着较为详尽的描述，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史料是我国相关档案中所缺失的。如果能对文字记录和目击者们记忆中的史料进行深入的梳理、分析、研究和发掘，将有利于我们厘清圆明园文物流散的过程，为进一步追寻圆明园流散文物提供宝贵线索，为促进圆明园海外流散文物的深入研究，以及提高公众对圆明园文物的认知提供不可多得的参考价值。

众所周知，圆明园遗址是我国举世瞩目的文化遗产之一，凝聚了全世界华人深厚的民族情感，具有多元价值和多重功能。一定程度上来说，圆明园大遗址的形成和变迁浓缩了中国300余年来的历史文化演变。而历史的意义，恰恰是常常在回望与对照中更为深刻地显现。作为圆明园遗址的日常管理单位，一方面，我们认识到，“独特深邃的大遗址文化”是圆明园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大比较优势；另一方面，我们也深感责任重大，在树立历史责任感、增强历史使命感的前提下，我们以弘扬优秀历史文化为己任，一直十分重视圆明园的基础研究工作。多年来，在推动、组织和参与圆明园学术研究方面，我们做了不少工作，但总体说来还不够系统，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规划。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圆明园是别具学术魅力和

特色的世界性研究课题，仅靠自己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今后，我们会不断加强相关工作，加大与其他科研院所和文化机构的合作，积极推动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我们有责任以创造性的工作与学术界携手推动“圆明园学”的尽早确立和发展，并为弘扬中华文化，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作出切实的贡献。由此而言，《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既是我们致力于圆明园学术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也是进一步加强圆明园图书出版工作的良好契机，我们会为此不懈努力。我们由衷欢迎各位专家、各位读者朋友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圆明园文化发展事业，也真诚欢迎朋友们为圆明园的学术研究和图书出版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圆明园管理处主任　曹宇明

2012 年 12 月 25 日

目录

出版前言 / 1

序一 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 / 7

序二 伯纳·布立赛 / 9

序三 王道成 / 13

序四 陈名杰 / 17

序五 曹宇明 / 22

前言 / 1

蒙托邦将军的来信，上海，1860 年 5 月 21 日 / 3

康提，锡兰，1860 年 4 月 30 日 / 4

香港，1860 年 5 月 22 日 / 7

香港，1860 年 5 月 27 日 / 9

香港，1860 年 6 月 6 日 / 12

香港，1860 年 6 月 22 日 / 14

烟台司令部，1860 年 7 月 7 日 / 17

烟台营地，1860 年 7 月 24 日 / 30

“福尔班”号船上，北塘出海口，1860 年 8 月 5 日 / 36

秦水口战役，8 月 24 日 / 43

天津，星期一，9 月 7 日或 8 日 / 48

八里桥河营地 a，1860 年 9 月 25 日 / 49

八里桥河营地 b，1860 年 9 月 25 日 / 51

北京城前，1860 年 10 月 9 日 / 63

北京城前，1860 年 10 月 15 日 / 65

北京，1860 年 10 月 19 日 / 73

北京，1860 年 10 月 20 日 / 84

北京，1860 年 10 月 25 日 / 86

天津，1860 年 11 月 10 日 / 94

天津，1860 年 11 月 12 日 / 98

“涅夫勒”号船上，白河出海口，1860 年 11 月 27 日 / 108

“山林女仙”号船上，1860 年 12 月 7 日 / 111

在“山林女仙”号船上（烟台锚地），1860 年 12 月 30 日 / 113

上海，1861 年 1 月 20 日 / 122

蒙托邦将军致战争部部长元帅的信，1860 年 12 月 / 125

前　言

在蒙托邦将军的盛意眷顾下，我的孩子成为中国远征军中的一员，担任英语翻译，并对此颇引以为豪。旅途中他陆续寄给我不少信件，这些信件完整地记录了此次远行途中经历的逸闻趣事。他的朋友们看似对这些故事饶有兴趣，为此，我将些信件收集整理成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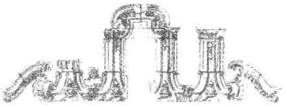
将蒙托邦将军 1860 年 5 月 24 日写给我的信置于所有其他信札之前，是因为这封信能更好地解释我的孩子因何在军中参谋部获得该职位。同时，也因为我需要对将军表达深深的感激之情，感激他对年轻的旅行者慷慨赐予的慈父般的爱，这次荣耀之旅使他得以为西方人揭开中华帝国的神秘面纱。

马赛，1861 年 7 月 1 日

A. D. 吕西

蒙托邦将军的肖像图

中国之战的勋章



蒙托邦将军的来信

上海，1860 年 5 月 21 日

亲爱的先生：

您 3 月 23 日写于马赛的信在漂洋过海 60 天之后，终于到达上海。这个数字提醒了我——离家人朋友有多么遥远，若非坚信自己是被召在完成一项伟业，恐怕不会有那么大的勇气承受这样的离别。

亲爱的先生，我将欢愉地迎接令郎，或许远不及您在马赛对我的接待那么无微不至，但相信我会同样热情洋溢。我的孩子会很高兴见到一个可亲的旅伴，并会非常乐意为他提供各种方便。

我的孩子近 3 个月前去了日本，刚刚圆满地完成了一项任务，不日将启程返回；令郎抵达上海之时，我儿当在场迎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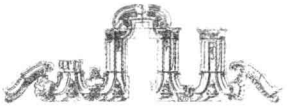
请您放心，亲爱的先生，令郎在这儿会有一位兄弟和第二个父亲。

蒙托邦

致吕西先生

罗讷河口省地区长官

马赛



康提，锡兰，1860年4月30日

我亲爱的父亲：

猜想您见到信的第一反应：康提？这个您从未听说过的名字是什么。它是锡兰王(英国人称为僧伽罗的王子们)的古都，法国人称作僧伽利，而当地人则称“清伽利”。距加尔角还有两天的路程。我们一路小心谨慎，待在一驾类似狩猎用的小车里，这种车的好处在于通风，如拉车的马匹再乖巧点，那小车就几与主人乘坐的车辆相媲美。

我曾经提到过，加尔角作为锚地，是个令人心醉的处所。您可以想象：一个美丽的泊船港湾，四周环绕着森林、高大的椰树和一排排农舍。与孟加拉和马来的丑陋小棚屋不可同日而语。这些农舍建在穗轴上，通常屋顶盖有瓦片，或者用秸秆替代，令人不禁想驻足休憩。房屋通体用石灰刷白，门的左右常常摆放2把椅子，椅子的扶手弯曲呈美丽的涡状。路易十五风格是否因某个偶然巧合由锡兰传入法国？嗅觉灵敏的荷兰人在地球上这迷人的一角建立了殖

民地。

加尔和科伦坡之间的道路紧沿着海边，掩映在层层密密的椰树林中。在这无边的森林中，不到 50 步便能见到一个小屋。这儿的居民和加尔各答或者马德拉斯不同，后者混乱地充斥着乞丐、麻风病、象皮病和各种各样的伤员。相反，僧伽罗人肩膀浑圆，总显得那么令人愉快。和孟加拉人相反，他们个个长相端正(或许没有后者强壮)，看起来更加聪明。总之，一切都形成一种可爱的氛围。他们的服装也别具一格。下身用一整块布像裙子似地围着，略微优雅的“先生”们会穿上一件欧式的上装或者罩袍。他们通常留着长发，在脑后挽一个发髻。还有的就像未成年的短发女孩，用圆形梳子拢起头发。还有一些，应该是贵族，他们会在发髻上插上有我两个手掌宽的贝壳梳。3 个月前，加尔发生了一场骚乱，颇费周折才平息了下来。起因是渔民头上戴起了梳子。惊慌的农民和商贩们对他们棍棒交加，而渔民们则以划桨抵抗。最后，不得不求助当地驻军来平息混乱局面，这可不是个小事件。种姓差异在这儿可毫不含糊！

至于其他人，孩童和青年的形象尤其俊美可爱，男人们次之；而年轻姑娘，如果有办法漂白，她们的美貌将惊艳欧洲。那些男人，一个个胖乎乎的，总是精力充沛，爱开玩笑，需要花些时候才能将他们与姑娘们相区分。除此，加尔并无特别之处。

科伦坡的情形也大致如此。

从科伦坡出发到此地都是上坡路，我们一路骑马小跑。时而会经过一些船桥，都很结实稳当，可以放心策马而过。途中有令人心旷神怡的美景。我们在海平面上 1 760 尺处。中途在山间遭遇了阵雨，那可是真正的热带雨，雷电交加，震人心魄。有一首阴郁的诗对锡兰著名的暴风雨有专门的描述，法文是这么述说的：闻所未闻！诚然，我的旅途记录若仅仅记录我的个人所见，会多少缺乏趣

味。不过，坦率地讲，在我之前的那些胆大者们滥用了旅行者的权利，他们将自己同胞所做的一笔勾销(请原谅我的措辞!)。人们告诉我这儿附近有一座凿建在岩石当中的寺庙，我稍后将去看看。恐怕得在下封信中和您描述寺庙了，我被告知3天后才能书写，而今明两天的公共马车都已经订满，没有空位了。写这封信也纯属偶然，为防不测——万一我有意外，您不能没有我的消息——我将通过电报发给加尔的主事，请他邮寄到您的地址。

(就在我写信的当儿，十几只火鸡大摇大摆溜达到我所在的大厅，好在终于慢慢散离，真是活脱脱一幅风俗画。)

忘了告诉您我们在距加尔2里①处和一只在沟渠里蹒跚前行的漂亮小短吻鳄不期而遇。不幸的是，我们的枪支都留在了加尔！之间只差15至18尺远。我们还在前往科伦坡的半途中遇到2只像骡子一样辛苦劳作的大象。他们都没见过大象托比②，不过还是对眼前的大象热情洋溢地大加赞美。

第三个奇遇！

一位年轻的日内瓦自然主义者，他问资勒③是否与苏复的探索人有姻亲关系！可以想象穆斯塔法有多骄傲！这可是在锡兰！

最后，我可亲的父亲，这个周六(今天是周一)我将踏上前往中国的征程，您放心，我向您保证，我会时刻牢记一切有关谨言慎行的忠告。

---

① 法国古里，法国古长度单位，约合4公里。——译者注

② Toby，马赛动物园的一只大象名。

③ 查尔斯·资勒，一位自然主义学者，阿尔芒·吕西的旅途伙伴，曾在埃及驻留15天以进行他的科学研究工作；期间，与当地阿拉伯人生活在一起，起名穆斯塔法·本·资勒。资勒出版了阿尔及利亚自然历史方面的多本著作，尤为杰出的是他曾深入撒哈拉，对苏复一地所进行的勘查研究。蒙托邦将军曾有意将这位自然科学家纳入他的远征军地质勘查之旅。

香港，1860 年 5 月 22 日

我亲爱的父亲：

我来到此地 2 天了，也就是说，从我离开马赛，日子一天天过去，已整整一年。

尽管在航行的最后 36 小时我们遭遇了大海浪，不过整个行程堪称圆满，居然没有任何人有晕船症状。再来看看这儿的情况：1. 蒙托邦将军只停留了 3 日便启程赴上海，上海是军队的集中地，从那儿出发前往吴淞而非舟山，那将成为军事行动基地。吴淞是我们去北直隶湾前的一个大陆港。2. 佩吉元帅也在这儿，我刚才去拜见他。他盛情接待了我并提出愿意在我想出发时送我去上海，对此，我欣然接受，8 天后我将乘坐“涅夫尔”号出发。但愿“涅夫尔”号比“伊塞尔”号幸运，听说“伊塞尔”号已沉没，连同船上的 2 门旧炮、军需品和马具等，据说无人员伤亡，但元帅对此表示怀疑，他派去蒸汽船侦查失事船只。香港是个丑人国，更是流言横行的国度，沉船事件由一名船长宣布，而他是从另一名船长口中获

知，这名船长则是从第三名船长那儿听说，因而消息有可能完全失实。倒是小说家们个个施展想象，详尽细致地对这场海难进行描述。

在香港，我只注意到有一个港口，还给人留下些许印象，有几条我出发来所见过最有欧洲特色的小街。当地的居民十分灵巧。此外，那些街头肖像画临摹者令人惊叹，他们照着极其微型的照片进行临摹，要不是阿周师傅(愿上帝保佑他)要价离谱，我会拿着您的相片请他临摹。这会是我从中国带回的最有趣的玩意，从 4 000 里外带回去的您的肖像画！

在我品茶的时候，不禁可怜你们这些喝袋泡茶的人们，我所品尝的茶和你们喝的茶之间的差距，犹如黑夜与白昼。我的茶香气四溢、精致美味，被我们的美食家朋友 R 先生誉为宫廷之星……您可以和易梯耶先生探讨我所说的是否属实。其中差别就好比你们喝的是二年陈布利酒，而我喝的则是 1811 年酿制的香波尔丹。不过那儿的汽水，只有喜欢中国烈日的人才能欣赏。口味醇正的啤酒才是法国军官们的最爱。这与英国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尽管这儿的警察还算称职，我也不敢松懈，武器随身不离，您送我的小匕首一直带在我身上。

多数黑人和混血儿警察对待中国人的粗暴行径令我心生怜悯。他们动辄拳脚相加，对那些可怜人施以棍棒皮鞭。至于其他人，他们很少去干预。

有关蒙托邦将军在广州被暗杀的谣言甚嚣尘上。如果谣言不幸成真，那真是一个悲剧，而对于暗杀者，更是悲剧。到底是真是假，我很怀疑。但愿不要有愚蠢的家伙跑去告诉蒙托邦夫人！

香港，1860 年 5 月 27 日

亲爱的好父亲：

这大概会是我在香港写的最后一封信，很可能此后很久我才能再次提笔给您写信。巴热将军对我们盛情款待，多亏了他，我们明天将搭乘“卢瓦河”号皇家海军的蒸汽船出发。您相信吗？可我们确实用了十几天时间就到达了吴淞（就是我在前封信件中所提到的“沪松”），这使得我们来得及和蒙托邦将军汇合。要知道蒙托邦将军的两个将士和贺布·格兰特先生相约在 7 月 10 日会合。在我看来，他们要在葛罗男爵和额尔金勋爵抵达前大干一番。葛罗男爵和额尔金勋爵则将携带外交船货，按照外交礼节按部就班地到来。如果我们带着行李，应该只需 5 天时间，可船只上若有外交官，恐怕到达北直隶湾要 6 天。（因为吴淞在扬子江右岸，距离上海 4 里，并不在海湾当中。）

我的上帝啊！这些大使们要能错过船期该多幸运！难以想象他们怎样在我们所处的境遇中待 15 天！公开的敌意……哦，天哪，

没有什么比军人的外交礼仪更糟糕了……

我四处逛商店，不过还什么都没买，因为我在琢磨货色前更须要琢磨那些货品的主人。陪伴我的L兄善意地嘲笑我……一会儿让那些乱开价的商贩们跟着我们团团转，一会儿又对其他人许诺会再回来。怎么可能！他甚至声称我就是为这个国度而生，理由是：首先，我对待炎热的轻松态度；其次，我拒绝被敲诈——谢谢这一恭维！还真差点让我忘记此行的使命，我更爱我的祖国，此刻离我如此遥远！

这会儿，资勒叉着一块煎饼，昨天的遭遇可够令他心烦的。一个装着120个皮亚斯特的钱包被他落在了人力轿上，不到2分钟便被轿夫偷走，随即逃之夭夭！警察徒劳地搜寻，他那些可怜的钱币就这么不翼而飞了。啊！如果换了我，不知要闹个怎样的天翻地覆！感谢上帝，这次被盗的主角不是我。

我该怎么和您描述香港呢？居民且不说，这是自出发以来我所见过最具欧洲风情的城市。中国人并不像那些坏家伙所想的那样。这是一个灵巧、勤劳、聪明的民族，当然，也有流氓地痞，不过我还没见到有乞丐，倒是有很少数的盲人和麻风病人。还有一种我说不上来的疾病，并非中国独有，这种病灾摧残着他们。至于说到人的诚信，那些商贩们毫不犹豫地张口问您要10个皮亚斯特，可当换了新的买主，商贩们看清买主的形势后，只需1个皮亚斯特或一半、四分之一的价格便成交了，看着真让我忍俊不禁。您可以把他们比作一群乌合之众，可是他们爽快的笑声还真是让人舒心。

他们令我时时记起D老爹……马赛那个著名的希腊商人所说的："嘿，可敬的先生，做生意，怎么可能不是小偷！"

我多么希望蒙托邦将军能任用我。我的老同学伊利斯是他的秘书，而我是参谋部里唯一会讲英语的。还需要我告诉您我是多么满

怀喜悦地希望尽我所能，来报答让我随军的恩情！总而言之，感谢上帝！

还有一件极有趣的事，那便是当地错误百出的难懂语言——“Piggin”语言，“Piggin”是“Business(生意)”的中式发音。如果会说英文，很快便能掌握这种语言。不过，当一个裁缝和我说完下面这番话，我不禁哑口无言：Me no can. Me too muchy piggin. You look see other tailor. He maky chopchop one piecy，two piecy coat. Me maky piggin for fa-lan-ce tee-lee bamboo.

他想说的内容其实是：I cannot. Me too much business. Look at another tailor he will make quickly(chopchop)one piece，two pieces coats. I make business for the french(fa-lan-ce)three(thee-lee)bamboo (masts).①

不过，我现在说起 Piggin 来可是流利得像我的母语。

当前，在香港盛传以下流言：

第一条，蒙托邦将军并非在广州而是在日本被暗杀。简直是笑话！

第二条，“伊塞尔”号沉没。再真实不过了，唉！那些旧炮还有救，不过船上的 400 吨火药，连同炮兵部队的马具全都毁于一旦了，或者更确切地说从此石沉大海。

第三条和第四条，英法联军决裂了，中国之战就此放弃。

第五条，这可是当中真正的爆炸性新闻：法国和英国将爆发战争。

写完这些美妙的事情，请允许我突然中断，睡意朦胧但还有足够的清醒拥抱您百万次。

---

① 意为：我做不了。我生意忙。去看看其他裁缝吧，他会很快做好一两件衣服。我给法国人做生意。——译者注

香港，1860 年 6 月 6 日

我的好父亲：

我们最后没有乘坐之前我和您提到的“卢瓦河”号。这些日子天气糟糕透顶，一路所经历的痛苦就不和您细述了。一艘英国舰“协助”号在距离此地几里处沉没，部分船员不幸身亡。多艘船只回到岸边时已是桅断船倾。所有英国车船都回来了。此外，马赛的“克里普皇后”号抵达澳门附近的拉德龙，船上 400 名乘客病倒了一多半。雪上加霜的是，船上 1 500 多桶煤、大量医药用品都在一场大火中付之一炬。

我们和葛罗男爵和额尔金勋爵一起等着行李今明天抵运。

海军上将接到蒙托邦将军的信，信中提到他在等待我的来临，并已在他身边为我留了一个位置。

我一抵达，即给将军写信，告诉他我将到上海，并向他表达了我迫切以行动证明自己配得上将军留我在军中参加远征的恩惠。他在信中作了回复，建议我先弄到床、马鞍和帐篷。现在我只缺马

鞍，明天就会有了。我很可以心满意足。

我希望明天能收到您的来信。从 3 月 24 日离开加尔各答，我至今还未曾收到您的一封信呢。

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出门时全副武装。3 天前 2 名警察被谋杀，这些中国人是多么胡来。

自然，那不翼而飞的 120 个皮亚斯特就更别提了。海军上将巴热断言，若找到那笔钱，那将是有史以来香港警察第一次有所作为。

我经常和财政部的先生们见面，他们当中有鲍雄先生、瓦莱特先生、萨亚先生和麦良先生。昨晚我还和这些先生们共进晚餐，然后大家围坐下来，像国会议员们那样开始下棋。

您能想象吗，一个商贩为一个马鞍和一个马笼头要我 12 镑（合 300 法郎）。简直让人毛骨悚然！最后，我在他相邻的店铺那儿用 30 个皮亚斯特买了马笼头、手枪皮套等等。

我还能说什么？我是多么思念您，相信您对此不会有丝毫怀疑，重复一千遍，我一切都好极了。再见！

香港，1860 年 6 月 22 日

我的好父亲：

还是没有您的信，希望不会让我等太久。明天一早，我将出发去上海，到了上海，六七天之后，我就能再次得到你们的消息。然后，又将有 3 个月没有任何信件。我们在厦门作短暂停留，搭载了数名“伊塞尔”号船上的乘客。还不错，又可以多看一个城市。这儿天气炎热难耐，柯利诺将军大失所望，原本期待看到一支军容肃整的部队，不想出来的手下个个都不带头盔，头发还上了蜡。因为没有这层保护，会被焦灼的阳光晒伤。

我从加尔各答写的信中应当告诉过您有关装载大使的“马拉巴尔”号船在锡兰港口失事的消息。17 箱运往香港和上海的信件却幸存了下来。我想就今后的书信往来请求您一件事：请用复写墨水写信；不要用蜡，而是用橡胶封信口，否则信件到我这儿就已经支离破碎了。另外，寄给我的信请在信封上用蒙托邦将军的地址。这样，信件通过法国邮局能更快到达我手中。

杰出的巴热海军上将托我转达他对您最美好的致意。我也见到了里布瓦，待会儿再去和他道别。

您一定发现我的信件远不及小报记者们的文章那么富有热带气息。怎么办呢，我只记录自己看到的事实。今早，我在《祖国》报上读到一条消息，英国人有一个跑马场，每天那儿都能看到数量众多的马匹和豪华轿车。

事实上确实有一个很漂亮的跑马场，我们可以去那儿欣赏那些骏马和豪车！在这个地方，还有些许多少值得一提的事情，可不是凭空捏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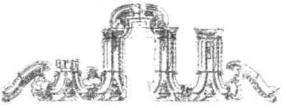
再说说这儿都发生了什么，大致有如下事件：葛罗男爵和额尔金勋爵明天将要北上；我们所有的部队都几乎从上海出发开往烟台。盛传我们在交趾支那遭遇惨败，然而未经证实，只能算是空穴来风。最新的消息就这些了。

香港最让人惊叹的，莫过于加尔迪内·马特逊有限公司。他们的生意大概如此进行：公司拥有的几条大型蒸汽船往来于此地和加尔各答。这些大船在槟城等候欧洲来的货物和公司的电报，在欧洲货物抵达前两日大船即回到此地。这样便可以在竞争对手到来前，在其代理商的协作之下十拿九稳地做生意。公司在这儿另有 2 艘蒸汽船，船长是附近海域能找到的最好的海员，薪水高达 45 000 个皮亚斯特。这些船驶往上海，从前人们可不知道这些船的踪影。船上没有乘客，只有船长掌控一切，其所到之处无人敢问津。报酬也是惊人的，4 000 万皮亚斯特！这些先生们在锚地深处拥有大宅子，50 多个家丁看家护院，10 多门大炮，还有 2 艘全副武装的双桅纵帆帆船。令人叹为观止！相比之下罗切尔德只能算个穷光蛋。

财务部的官员们谈话间都提到您了。萨瓦地区的投票结果让英

国人彻底低头了。

我的好父亲，以上就是我的旅途印象和最新的消息。至于我的身体，很棒。



烟台司令部，1860 年 7 月 7 日

我的好父亲：

我从香港写给您的最后一封信中，告诉您我将前往上海，现在我已到达烟台营地，忙得没空提笔写信。

这是怎么回事呢？现在暂且不告诉您，我会在后面慢慢述说。首先，得让您知道将军是怎样热情洋溢地接待我。您想象不到他和他儿子在我到来后表示的殷勤善意。

我还要诚挚地感谢海军上将佩里斯，我将写信给他。

首先收到您的那些信件和小肖像令我心花怒放。感谢您的用心良苦。

现在，我要做的是：我将寄给您一份远征日志。上面有我记录的信件，如果不幸这些邮件被邮差弄丢，就如同我所遭遇的那样（因为我丢失过信件），我会通过下一班邮差寄给您丢失的部分。

以下就是我的新闻简报：

6月24日，星期日

我们乘坐“上海”号英法蒸汽船离开香港。我强调英法，因为这是东印度半岛公司租用给法国政府的船只，允许悬挂法国战旗。因而，船上挂有萨奥河夏隆地区科斯特先生的商标小旗，科斯特是康希锻造厂老板的侄儿，就是您认识的那位。由于“上海”号留下了它英勇的船长陶森德及其英国船员，科斯特先生被任命为商船的商务负责人。我对这家公司的破船向来没有好印象，然而对于这条船，我倒是感觉良好。

随行的除了兹勒，还有遇难船只上的幸存者，多为炮兵和工程兵军官。这是一次相当愉快的旅行。

夜晚，抵达潮湿的厦门。

6月25日

厦门，是对欧洲商务开放的门户之一，最近，因为我们那艘蒸汽船“伊塞尔”号不幸沉没的事件而更为人知。有关这次沉船事件，同行的伙伴描述了“柯里普王后”号起火的情形，大桅杆最后才倒下。法国旗帜在一片火海当中始终飘扬着，直到桅杆沉入大海，居然没有被火烧到。这一简单的细节令目击者心潮澎湃。

6月26日

在“伊塞尔”号一位军官的提醒下，我全副武装后方下船到厦门。根据他的经验，如果想不使用武器，先把自己武装起来是最好的方法。如此，中国人在攻击您之前会多看几眼。“伊塞尔”号上的其他绅士们也都在腰上别上手枪或匕首。我们的向导根本没弄清我们的意思，在能烤熟冰块里的鸡蛋的烈日照射之下，带着我们来回走了两遍才找到我们要去的地方。除炎热的天气之外，石子路凹

凸不平，极易滑倒；烈日当头，却处处都是晒不干的淤泥。总之，城里并没有任何值得一游的事物。倒是看到了一个寺庙，没有比它更没劲的。因为信仰不同，一位同行炮兵军官恳求我们别进去，我们最后只在门外瞥了一眼，也许我们错了，因为中国人不会因为我们进去而嘲笑我们，恰恰相反。厦门，最后对这一巨大的空白做一个补充说明，在此居住的人口有25 000至40 000人。数字是很模糊，不要感到惊讶，没有办法知道得更确切。

夜幕降临，我们下到一条小舢板上，这种上船的方式十分具有地方特色，实在难以叫做“上船”，这不禁令我们怀念起香港的多桨小快艇。小舢板将我们带到失事的“伊塞尔”号附近，您能想象灾难现场，我就不再重复了。当我上到失事的船只上，情况一目了然：船只中央深深的一个大洞，后半部分则被涨起来的海水浸泡着，还残留了几根短桅杆。船上的景象惨不忍睹。浮吊的惨象不必细说，浮桥被扭曲得完全变了形。

前方的船舷部分与中央的船身形成45度角。而甲板梁则在船只支柱的重压之下破碎不堪。只有支柱还勉强立着，斜倚在造成这次沉船惨剧的岩石上。而今，“伊塞尔”号船静止不动，但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拖走。或者被从中间一分为二重新修缮，不过工程将是巨大的。厦门码头的管理部门将负责这件事。也许重修工程将要耗费的资金并不会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庞大，因为修好的船只将效力于皇家海军。厦门大约有40多个欧洲人，失事船只对他们来说算一笔意外财富。“伊塞尔”号没有人员损失，停靠在一艘双桅帆船边，一旁是被浸湿了的三桅。他们还在岛上建起了露营地，幸存物也被存放在这儿。从沉船中抢救出来的食物足够250头牛吃上6个星期。泡在水下的大量火药未受多少损坏，被人们堆放到岛上晾晒，不料却被炎热的烈日点燃，烧为灰烬。想想船上的味道会有多

好闻。此外，很难想象那些潜入水中的中国人，在这样的水底工作，每天的报酬只有 15 生丁。船员们每天都有一份金鸡纳酒，一切都妙不可言。

这场惨剧缘于一场比赛。“伊塞尔”号没有导航。而航道尽头，迎头碰上的是在地图上并没有标识的海底锥形岩。几链之外，正是船只下锚处。船长认为危险已过，转向右舷，正在这时，几乎没有晃动，船只便静止了，可怜的船长还没来得及收到英国驱逐舰船长——皇家海军最出色的军人，可惜我忘了他的姓名——对他发出的警报，“伊塞尔”号没能及时后退。

我们到一个充满魅力的小岛上转了一圈，在那儿第一次看到中国人，我们都很欣赏中国匠人们的灵巧。我要郑重修正，被我们，尤其被我首当其冲讥讽的亭子，其实被修建得恰到好处。让那些讥讽、挑剔见鬼去吧！

6 月 27 日

一整个上午都在等科斯特先生，他去领事家用餐，然后领取“伊塞尔”号船长的指令。一点半，当船开始冒蒸汽了，我们终于出发了。

将近 6 点 10 分，气压计突然下降了 2 英寸，我们分秒必争，船只驶向海岸，在小岛当中寻找抛锚之处。船上有 250 名士兵，只有 100 多人在船舱中容身，剩下不幸的那些士兵浑身湿透得如落汤鸡。或许当中还有被海水卷走的，当时我们还遭遇了台风的威胁。

6 月 28 日

还好，挺过了台风的考验，第二天一早 4 点钟，我们起锚了。一整天闹闹哄哄，尽管“上海”号上阿猫阿狗都没生病，包括我的

两只小狗佩里托和布法罗。船舱后部用帆布隔开，围着6张床。我和中尉及二副就安置在这儿，我发誓旅途十分快乐。

6月29日

开路！开路！一个炮手带头造反，立马就和他的同伴被扔了出去。

6月30日

夜晚，在长江入口抛下锚。早我们8天离开香港的“德培尔”号停泊在我们旁边。入口很险要，我们要等到天亮。

7月1日

船缓缓地溯游而上。透过望远镜，可以观察到长江两岸分布着众多维护得极差的炮台。在吴淞口下方，我们遇到一支俄罗斯小分队。这支分队由一艘轻巡航舰和一艘货船组成，都是蒸汽船。下午都在等待沙内船长决定是继续前行到上海，还是在就地抛锚的指令中度过。数量众多的法国商船和战舰停靠在吴淞。英国人的船队在更上游处停靠，有的甚至停泊到了上海。我向途中遇到的“复仇”号、穆赫特”号、“安特普南”号以及“卡尔瓦多斯”号和其他一些船上的人们致意。终于，停船的信号发出了！能下船过夜别提有多令人兴奋了。我们先来到一家煤店，更确切地说，这家商店的院子里都是蒙托邦将军派人运来的日本马。上岸后的第一处给我们留下很糟糕的印象，不过，也不该过早下结论。骑兵连里勇敢的人们已出发去北方，剩下的都是些难对付的。我们还遇到了政府货运船“马恩河”号以及随船人员等。

吴淞这个地方并无什么特色，比厦门清洁，与后者不同在于，

位于平地的吴淞为了抵挡潮水修建了齐整的堤坝。我们参观了一个塔，里面只供奉着三位神，几乎所有的庙宇里都能见到的那三位神。其中年长坐姿的神仙留着维克多·埃马纽式的小胡子，右手那位长着黑绿色的脸，有着漂亮的大胡子，这是一个凶神。左手则是一位长相优雅的女神，代表善。塑像还挺美的。

7月2日

将近中午时分，科斯特先生、兹勒先生、名叫塔尔蒂的助理参谋和我共4人乘坐小帆船，或者说是一条大舢板出发了。当时刮起不小的风，小帆船负担不小，我们的行李加上船夫让我们装载的三分之一的帆布。溯游而上，我们看到有二三千只小帆船，都是因惧怕叛军或太平军而南下的百姓。终于，在越过五六条英国军舰后，我们在下午2点抵达阿斯托酒店，这是我们自离开法国国土后所下榻的唯一配得上酒店名字的住所。我们梳洗换衣，这一点了解我们的您该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注重外表，然后途经一条铺满扎脚底的石子路的河岸前往将军家。就我所观察到的上海，是最具欧洲特色的。将军的住所很漂亮，房子是法国在中国唯一一个商人、一个名叫斯密德先生的房产。

将军热情地招待我们，留我们共进晚餐，说到了北河，将军立即任命我作为和英军的联络官。他对我充满善意，查尔斯·蒙托邦也是。我还要重复一遍，您真的无法想象他们的善良优雅。将军邀请我们第二天和他的船一起去烟台。兹勒因为带有科学任务，没能和我们一起离开。他搭乘另一艘船只，7月8、9日左右抵达。我在将军的秘书那儿很高兴地遇见了您在马赛见过的我的一个老同学——奕利松先生，他是个很可爱的人，见到他真让我愉快。兹勒则在参谋上将福斯特那儿遇见了一个老朋友的儿子，这位老友的孩子恰巧在地理测

绘旅。在得到将军的同意后，兹勒加入了这个军团。

7月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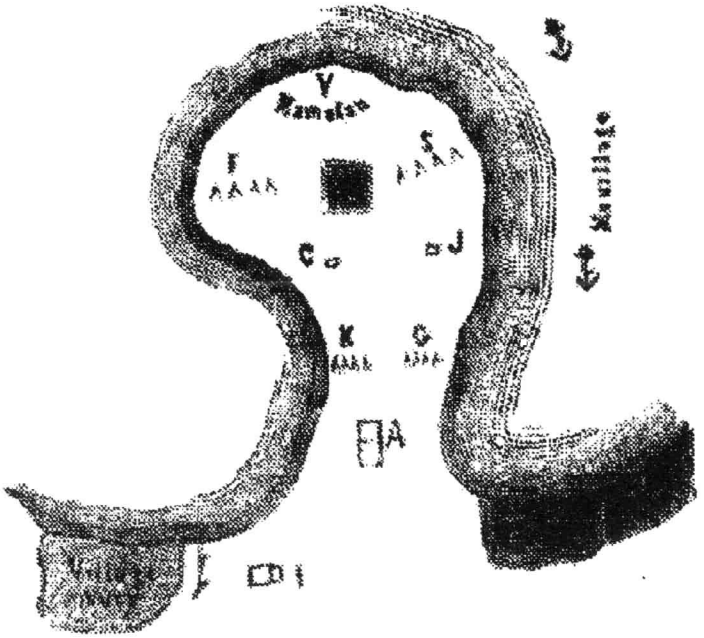
我于6点上了“福尔班”号船，船开始生火待发。将军稍后大约7点左右抵达。“福尔班”号7点30起航。这是一艘漂亮的护卫舰，船长是出色的莫利尔上将，船上另外还有一位英国政府特派员——尊敬的圣·佐治·佛莱中尉。顺流而下，沿途相遇的“拉罗美”号的海军司令沙内用音乐向我们致意，指挥官们都不用炮鸣声相互致意，炮弹要留着打北河的堡垒用。我差点忘了一个小插曲。由于将军未考虑到涨潮时间而命令船只起航，结果为了等到潮水起来，我们耽搁了2个小时。边等待，我们又遇到了“杜勃罗”号帆船。不远处，又看到了“威悉河”号，仅从外表看，这就是艘精良的船只，从英国购得，船上装载了3挺舰炮。

尽管海上掀起了波涛，凭借着我们巨大的桅杆，我们的船还是不无担忧地重新出发。“威悉河”号船长轻率地雇佣了一条中国人的小船，用以装载6名教士和1个牧师，还有30万法郎，只派了1个人监守。结果可想而知，钱财被洗劫一空。只有对他们几乎不了解的人才会这么做。

我们能看到山东角了，天气晴好。“福尔班”号这天踯躅不前。夜幕降临时，我们来到威海卫，将军希望在此与英军会合。出于不必要的谨慎，我们当中的一部分武装起来，大概觉得通常担任警戒的英军不在的缘故。我从来没见过那么没有丝毫敌意的百姓。他们先是拿起桨跑远了，随之开始一个、二个、三个地慢慢靠近，5分钟后，全村人都围了过来，跟在了我们后面。村落非常洁净，全法国的村庄都该感到羞愧。我们来到一座庙宇。十分有趣的是，村民们对将军的绣花服和扣子表现出钦羡，更好玩的是他们看到秒表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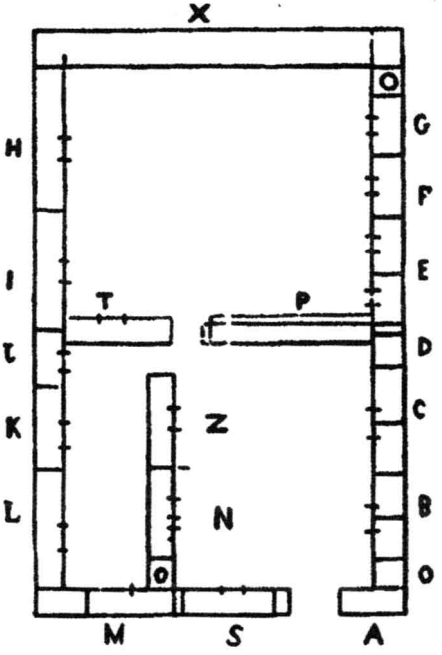
其发出的滴答声时个个兴高采烈。庙门锁上了，村民向我们示意不要离开，一会儿钥匙便拿来了。这座庙内供奉着 20 多尊神像，其中的 3 尊我之前有过描述。里面积了厚厚的尘土和浓浓的燃香味。我们回到船上休息，明日一早才出发去烟台，因为那儿的停泊地夜间不易抛锚。

第二日早上 8 点，我们到达了烟台。眼前的情景非常美丽壮观，尤其是海面的景色。营地密密匝匝地建在一个凸起的高地，当中还支起了法国三色旗，很滑稽的一幕。海滩太浅，船只只能尽量横向停靠。下图是我画的一张图：A. 司令部；B. 中国堡垒；C. 将军区；J. 将军二区；I. 后勤区；G. 工程兵区；K. 101 营地；F. 海军步兵营；V. 第二步兵营；S. 102 号队列。



兵营布局图

抵达烟台时，我们看到一条小蒸汽船，看起来出了问题，因为它一动不动。这是“普罗让”号，船长名叫欧巴莱，他曾在奥地利那次著名的传教士远征尼罗之行中担任埃斯盖拉克·德·楼图尔伯爵的助手。海军司令普洛特也在船上。我们来到“山林女仙”号船尾，船长大声告诉我们海军司令在我们前面呢。10 分钟后，砰！砰！“山林女仙”号鸣炮致敬。晚到的致意总比没有强。冉曼将军出现在船上，然后是海军司令普洛特。午饭过后，我们下到了地面。那儿见到了克利诺将军，我还认出了我在波旁中学的同学额奈斯特·布尔卡尔，他刚在意大利被任命为中尉。在您朋友克拉马耶尔将军家认识的冉曼将军让我向您代为致意。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布伊尔参谋部的上将。终于，我们到达了参谋部（见下图）。



房间分布图

我住进了Z室，同室的有奕利松和另一个很有魅力的年轻人勒麦尔先生，他是上海领事的翻译官。年方21岁，薪水已颇丰。不过他14岁就已来到中国。我们的小屋有大约5米乘3米。虽小，我们还都很好地安顿了下来。夜晚，入睡时，我们就开始读社会主义者欧仁耐·苏尔的小说。这个富人的仇恨者自己每年都有3万法郎的租金收入！将军的侄儿，德侯先生常过来一起读书，热闹非凡。

我们上冉曼将军的小塔晚餐。那儿有2张餐桌，这2张餐桌若非是最大的，也至少是最热烈高兴的，您应该能理解我的意思。“威悉河”号傍晚抵达了，还是没有那些教士们的消息。

7月6日

一整天我们都在用席子和钉子做加固工作。我又遇到了一位故交，是我在第戎中学的同学蒙梯尔，第二步兵营的少尉，回到上海后被提升为中尉。沙内海军司令抵达西贡。而我呢，当发现我的马靴被蟑螂袭击，心直痛，洗了个海水浴安慰自己。在一个最黑暗的夜晚我在城里转悠了一圈，没什么可说的。

营地有个很不错的市场，供应各种物品，蔬菜、水果、羊肉、薯类等。居民们先是远远地躲开，然后再慢慢靠近我们。

7月7日

和勒麦尔先生一起到城里散步。我们进的每家店铺里的中国人都请我们喝茶抽烟。烟斗镀一小块银，头里用玉包着。烟味很冲，被切得很细，慢慢燃烧。茶味既淡、很烫嘴，又不加糖，喝起来没什么好味道；都是些需要适应的习惯。勒麦尔先生真是有趣得很，他和中国人讲起了我们的十进位制，而中国人也听得津津有味。我

们参观了一个宝塔。门口的两个大桅杆为我们指了路。院子当中有一个10法尺高的木和铜制的花瓶，十分有意思。院子尽头，左面，我们发现有间房子，墙上涂抹的类似云彩，或者试图画成云彩。那儿供着3尊我前面描绘过的3尊神像。在另一间大些的房间的黄绸垂幔后，则供着一尊衣着华丽的女菩萨，黄金贴身，形态优美。中国的女性比人们想象的要美，看这个典范就知道了。在女菩萨身后的，则是最大的神像。

我去看了炮兵操练马，这些日本种马还真不赖。有几匹稍作抵抗，但基本都很配合，似乎从来就是这么训练的。这些天，在训练它们熟悉炮声。将军给我看他新购得的一匹可爱的小骡子，我给它命名布里斯盖。晚上，我们玩起了惠斯特牌，我还赢了几个钱。SAPEC是一种铜制的钱币，中央是方形孔，用绳子穿着，珍珠似的，当然是很粗糙地穿着。

星期日，7月8日

做完礼拜，当地头面人物来到小山丘，给总司令送上丰盛的点心。里面只有一种还勉强能吃，有点像萨瓦地区的糕点。还有一种叫做SAM-CHOU的米水酒，是以发酵后的米水做成的酒精饮料，味道简直难闻到极点。不知道该用什么来作比方，暂且说它像被海水浸泡了的谷物味道吧。

7月9日

信件迟到了。随着“勇敢者”号抵达的有军队总管杜布先生，他还是学生的时候，曾在梅兹的家里跳过舞。同船的还有斯米茨上校，总参谋长，福斯特上将，他是兹勒的一个朋友。兹勒自己乘坐“名人”号同时抵达。人们将“维塞尔”号船上的大炮一块块卸下

船。再要给它们组装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装 3 000 个螺钉可不是闹着玩的，好在有海军工程师比埃奈和我们在一起。感谢上帝，“威悉河”号船上的修女们安然无恙地抵达了上海。

下面有两点要说明的情况：1. 这儿的人比起南方人个头较高，五官也更清晰。他们和我们差不多个头；2. 很有意思的一个细节是，中国的城市是根据其不同的级别来命名的。比如：

第一级，都城，称为京：北京、南京；

第二级，州府：苏州府、杭州府；

第三级，府：宁波府；

第四级，县：上海县；

第五级，TINN，TING-HAI-TINN；

第六级，SO，KI-SIEN-SO；

第七级以上以 TCHEN-TEOU 结尾；

第八级，村庄；

第九级，小村落，叫做“YEN-TAI”。

7 月 10 日

夜半时分，有人来通报我的骡子消失了。明天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7 月 1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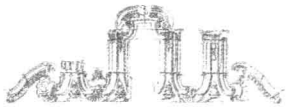
没有任何有关我的骡子的消息。如果找不到它，道台将补偿我这一损失。道台身高 6 尺，瘦骨嶙峋，驼背弯腰，年过八旬。他的骡子比他更瘦。道台戴的帽子上有个金扣子，这是低等官员的标志。

11 点 30，7 声炮响宣告了格兰特将军的到来。他出身中产阶

级，佩长剑，戴头盔。将军的每位参谋都穿戴高雅。“杜佩雷”号还载来了30员骑兵和16个土耳其(或北非)骑兵。而我则剪去了长胡子。您能相信吗，我满脸络腮胡子！这一形象并不很适合我。

这次军事行动预计10月底结束，也许更早，我们按计划将航行至马尼拉和巴塔维亚。而杜布指挥官的路线简直妙不可言，环球航行！我的身体状况也是前所未有的好，然而对您的思念一刻也未减少。感谢那些精美的小照片，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快乐，尤其您看起来比我出发的时候更健康。这真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感谢上帝保佑！我亲爱的父亲！

地形测量特警队今晚出发去一个秘密地点。我则跟着将军23日出发。



烟台营地，1860 年 7 月 24 日

我在这儿见到了葛罗男爵，他对我十分和蔼可亲，还请我代为向您致意。您知道他的不幸遭遇吗？他的照相机、珍贵的笔记本，包括一封您写的信都沉入了海底。我是多么高兴来到这儿！至少，可以时不时收到您的来信。我等待了那么久！您清楚地知道我已经出门远行了 14 个月，如果我结束我的远征中国之行计划，我还将……先不去计算吧。我不希望留有遗憾。

现在，来看看我写的日记：

7 月 12 日

今天除了上将军家打了一顿牙祭，其余没有什么特别的。下午，在海军步兵连一位军官的陪同下，来到距营地 4 公里的地方。我们参观了高地上一座小宝塔，和其他我们见过的没有太大分别。我们穿过 2 个村子，这些村子都没有设防。今天，还有 2 个军官骑马至据此地十五六公里处，未带任何武器。有人示意他们别进村，

他们还是坚持进去了。中国人竟然请他们用茶！而在其他地方，农民通常会躲在障碍物后大声叫喊来吓唬他们。您知道，这是很自然的。居民们看起来像是得到指令要对我们这些外国人尽可能以礼相待。

7 月 13 日

将军出发去大连湾。夜晚，我和蒙托邦将军信号兵的表兄弟，非洲骑兵团的中士甘兹先生出门散步。我们迷了路，在黑暗中东游西逛了一二个小时。当地人再是良民，我们这么做也着实很不谨慎，绝不能再重蹈覆辙。

将军由其儿子和皮纳先生陪伴。

7 月 14 日

将军回来了。英军不错，不过他们的营地建得没有我们的方便。骑兵和炮兵距步兵 6 公里远，缺乏淡水供应。将军十分欣赏龙骑兵和印度锡克兵(真不知到了天津怎么让这帮壮汉不抢劫，而且看来我们两军是要联合作战的)。英国骑兵装备精良。不过奇怪的是，从印度过来的英军，其水和后备都远少于我们的船只供应。英军后勤部需要供应比我们吨位高 3 倍的船只。根据额尔金勋爵估计，仅仅这一项开支，英国政府每月要支付 10 万英镑，相当于 250 万法郎。还称，在印度，英军卖掉了 3 个骑兵团的马！太可惜了，要能买了给我们这支小部队服务该多好，要远远强于可怖的日本驽马。最终要花昂贵得多的代价？老天，我还真疑虑。

今天发生了一件令人悲哀的事件。装甲兵连连长嘎利先生在医院去世了，他是中风后过世的，法国的小报会将死因捏造成曝晒(如果有笔误，您不要在意，同屋的两伙伴大声喧哗吵闹着收拾行

李。我的包裹两天前就打包好了）。

7月15日

星期日。没有任何特殊的事。举办了嘎利军官的葬礼。可怜的人，亲人远在天边。

7月16日

盛大的晚宴!! 额尔金勋爵、葛罗男爵、沙内元帅以及巴热和普洛特准将；一些年轻人也应邀自行寻觅食品。我则叩响了第二骑兵团的门，与我的伙伴蒙梯尔共进晚餐。

晚餐非常愉快。吃完饭，我们一起去剧院，不过我再没见过比这个更糟糕的剧院。上演的2本某中士导演的剧目，还挺不错。额尔金勋爵恐怕感觉良好。另外还有一个军官写的剧本，听说很美，却被上级命令从广告单上划去了。

营地传来一个丑闻：一个阿尔萨斯哨兵，因为某个中国人听不明白他的话，竟一刀刺去，要了那个倒霉鬼的命。他将被送上战事法庭。中国人将看到我们的法律是怎样执行，甚至在敌人面前。

7月17日

今天和我的一个朋友，海军中尉、二副若贝尔先生在“涅夫勒”号船上度过了一天。我们去看从法国散装过来的大炮。重装过程比较快地进行，很快就能整装待用。

7月18日

先别害怕：我做了件蠢事，在那个中风去世的嘎利指挥官遗物拍卖会上，我想买下他的行李箱，为此头顶烈日在那儿待了5分

钟。行军途中最糟糕的莫过于行李箱，骡子已经背负过重，我只好自己提着。拖了一整天，终于到了晚上。给您写信的时候到了，太高兴了，什么痛都消失殆尽。

7 月 19 日

这天，我感到了前一日所受的晒伤，不过相信不用多日就能痊愈。贺布元帅和格兰特将军参加了战事法庭。当然没有被告知，我对法庭内的情况一无所知，这可是法国的一个悲哀。

7 月 20 日

俄罗斯派驻北京的大使伊格那替叶福到来，自称来看望将军。伊格那替叶福很年轻，看起来更像个直率的军人，而不是外交官。

他检阅了我们。夜晚，他出发前往北河，似乎意识到自己此行有点怪异。唉！尤其是他试图搭话的所有人无一例外都对他的问话语焉不详或者含糊其辞。

将军告诉他我们出发的时间，并称将出发前往沿海“某地”，却没有指明地点。

从北塘，他给我们展示他在天子之地——北京居住了 9 至 10 个月期间绘制的北京地图。他愿意将一张北河的地图献给将军。再看看吧。晚餐时，他给我们讲了个好玩的故事：中国人为了吓走我们，在城墙上设置了会喷火的恐怖的面具！难道他们自己不害怕吗？蒙托邦将军许诺如果他取到面具，会给我留一个。这个带回去会是个不错的物件。

晚上，伊格那替叶福的副官也来了。有人给他上了杯香槟，他更喜欢红酒，各有所爱！戴施安又递给他一小满杯，他小口地抿着，一会儿便喝完了。好酒量！

道台给我送来一头漂亮的骡子来替代原先那头。

一个中国人被一个士兵用瓶子给打伤了，有人将他送到医院。2小时后，将军从犯事的士兵那里扣下2个皮亚斯特送去给伤者，那个中国人居然已经逃跑了。

7月21日

由于仍感到疲惫，我待在了参谋部。前一天，人们为我雇了个中国人来照料我的骡子，我花了1个皮亚斯特给他买了稍微像样的衣服。这个家伙居然穿了衣服就溜走了。哦！这个聪明但欠缺细腻的民族！

7月22日

我在营地散步，突然看到我的第一头骡子凯旋般地被牵来了！不幸的是，我更喜欢它漂亮得多的继任。

我打算去看冉曼将军。他所住的宝塔里有一个绿色的神像，精致美丽！其他的都毫无特点。啊，这座漂亮的绿神像！恨不能带走他。

7月23日

这一天毫无新鲜事就过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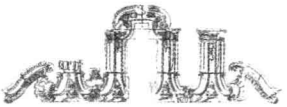
7月24日

部队开始陆续收锚启程。空空的营地让人不胜伤感。我常常能见到年轻的达尔，他是您的朋友拉帕塞上校的连襟。终于我可以给您写信，今天最终过得还不错。

明天下午，我们会回到“福尔班”号船上。26日一早，大部

队开向北河，或者说得更好一些，是开向离北河几里的北塘。我们27日一早到那儿，这天或者最晚第二天，将有场仗打！不过，唉，遗憾的是，我只能远远地看着，我甚至怀疑能否看到。战事不完，蒙托邦将军不会允许我下船。不过，他做错了吗？我可没什么可嫌的……而且，不用暴露在危险下，我能在不是那么远的距离观战，对于一个初次经历战事的年轻人，已经很可满足了。

我们要登陆的北塘，就是著名的中国当局允许各国大使通过的地方。因为这些大使拒绝，并坚持要从北河进入，最终导致大沽被烧。这将是个大事件，尽管登陆地点不过是一小个沙滩海湾，似乎被刻意布置成那样。我们疑心俄罗斯人和美国人是否出手帮了中国人一把。是的，不过那些可怜的白种人，如果带着武器被抓，将军已经明令：一概格杀勿论。



“福尔班”号船上，北塘出海口，1860 年 8 月 5 日

仗没打起来！未经抵抗，我们的船便起航了！这封信何时才能发出呢，我的好父亲？天知道！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以我日记的副页开始写这封信。

7 月 24 日

24 日，我给您写信这时候，部队于凌晨 4 时起航。昨天还一片欢声笑语的营地这会儿既凄凉而又冷清。布满了营帐的小山丘此时也是光秃秃的，充满悲凉的气氛。这儿将留下小部分人，大概 1 个营左右。工程兵挖出一道战壕，一直延伸到参谋部，将我在草图中描绘的舌形地带一分为二。防御工事算是建好了。

出发以前，我们参加了“威悉河”号运来的 26 号炮舰的试运行，结果令人十分满意。我就不描述了，那些报纸会对此大肆渲染的。炮舰的重新组合和试运行是在比埃奈先生主持之下进行的。我在香港结识了这位年轻的工程师，对他的成功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7月25日

一早，第一批舰队准备好4点30出发。我们启程开向一个叫做通州府的城市。这是一个重要的地点，远远看去，便能望见雉堞形围墙将城市团团围住。围墙上似乎都是人，可以感觉到人群的涌动。可尽管我们在离他们六七百米远处停留了将近3刻钟，他们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抵触举动。其余，我们仅观察到一方形塔楼控制着不少帆船的进出。我们渐渐靠近，人们急急地赶着骡子和牛进入城中。可怜的中国人！多么胆小！可以这么形容，中国人就像一群受了惊吓而四散的母鸡，可一把米粒就足以使他们又驯服地回来。我们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后，便陆续回到舰队。舰队分三列前行，我们乘坐了最先头的舰队。不过，由于众多拖车和蒸汽船的缘故，舰队走得很慢，几乎每分钟都要停顿一下。海军司令徒劳地命令“舰队加速前进”，10分钟后，他不得不再次发令：“司令下令减速。”能感觉到指挥官的暴躁情绪，显然也是事出有因的。

7月26日

我们注意到远处有不少英国船。老天，他们哪儿来那么多船？晚间，我们抛锚了。英国的舰队在前面更远处抛下锚。

7月27日

我们改换了锚地，舰队停靠在英国船队的旁边。上将们相互吹嘘着谁的船更棒，并比划着将船停靠成一线。这时来了一阵旋风，船队无缘无故地打起了转，相互避让着，引起一阵不小的混乱！

7月28日

这天，各部门的头头、额尔金勋爵和格兰特将军都来到船上，发布了一系列的指令。“福尔班”号的军号在我们耳边响个不停，足以使假头套上的头发根根竖起。我的好朋友兹勒在“罗讷河”号上，我的马和骡子也很幸运地在同一艘船上。

7月29日

将军四处巡查。夜晚，“罗讷河”号船长过来告诉我们缺饲料，可怜的牲畜们！谁的错呢？

7月30日

可怜的马可怎么办好？不停地有牛和马在船上穿过，肚子空空……格兰特将军、沙内上将和贺布上将来到船上，召开战事会议，为了明天的战斗准备。每个人都擦亮刺刀，子弹上膛。英国运输船大批到来。

我们亲爱的友邻有着富足的运输，从不吝惜。就我看来，我们有过度装备我们船只的毛病，一旦灾难来临，可好看了！想象一下，在一条船上，七八百人，还有供应、军需、材料以及辎重？所有这些，再加上二至三个拆开装载的炮舰？假设来一场风暴，一场灾难！所有这些一下都沉没了！假设一个机器出了故障，想象一下饥渴等等……

这就是危险！英国人很清楚这点，所以会有这么多供给船只，我看了都很嫉妒。一艘船上永远不会装载所有物品，这样才有备无患。分散物资，万一灾害来临，损失可以降低一些！事实上，我们这边，“欧洲人”号、“威悉河”号、“柯里普王后”号都显得那么破旧，您知道我们在马赛看到船的时候的心情，我们可是花了不少钱从英国人和美国人那儿购来的。唉，真希望我们的皇帝……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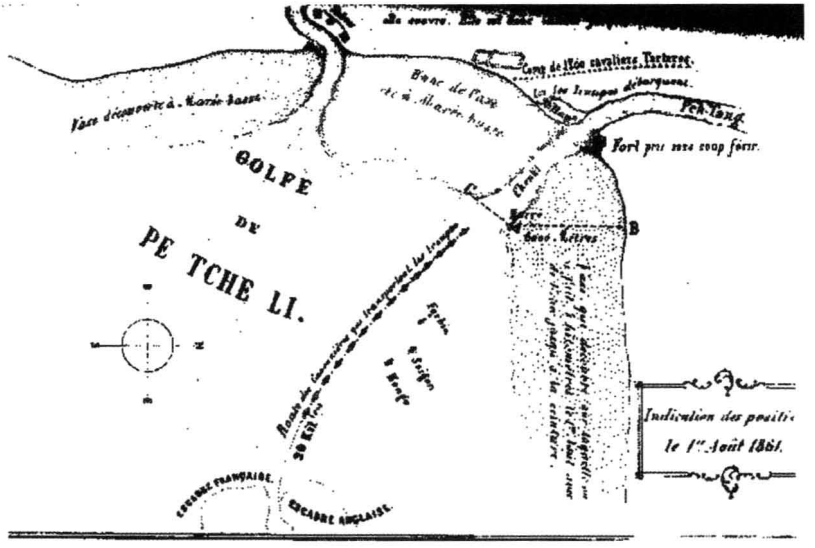
能什么都看到吗？

7月28、29、30日

一艘俄罗斯战舰和一艘美国战舰不停地发出打招呼的信号，可是是和谁呢？没人知道，一些人更是在那儿猜测是和中国人打招呼！马匹因为饥饿大量死去。一条船上，人们将死去的马匹围成一堆，避免让它们浸泡到水中。

8月1日

10点左右，将军启程驶向KIEN SHAN的海滩。船上的炮舰、高高支起的桅杆、盖上帆布的顶桅，一切都做好了战事准备，战船拖着装载部队的小拖船出发了。“福尔班”号在离栏杆3 500米处抛锚，“孟纪”号和“西贡”号也是。部队向围栏推进，越过栏杆。



北直隶湾

却是一场骗局！空的灌木丛！中国人没在里面。北塘河的部分百姓确实在，不过看不到一个中国军队的人。看来今天还不是取得成功和荣耀的日子。不过我们从这儿注意到城里高处一个重要的防御。我们也看到了北塘的所有防御工程。

8月2日

我们得到陆地传来的消息。炮兵和工程兵声称如果北河的防御工程和北塘的一样，那么它们支撑不了一个小时，也就是仅仅炮兵的事了。昨晚，参谋上将杜潘前去堡垒观察。他单独和几个中国人一起，中国人拒绝先走进堡垒，用手势比划，示意他们会跳下去。上将则在路上发现了一些小木板。工程兵向下挖，发现木板连着铜的电池，用石头很好地掩盖起来了。这些电池可以引爆4个22寸大的炸弹。我们共发现了四五个这种设计巧妙的炸弹系统。我能说什么呢。我们的士兵大肆劫掠，炮兵和工程兵还保持着克制，其他的可就没那么文明，另外那些简直该死！苦力兵丧心病狂。锡克兵呢！至于英军，他们可是名声在外，简直就是我们的老师，英军所到之处，连个钉子也剩不下。我们的部队披挂着绸缎，带着中国人的小帽子到处溜达。

堡垒里的炮舰居然是木制的，还涂上了颜料。这些中国人也真够逗乐的！

8月3日

清点人数，总共有1 000名法军(柯利诺将军指挥)、1 000名英军。遭遇到一支强劲的中国骑兵，他们在600米开外射杀了30多人，拖走10多名伤员，其中还包括一名受了重伤的英国军官，我们的部队后撤。他们十分勇猛，装备精良，行动恰当，手持6尺长

的长柄枪。是夜，风声凄厉，倾盆大雨下个不停。

8月4日

安然一天。路上的积水和淤泥没过行人的膝盖。我们的晚餐也因此中断。一具尸体漂过左舷舱。尸首被帆布包裹着，但显然重量还不足以令其沉入水底，甚至能清楚地辨认出他的鼻子形状。重量使他恰好能直立着，半身泡在水里，随着波浪一上一下。有人解下自己的小斗篷给他盖上，尸体终于彻底消失在水中。

8月5日

不停地看到有牛和马的尸体漂过。一个可怜的炮兵在陆地上待了36个小时没吃没喝，守着个小沙丘。2名船上的军官过去给他一块饼干和半罐子沙丁鱼，您可以想象他是怎样吞下这些食物的。

8月6日

“福尔班”号船长想穿过入海口的沙壁，无奈船只吃水深度为13尺半，而沙壁高度只有12尺。从昨天到今日，军官们徒劳地做了各种勘测调查，让人颇为沮丧的是这个讨厌的沙壁就是不下降！夜晚，只能改换锚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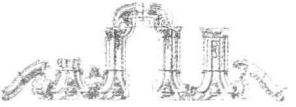
8月7日

这一天没发生特别的事。困在船上，身体很不适，尽管还能努力支撑，医生建议我休息！我听从医生的劝告，可该死的症状并没有减轻！还有5天、4天或是3天就可以上岸了，不过最终停靠陆地还得再等上10几天。

竟然没有收到信件，我们在参谋部可是都收到过的。希望没有

被弄丢。这么遥远寄来的信若是中途弄丢，无异于一场灾难啊！您应该理解，不是吗？

哦，上帝啊，我的好父亲，深情地想念你们大家。请接受我千万次拥抱。



秦水口战役，8 月 24 日

伟大的胜利！我的好父亲。北河要塞，中国的新长城，被我们拿下了！我方的损失相对较轻。阵亡人员 200 人，只有 1 个军官被杀，是格朗·皮埃尔先生，波特少尉有 3 处伤。将军允诺将授他以红绶带。

中国方面伤亡惨重，上千人死于此役，战旗多到我军不再去拾捡，大概也因为掠获战旗对中国人而言并没有与我们同等的意义。战利品还包括 500 门坚实的大炮。

中国军队的蒙古将军和著名的僧格林沁将军的兄弟都在这场战役中战死了。

这封信将经由前指挥官，14 日战役中获准提升为中校的德项先生交给您，其间有好几场战役，回忆一下这些事件：

8 月 3 日

柯利诺将军视察，无关紧要的事件。

8月9日

秦水口营地有件较为要紧的事件，登陆的海军整装待发。

8月14日

拿下塘口要塞。参谋长施米茨中校发起了疹子，躺在床上。听到大炮声，他从床上跃起，跳上马背冲到了战壕，他永远是第一个赶到前线的，但是这次他伤痛太严重了，全身就像一个大创口。他被任命为上校，真是再公正不过了。其他被任命的有德项先生、装甲兵连连长布依尔先生、上尉哈佑先生。

8月21日

夺取要塞。当时还有4门小炮发射炮弹，而在另一个要塞，则掉转炮眼，从陆路开炮，共有2次爆炸。5个小时之后，北河上游处的炮台被马拉考弗的英雄——柯利诺将军拿下。防守的头领战死后，对方官兵们十分沮丧，无心应战，中午时分，他们竟挑出了白旗以示投降。4点，签订了全面投降书，中国人承认被战胜。

8月22日

联军的船舰南北来回穿梭，炮舰进入河口。英军元帅乘坐“克洛芒戴尔”号，下令法国舰队第27号炮舰船长铎尔停船，我正好在这艘船上。铎尔船长拒绝听从命令。贺布元帅见此情形，强令其停船，我们的船越过他们。现在河上行驶在最前面的是法国舰船，我在稍远处下了船，那儿距离秦水口参谋部约四分之三里，9日在那儿有场战役。中国人战得很英勇，试图包抄英军炮兵营。然而我们法军和锡克兵也骁勇善战。沉重而又脆弱的阿姆斯特朗炮还没有

我们的来复枪好用。让我告诉您有这么个特点，还记得马赛我们的朋友布索埃·努伊利的炮吗？阿姆斯特朗炮简直完全出自他的炮厂，只不过有小小的改动：那是后盖上的一处小小改动。W.阿姆斯特朗爵士这一著名的发明看来不过是剽窃，只不过是在法国发明物上的改进而已。

在这些大事件面前，我个人的举止行为微不足道，不过，我怎么都不能不告诉您以下这些值得纪念的事件：8月13日，出发前往烟台；14日，将鸡蛋和蔬菜等军需供给装船。夜晚，疾风如刀。我们中午出发，留下一个入海游泳，他的泳技真是了得，在水中游了三四十分钟才上来；15日抵达烟台；16日随即出发前往大连湾，从英军处购来大量牛羊；20日晚，我们返回了。夜晚，我们看到中国军队的放火小船。简直就像冲我们这儿放的焰火！25日早上，我们看到2处火药爆炸。10点，我们乘坐“福尔班”号小艇靠近要塞，一艘英军炮舰牵引我们的小艇。在“元帅”号上，有人请我上岸，不过水面上尽是挣扎着逃命的中国人，此时上岸似乎太炫耀了。我上了“火箭”号观看战事，船长巴奕还是我的一个朋友。战争情况是这样的：“火箭”号应该领头，冲在其他炮舰之前，也就是得突破敌军的射程。得承认，我着实捏了把汗，10分钟后终于镇定下来。由于船上到处是人，我请求到后甲板上，那儿能躲开四处乱飞的木片，同时又能看到战况。不过，唉！要塞就都被攻破了。如同我告诉您的，我们乘坐一艘27号小炮舰逆流而上。在河左方的第一个防御工事和第二个之间，水面布满了敌人的尸体，应该还都是敌方的尸体！我就看到了大概300多具。可是我们至少摧毁了2 000名士兵。英国人还俘获了300人，其中有18名军官。今天，2艘舰艇载着2名元帅逆流而上往天津进发。进入天津前打一场大仗无可避免。

而我自己呢，身体已完全恢复。今天，我还骑马至离此地1里的船桥传递将军的一个命令，丝毫未感觉疲劳。一切迹象表明将有一场大仗。

和您提起过我们的兹勒在另一条船上，和他的地形勘测队朋友们在一起。您能想象吗，那些人居然将船上的一个箱子扔进了水里，那个箱子里装着信件什么的！多亏兹勒将它打捞起来，老天有眼。打湿了的信件被仔细晒干，勉强保持原样。

我们取得的胜利并不小于停留在港口的俄罗斯、美国和普鲁士军队，将军回去能得一个红十字大勋章了。兹勒也会有个不错的前程，他和“教官”号的信使弗谢利打得火热。子弹嗖嗖地乱窜。思考是谨慎之母，谨慎则是自信的前提。死亡的信号如此逼近我们这两位好奇的人，他们不得不思忖着这儿非久留之地，而决定滚动着躲到一个墓地后面。就在弗谢利鼓掌庆幸自己找了个妥善的藏身之处，一颗子弹从天而降，击中了坟墓，一片尘土将两人淹没。他们俩猛咳着抽身出来，真够他们好看的，两人还想着云遮雾罩中，不让对方见到自己的窘迫模样！啊！人啊人！

我们于是到了一片平坦之地，贫瘠，鲜有蔬菜，不过比起上海要好看许多。今天没下一滴雨，路上很干燥，还有四五天，我们将向天津进发。在成为主人前，我们还不能携天子同行。

布朗盖·杜谢拉的孙子在攀登堡垒时，脚脖子、大腿和肚子分别中了3枪，不幸身亡。他中弹后仍继续作战，耳朵被敌人的刺刀划破，他将攻击他的2个中国人杀死后，才倒在了敌人的尸体上。有些名字是不会消失的，而这个年轻的龙骑军军士，无愧于他的声名。大家都为他感到惋惜。

中国人使用火枪，架在3根竹子做成的架子上。他们还使用弓箭，前端呈三角形，武器中还包括形状特别的弩。他们不用槽装

箭，而是大量地放在一个狭长的盒子里。这么可怜的装置，射杀效果可想而知。很少人配备刀剑。他们的大炮多数是铜制的，很多买自美国、俄罗斯和英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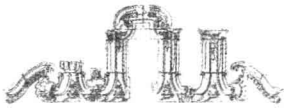
8月24日

今天是24日，参谋部的几位军官获得了晋升：杜潘被提升为上校，坎贝农则提升到中校，德库尔先生成为装甲队队长。杜潘先生第二个冲进了堡垒，开枪杀死4名中国人，用刺刀刺死了2个。而第一个冲进去的是一名勇敢的名叫塔克的鼓手。

明天，将军将带领仅500人的队伍前往天津，因为再不会有什么防守了，后天他再回到这儿，还有四五天：前进！

我的伙伴奕利松被任命为军士。

终于，我的父亲，不断侵扰我们的苍蝇也减少了，一切都往好而又好的方向发展。因为，看来坦率地讲，中国真是名副其实的臭名昭著啊！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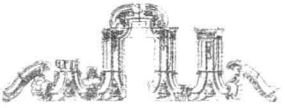
天津，星期一，9月7日或8日

我们在树阴下尚达35度的高温中骑了2天马，终于在2日这天来到天津。我与疲劳炎热周旋着，最终还是体力不支，被痢疾打倒了。我顽强地与病魔抗争，加上一番诊疗，已经安然无恙，都可以和部队出发去北京了。当晚2点，响起了警报声，起火了，地点就在将军的马厩。在这场火灾中，我丢了马鞍，更糟糕的是，我的马枪也在这场大火中化为一堆废铁！3匹马遇难，所幸我救出了我的牲口。明天，我和参谋部的军官们以及弗莱上将一同上路，他们也和我一样，丢失了马鞍。看来只能配上坚硬的中国马鞍上路了！又能怎么办呢？这让我想起FIL-ALI的阿拉伯马鞍。

葛罗男爵今早和将军一同出发了。

我手中的笔开始变得沉重，就像我的脑袋，得和您说再见了……

可怜的兹勒又患上了他的非洲热！简直令人绝望，好在他有个铁打的身体和同样坚强的意志！上帝保佑。



八里桥河营地 a，1860 年 9 月 25 日

大家都相信无须战争，和平到来了。9 月 9 日，将军们带领 2 500名士兵和炮兵出发前往北京。

不想 18 日，在通州，后勤主管杜布、行政军官阿戴尔、炮兵上将福隆·格兰相、科学委员会主席德斯盖拉克·德·楼图尔、额尔金勋爵的一等秘书洛克、泰晤士报记者波尔比、牧师路克、前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帕克斯(后面 2 位担任翻译)、英军上校沃克一应人等被擒后押往北京。阿戴尔先生脑袋落地，其他人则五花大绑，像猪一样捆在竹子上。沃克上校拼命地逃脱了，只受了轻伤；双方重新开火，杀了至少 1 600 个中国人，丢失大炮 100 门。21 日，八里沟河的桥上，夺取了中国人的营地，俘获 2 000 多中国士兵、18 门大炮，这儿距北京 15 公里。

在交还俘虏之前，我们的大使拒绝谈判。

我们的损失非常轻微。谢天谢地，我们这方只有 9 人战死。达马伯爵在 18 日被杀。

敌人拒绝在签订协议前交还俘虏。

我们随时准备出发。

9月2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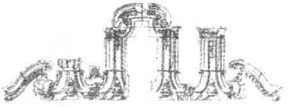
今早，距北京还有200米，一切正常。

9月28日

似乎31个俘虏受到不错的待遇，伤员情况也良好。阿戴尔先生的死讯或是误传，这是帕克斯信中所述。我们4日出发。5日有一场仗。

10月3日

我们得5日才能出发。



八里桥河营地 b，1860 年 9 月 25 日

我的父亲：

如果我将发生的事件一一细述，现在开始写的可不仅是封信，那将是鸿篇巨制。不管怎样，我要试着写下这一切。

首先要向您讲述这些天我所亲历的匪夷所思的事件。另外很高兴地告诉您我已经完全康复，这封信就是证明。

我上一封信匆匆写了几行，现在我又重拾 8 月 25 日放下的信件。

我们就在原来蒙古部队的旧营地秦水口安营扎寨。中国简直好比一个巨大的坟场，似乎原先和您说过。到处都能看到 4 到 20 尺高的坟包，有时候一个墓地有三四十个这样的坟包，下面或许只埋有一个死尸。接下来，我就不必细说每走 500 步所遇到的情形了。秦水口的营地位于墓地当中，我的行军床下就是一个坟包。即使下雨天，雨水浇进帐篷，我也不会被雨水浸泡而惊醒。除了瘴气，其他没有什么不适的，微风阵阵吹过，再惬意不过。

25日或者26日，勇敢的德项上校出发时会给您带去此信。同一天，将军在布伊尔指挥官、蒙托邦将军、斯密兹上校和库尔将军的陪同下，前往天津，元帅们都在那儿了。

第二日，我和一个叫做度姆的土耳其骑兵以及甘兹中士一起去视察防御工事。从近处看到的比从远处更可怖，我们从一大片平原来到那儿，子弹乱飞。中国人总是从一个位置射击，我们于是轻易地逃过飞弹，损失微乎其微。平地上还是尸陈遍野，令人作呕。

至于防御工事，这就是敌人的防守：512门大炮，30尺宽，10尺深的壕沟。壕沟的前面有10列，每列20根削尖的竹子，中间散布着陷阱，后面的一垛墙高25尺，往上攀登时石块、箭、球、铁质的束刷毛如冰雹般砸下来。有一门大炮重达8 000公斤！估计没法将它运回欧洲。里面的情景极其悲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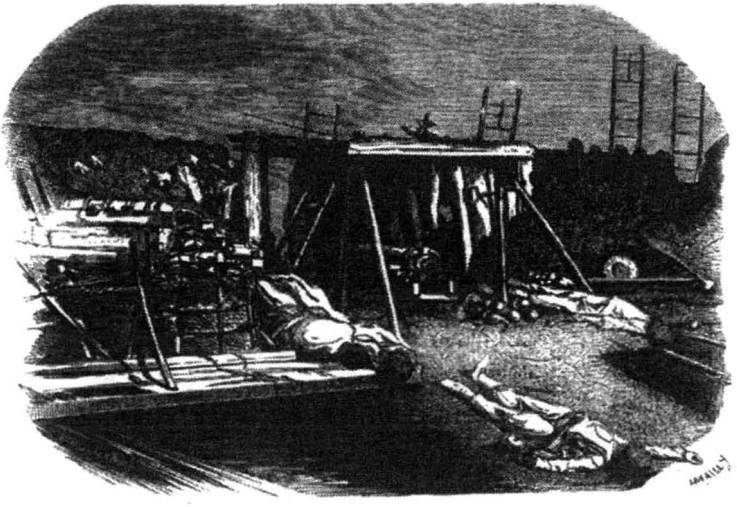
到处是飞弹打出来的枪眼，破损的武器、物事都乱扔着：一个垫子沾满血迹，血淋淋的抹布，一个被炮弹炸开的大坑，里面大约埋葬了300名中国士兵。随处可看到红色印迹，令人不敢踩下脚去。左边入口处，是可怜的杜谢拉和他的4个士兵的埋葬地。这就是您进去后等待您的一幕。面对这一幕，感受到的并不是血腥恐怖，而是一种肃穆。没有悲伤，但苍凉之感油然而生，爱国主义超越了人的自然情感。走过第一具尸体，在中国的烈日下曝晒了5天的尸骸，可以想象是多么狰狞恐怖。我在尸体前停下来看个究竟，得承认，那更多是出于一种好奇。这个倒霉鬼被一颗子弹射穿。参加战争的人大概都像我这样，情感不会持续多久。走在9月18日的战场上，我看到极其骇人的伤残，有的被枪炮劈成两半，我感受到自己的无动于衷。一到这儿，看着清军营地的混乱状况，我就忍不住大笑：帐篷掀翻在地，锅罐扔了一地，成堆的帽子，大量的旗帜，到处是箭、损坏的枪、弓、还有扑克，杂乱不堪。而在这一混

乱当中的尸体，我倒并没有去留意，身边的人都如此。很奇怪，对我们所有的人，情感只是一闪而过，似乎再自然不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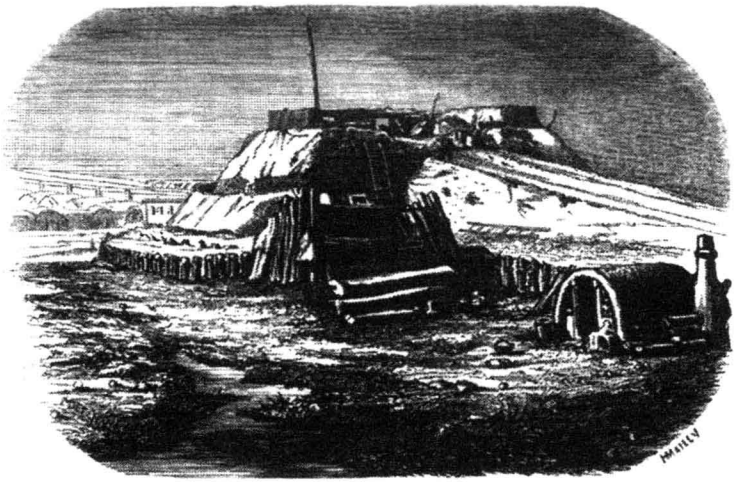
来到第二个防御工程，就见也是一个大炮弹在这儿炸开，炸死了很多人。中国人，我在信中和您提到过，他们的表现异常勇猛。即使他们仅仅拥有火枪，上帝才知道我们要前进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只有穿过这一个又一个堡垒，才能意识到这儿发生过什么。

在那些堡垒里面，无论南边的或北面的，我们都发现了许多印有 V.R.(Victoria Regina)的东西，这些物件都是去年中国人从英国船上弄下来的。在大炮口的木板盖上，涂抹着漫画像，画着英法海军军官拿着带刺刀的枪和望远镜，这两件物事是令中国人倍感稀奇的东西。如果我的字写得很不规则，别惊讶。3 天前，我们用的水里被加了冰，可今天气温才 12 度，手指头都冻僵了。冬天是否也会像现在这么气温骤变。

我们还在堡垒里发现了许多有趣的纪念物，例如：去年战争中



北面第二个大堡垒内部



北面第二个大堡垒

一个叫杜夏亚的人留下的马枪，同在那场战争中死去的英国军官的刺刀，还有 2 年前落葬的一位上进的法国人的制服。炮眼被堵上了，以保护装载枪械的炮兵。第一个冲进堡垒的法国人是个外野手。杜潘上校随后，枪杀了 6 个中国人。从外部看，每个炮眼之间，看起来都被伪装成炮眼用来迷惑攻击者。

和您说过，清军将领战死了。那些炮弹还是很有威力的。在随同将军往南面的堡垒行进时，我们发现了一个没有爆炸的炮弹，就在位于堡垒后方 500 米处。我们走后 2 天，有个中国人想去捡回来，炮弹落到了地上，爆炸了，那人被炸掉了一条胳膊和一条腿。我曾经和您说起过发生在兹勒身上的事件，他和先驱报的记者跑去看打仗，这 2 位先生满头满身炮灰地跑回来了。海军牧师特雷加罗先生，就在炮火中间，如同在救护车里，镇定自若地救护伤员，令人钦佩！他已经被提议获得十字大勋章了。我差点忘了告诉您这些中国军队的住所。他们住在圆顶的茅舍里，干净整洁。我会画好草图给您寄去。

Palais
PE KING.
Tong-Tchou-Tou
Tchang-Kia Ouang
Camp anglais du 17 Sep
Camp Français du 17 Sep
Ma-tao
Van-ping
Camp Français du 14 15 et 16 Sep
Camp Anglais du 14 15 et 16 Sep
Ho-se-you
Camp Français du 13 Sep
Van-tsai-tsoua
Camp Français du 12 Sep
Kao-yeou
Ki-tsou
Pe-tsao-ho
Ho-tsouan-Kia
Grands Arbres
Koudjola
Camp des Alliés du 9 Sep
TIEN-TSIN.
Camp Français du 31 Aout au 8 Sep
Tou-Tchouan
Ouang-Kiang
Tou-lang-ho
Tien-Tchouan
Camp des Français le 30 Aout
Tien-Kiao
Van-Kiao
Si-kiao
Fort de Ta-kou
Itinéraire
de l'Armée Anglo-Française
depuis Peh-Tang jusqu'à Pe-King
d'après un levé de M. le Capne Roch
Echelle de 1/400000.
Lieue de 4 Kilomètres

路线图

20日，我们又随将军去看了南边的堡垒。进攻如果发生在这儿的话，会非常惨烈。平原被水淹没着，唯一的通道是一条算是连贯的小路。

8月31日

今天，31日，我的生日，就在这天，我们出发去天津。出发前，大伙儿为留下的人喝了一杯香槟。道路无任何美感可言，一望无际的平原秃秃的，没有一点绿色植物，阴影下气温达30度。我还不错，没有感觉到疲劳。夜晚，我们在一座不知名的村落边住下。我已经十分习惯于我的帐篷，而且一天比一天更觉得亲切。没有比这更好地开始我的23周岁。

9月1日

9月1日，离开村子，进入一片高粱地，微风吹着，烈日当头。有一个人耐不住炎热和疲劳，倒毙在地。有几匹马也体力不支倒下了。尘土飞扬。当我们穿过了天津的围墙，来到2座船桥前，欣喜不已。平底船看起来颇怪异，当我们从一座桥跨到另一座时，摇晃得厉害。而马腿则有折断的危险。好在我们的马没有受惊吓，安然过桥。摇摇晃晃过了2座桥，又过了一段几乎塌陷了的河岸，一只脚淌着30尺深的水，另一只脚则攀着墙，真是惊险，终于来到了总部。有2人骑着马过的河，所幸没出事。不过人马都成了落汤鸡。

关于桥，在秦水口，河两岸分别驻扎了冉曼旅和柯利诺旅。英军的营地也一样，联军各出资一半建了一座桥。我出于自恋情结，认为我们这部分建得很完美，没有任何问题；英国人建的那部分则糟糕透顶，以至于我们认为骑马过去会有危险，只能步行到花

营——我们这么称呼冉曼旅的营地。花营建在一片喜人的绿色植物中。

很难对天津人口总数作出估计。路上人头攒动。街道还算清洁，街边是各色店铺，我们当中不少人都被扒了层皮。也有的买到十分不错的东西。至于我，什么也没买，还是先不着急下手，等大抢劫开始后，如果发生大抢劫的话，这样我就能占便宜。然后，我只会再买些毛皮和瓷器，如果看到特别好的，否则，还是不会买。这些天，听说好机会还不少。

炮手们一路上行来到天津，直到参谋部前。我就不和您多描述参谋部所在的情形了。那是个老建筑，干净整洁。我不过多描述，让您自己看着陆军中尉乔若先生画的草图去发挥想象吧。

北河穿过整个天津城，在参谋部前面正好拐过 90 度弯。上游的一条分支被我们误以为北京运河，其实是南京运河，人们一般称作皇家大运河。天津看不到什么值得称道的建筑物。如有例外，那个恐怖的宝塔算是吧，里面摆放的泥雕代表中国人惯用的各种酷刑，上帝知道竟然会有这么些可怖的发明！看了让人心惊肉跳。

有许许多多的渡轮，轮渡费一次只需花一个 SAPEC(即十分之一个苏)，一条船每天大概能进账六七个法郎，这在中国可是一笔巨款了，因为在这儿一个人每天的生活费只需 160 个 SAPEC。每条渡轮上有一个船夫在后面划桨。

9 日，我们得一起出发。我将卡宾枪交给一名士兵去上油了。睡至夜半，被惊醒。几分钟后，我听到一声喊叫：救火！救火！被临时当作马厩的机库房着了火。着火地点正对我们的住处，因此我毫不怀疑是住在房屋里的中国人在耍花招。火势迅猛，不到一分钟，四处都蹿出了火苗。可怜我们那些马匹痛苦而绝望地嘶叫。幸运的是，我的马和骡子被拴在了第一行，所以也是最先被放出来

的。德·布伊尔军官则失去了他的2匹马，德·皮纳先生也损失了他的坐骑，第二天还不得不亲手结果了已被烧得奄奄一息的剩下那匹。至于整个参谋部的马鞍，无一幸免地都在这场大火中烧为灰烬。德·布伊尔先生、德·克洛查德先生和弗莱上将因有备用马鞍，当天下午就出发了。我和德·皮纳先生都留下了。我仔细地收拾着被烧成碎片的卡宾枪，没准还能修补好呢。又有一匹马倒下了，所幸大炮损失不大。德·皮纳先生两天后才赶来。而我呢，尽管痢疾才刚痊愈，还比较虚弱，加之担心乘坐简陋的马鞍加重旅途痛苦，只能乘坐护航帆船上路。

允许我将对部队的担忧先放一放，稍后再和您描述所发生的事件。

清廷派来了不少亲王和其他官员，恒祺、TSAI、桂良、I等等和我军签约，或者还不如说是来诱骗我们假装谈判。举个例子，在条约签字的时候，才发现那个出尔反尔的官员竟然毫无权力。7月17日，部队到达科布多，突然发现面对5万装备有200门大炮的八旗步兵和骑兵。

敌人分布在3个村落，村落后则是一条又宽又深的运河。左侧则有北河天然屏障，右侧摆开一长条直角棱堡，阵线一直延伸至一个叫做张家湾的小村，村内则埋伏着数量众多的骑兵。就在敌人布置的完美四边形一角，我们驻军下来，得采取行动。

新一轮谈判开始，大家都以为会签订停战协议。后勤军官杜布，2名行政军官嘎捷先生和阿戴尔先生，炮兵上校福隆·格兰相，翻译杜·路克，巴斯塔尔先生和翻译德·梅里特，参谋部上尉夏努阿纳先生，就是您认识的第戎·夏努阿纳先生的儿子，土耳其骑兵军官卡伊德·奥斯曼，作为随从和第一翻译帕克斯，英国大使馆一等秘书洛克先生，英国炮兵军官布拉比松，英国龙骑兵第一军

团上校沃克，英国大使馆专员诺尔曼，《泰晤士报》记者波尔比一起出发前往通州府。安德逊中尉带领的一个护卫队先行出发前往通州，一部分工作负责与清廷官员周旋谈判事宜，另一部分工作则负责采买军需品。这支队伍中，我忘了还有科学委员会主席埃斯盖拉克·德·楼图尔伯爵。

他们受到厚待，然而 18 日清晨，形势大变。5 点 30 分，卡伊德·奥斯曼、夏努阿纳上将、巴斯塔尔、梅里特先生和一小支护卫队出发了，其他人应于 9 点随后出发。接近科布多时，他们与返回城里的帕克斯先生相遇。后者告知大家清军部队正在为进攻备战，而他正要去通知那些还滞留在通州的人。此时此刻，清廷官员恒祺正与将领周旋。不过他掩饰不住激动的神情和盯着椅子的焦灼眼神。各位先生都耐不住催促冲破敌人防线，他们前脚刚回到部队，便响起 3 声炮响。这些炮弹是射向沃克上校，以及阿戴尔先生和一个随从及一个锡克兵的，当时有人要抓住上校的马笼头，夺下他的佩剑。上校被剑锋划伤了手部。同时，阿戴尔先生头部挨了 3 刀。上校用马刺刺马，结果一头栽了下来，尽管手无寸铁，所幸逃脱。就在这时，3 发炮弹射了过来，我们随即开火反击。

来到我方的清廷代表借口“面对人数过多，此前没有先例，只能到天津再行谈判”，还在试图拖延时间，我们居然也没有质疑此人的身份。嘎捷先生先到片刻，宣称见到了至少 2 万骑兵。

谈判桌上的蒙托邦将军立即赶到右路，令部队迂回骗过中国人，将其引向英军。2 小时后，缴获 100 门大炮，消灭 2 000 名中国士兵，其余则四散逃跑。我方受伤的有第七骑兵营少尉德斯特蒙先生，脸部被子弹轻微擦过；阵亡 1 人——可怜的达马伯爵，曾经英俊而富有骑士风度的非洲军团中尉，腹部中弹而不幸遇难。

您看到了，将军的这一小股护卫队如何英勇地冲锋陷阵。所有

认识达马的人都兄弟般沉痛地悼念可怜的死者。下葬时，他的手下都不禁流下眼泪，上帝知道这些非洲军团和土耳其骑兵中有多少恶棍！对于贺布·格兰特勋爵交给蒙托邦将军的2个土耳其骑兵连，我们的朋友蒙托邦将军和弗莱上将果敢地收编旗下。土耳其骑兵损失惨重。上校的坐骑中了3弹，您看他还真不遗余力。

带领2个土耳其骑兵连的年轻的凯特莱中尉被提名授予荣誉军团勋章。那些英国人虽然会为了这个勋章争个头破血流，毕竟，这还不是战争结束后论功行赏，不过是蒙托邦将军个人有感于这位年轻军官作战英勇所做的鼓励之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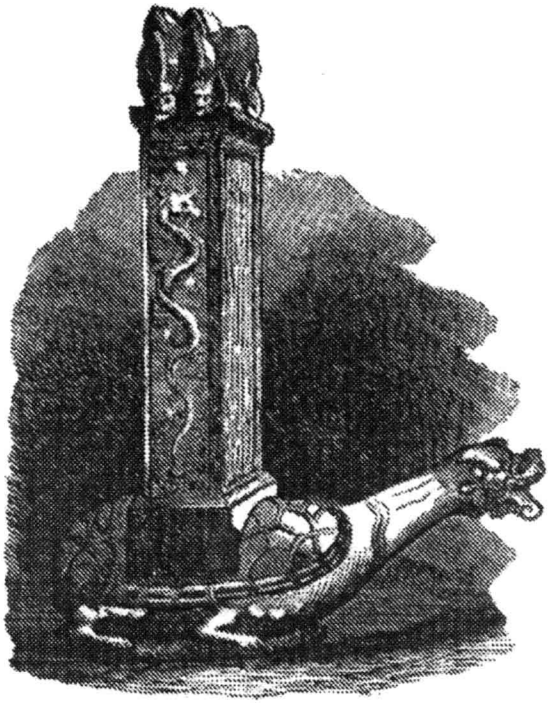
说到这儿，我每天都惊叹于这些先生们面对战火所表现的冷静和勇气。比如卓越的查尔斯·德·蒙托邦将军，他向我如此描述冲锋陷阵的情形："锡克兵们奋勇地冲在前线，我们要推进到一个小树林。下面一片火海。如果凯特莱不发令'停止'，他们一直往前冲，没一个掉头跑的。无数清军士兵发射的火炮如地狱一般。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那么多人中弹的原因。"我得承认这段结束语还是相当精彩的。钦佩这些前方冲锋陷阵的士兵们吧！在他看来，亲自上阵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不过他觉得跟随他上前线的这些锡克兵看起来很英俊！甚至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在赞美这些士兵。还有法国士兵呢！原本被称为KOAT-SOUN之役，如今又更名为SHAN-KIA-HOUEN之役。

21日，部队绕过通州府继续前进，重又遇上了敌人。大致估算有约5万，或6万士兵。敌人后面依仗一条运河作天然屏障，这座还算漂亮的桥上有驻兵1万。又会是一场恶战，清军骑兵骁勇异常，然而枪炮和横飞的子弹很快令这些士兵恢复秩序。有一阵，第12炮兵连全面投入。敌人进入到炮兵营，好几个炮兵被大刀刺伤。幸亏拉罗兹上校以最小的角度开火，这是冒险之举，然而指挥官们

的灵活善战使得这一行动取得意外的巨大胜利。清军士兵如羊群般排成阵列密密麻麻地前进，他们行动迅捷，又盘旋了一阵。不过，在炮火、硝烟和美妙的军事装备的打击之下，他们的战马受到惊吓。几分钟之后，虽然我不好说他们是溃逃，也是边打边小跑着撤退了，就像他们前来进犯的时候一样：他们全线位于火力之下。只要我们还没用刺刀逼过去，他们并没有跑步撤退，而是加快步伐，骑在马上的则小跑着后撤。歼击步兵已将桥吊起，中国士兵不再反击，开始全面溃退。可以告诉您他们的阵营是多么混乱不堪。我们每天都发现新的尸首，毫不夸张地告诉您，至少杀死了 2 000 敌兵，还不算被敌人运走的伤员。

我们在一个大户人家的房子里安营扎寨下来，从屋里发现的器物上我们得知房屋的主人是位显赫的人物。后来我们的一个圆炮弹误中了将军待的一个房间。据此地 1 公里处，又有一个特别的建筑物。那是一座桥，桥头的白色大理石柱子上雕龙画凤，底座则是一个怪兽，柱子似凯旋门状，上面刻了主人的名字。子弹只轻微擦破了桥上的一个护栏。后面的一丛树木当中有 5 个坟墓，保存完好，四周空旷。这个墓地里埋葬着死于 1848 年的皇室的老师。八里桥河附近，还有一个精巧的建筑物，是由乌龟托着的白色大理石柱子。将军有意将其运回巴黎，不过！……重量相当于 18 吨，见下页八里桥建筑的草图。

蒙托邦将军躲过一劫，21 日当天，他正好不在，去另一个计划作为参谋部的房屋了。另有 6 人离开那间中弹的房子就差 10 步之遥。这时候，奥斯曼到来，他是一个姓穆罕默德·乌莱德·卡伊德·奥斯曼的普鲁士大家族的后代，以惊人的勇气在土耳其骑兵团中服务多年。那天早上被敌人蒙骗和激怒了的部队面对缴械投降、俯首认输的犯人，可是毫不手软地挥出刺刀。您可能会不解：为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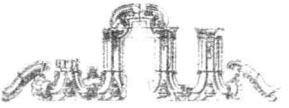


八里桥处的石碑

么要杀戮跪地求饶的人，可是您如果见到这些卑鄙无耻的无赖，您就明白了。战争永远是可悲的，但如果敌人奸诈凶险而又懦弱，战争也会变得残酷，因为您会毫不犹豫地杀死投降的敌人。这会儿他迫于指着他的枪支跪地求饶，而当您饶恕了他，没走远，或许他就会从背后袭击您。

我们后天10月5日上路，要拿下宿夜的村子还要费一点事。6日，我们要进攻北京城外的军营。轰炸自晚上开始进行，7日和8日，用军事术语来说，北京这个名字就将从地图上划去。我们将到达那儿。

我紧紧地拥抱您。啊，平静一些吧，我们会很谨慎。我将和另外二三位文职人员在一起。



北京城前，1860 年 10 月 9 日

我的父亲：

下面的这份通报我可是用天子的红墨书写在天子的御用黄纸上！

10 月 5 日

从八里桥出发。

10 月 6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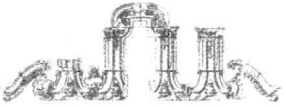
部署将在北京城前展开的战役——距京城 300 米，竟没有遇到一兵一卒阻挡。部队就此开向传说中的夏宫——圆明园。夜晚抵达之时，开战了。德·皮纳伯爵的副官胳膊被刀刺伤了。我很骄傲，耳旁子弹呼啸，我居然毫发未损。这场战斗可谓速战速决！

10 月 7、8 日

洗劫圆明园！……中国人纵火！

德斯盖拉克、帕克斯、洛克和其他几位先生，没有他们的任何音信……

拥抱您。



北京城前，1860 年 10 月 15 日

我提起笔，可是亲爱的父亲，我对您说什么好呢？眼前的所见所闻让我目瞪口呆！天方夜谭此刻竟成为活生生的现实摆在我面前。这两天里，我脚下踩着价值连城的绸缎、珍宝、瓷器、青铜器、雕件，各种奇珍异宝！自野蛮人洗劫罗马城以后，恐怕再也没有类似的场景再现。

不过，说实话，从这一事件看来，法国还真不乏胆大妄为之徒！

因而，10 月 3 日，我和两个伙伴要去通州走一遭，当然是全副武装后去的。这是个丑陋的城市。道路狭窄，零乱地铺着石子，崎岖泥泞，房屋无序地穿插其间。除此之外，再没什么值得多费笔墨。

10 月 4 日

然而，第二日，我竟故地重游，为什么？对这儿的严寒我可是

有彻骨的体会！因此前一日我在通州买了件羊毛睡袍，就在我付账的当儿，店伙计帮我将货物包好了。回到营地，却发现被调了包，拿回去的是一件又脏又破的玩意！于是，我又回到那家“诚实”店主的铺子，强忍怒火，先耐着性子挑选了一样最称心意的物品，然后，将那块破布直扔向等着我说“谢谢”的店主脸上。他回身躲过扔来物，随后，似乎觉得我的举动十分滑稽，开始狂笑不已，直至笑出了眼泪。和您描述这件事，不过是想向您说明在这次征途中所发现的中国人品性的千分之一。

10月5日

英军也在往前推进。

部队要穿过一片树林。我们的先头部队是海军陆战队的战士。这片地区行进起来并不那么让人愉快，英国骑兵行进入了一片高粱地，马蹄踏着高粱残杆，听起来像千万只青蛙在呱叫。

大约一时左右，到达一个砖窑厂，那10个20多米高的烟囱蔚为壮观。将军冲向一群正在大肆劫掠的阿尔及利亚士兵，他们大概在那儿发现了华美的绸缎，将军立即下令将东西物归原主，这一举动倒令物主们大吃一惊！

下午时分，当地百姓见并没有什么不妥，重拾勇气和信心，居然从那些大烟囱下面将藏于其内的家眷——妇人及孩子们都带了出来。我们无不带着戏谑，愉悦地看着这一幕情景。

将军的住处实在过于逼仄，我和奕利松大胆地将帐篷支到院子里。搭建那6平方尺帐篷的乐趣和快乐完全弥补了狭小空间将带来的不适。然而，就在帐篷支起，我们相互庆祝乐极之时，咔嚓，一根桅杆折断了，帐篷轰然倒塌。幸亏我们个个都是哲学家，很快释然，并开始用主人家的砖块，非常艺术地修修补补，好歹将帐篷又

支上了。那儿看似比较安全，因而无需多加设防，可以将行李等什物露天堆放。

10 月 6 日

军队分两列前行，英军在右侧，我们则行进在北京右斜方。眼前的田地上散落着一些闲适的房屋，掩映在树丛当中。再往前路面开始变得崎岖。渐渐地前面出现一片高粱地，高粱在离地 40 公分处被砍去，一丛一丛，让人担忧里面藏着刺刀。一会儿又是豆子地，一尺半宽和深的壕沟将田地分割成半米乘半米的小块。我们就在这样的“跑马场”策马小跑！

将近 9 点，部队停了下来，按照原定计划，应该会在离城 200 米处一个砖窑遇到额尔金勋爵和格兰特先生。从营地那儿望去，我们没有发现一丝踪迹，不过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北京城；从昨晚的宿营地，我们就已经望到京城。城墙看起来坚固完好，但无人防守。

我们继续往右前方进发。沿途无不例外都空无一人。走了近 3 刻钟，柯利诺将军派人告诉将领，他们的部队占领了一个被清军遗弃不久的兵营。

几乎同时，贺布·格兰特先生也派人告知将军，敌军大约 1 万骑兵正往距京城 4 里地的圆明园方向撤退，他们的部队也正向此方向开进。我们立即行动，但很快，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不知不觉间，英军被我们甩在了后面。我们有一阵沿着一条石子路行走，而后跟着向导突然转向左侧。

来到一片空地，蒙托邦将军的一个上将在二三个士兵护送下，开始骑马小跑。我和 2 个非洲雇佣军爬上陡崖后，也手持佩剑，在一片耕地上策马小跑了起来。

在到达一个小坟地时，我们发现有10几个中国士兵正一边丢弃他们的武器和帽子，一边往墙上爬。我举枪开火，一个士兵应声落地。另一个被刺刀砍中，战斗结束时，我们共俘虏了3个。这几个倒霉蛋被拴在马后跟着小跑。当我想起可怜的比纳负伤的情景，真后悔没开枪打死他们！可是杀死没有抵抗能力的逃兵？

不久，我们便遇到了英军的炮兵和骑兵，他们和我们一样，也与他们的将领失散了。我们参观了一个漂亮的庙宇，接着，继续上路！

终于，在穿过一个铺着石子路的较大的村落后，我们来到这座举世闻名的夏宫前。在我们的左手，有一个小湖，还有一片小树林，我们就在那儿安营扎寨。前方的路被墙挡住，这墙有一个直的拐角，通向一面简单的栅栏门。骑兵已经在门前停下。再向右，一座巨大的半圆形建筑的深处，便是这座皇家林苑的正门。柯利诺的手下在拐角处停下，冉曼的人马转向路右方，炮兵转到左侧，将军则在马上监控一切。参谋部中队队长坎贝依这时候正和陆军中尉德·凯内先生指挥的第一军团一同前往正门处察看情况。将军的随身军官皮纳·博朱也陪同其侧。

由我的好友若贝尔指挥的陆军第5军团则整装待命。

突然，听到几声枪响，枪声中冲出一个文职官员，他应该和行进在最前方的海军待在一起，不可能会遭遇敌军，鬼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人边跑边大声嚷嚷："将军，救命，海军被包围了"等等等等。他本该压低声音向将军报告这些。

2个军团迅速出发了，枪声停止，但可以清晰地听到清兵的鼓声。皮纳先生受伤回来，他的手腕被严重刺伤，他告诉我们，海军需要援军。不一会儿，装备部主管托克维尔宣称敌人占领着栅栏门。海军已经越过大门，翻墙而入。他们的军官布特先生身先士

卒，这会儿正在激战的地方。

骑兵和阿尔及利亚兵正随将军快速小跑回来。天色将黑，参谋部占据路角，突然就听一声“清兵在此!”正要支帐篷的步兵立即奔向武器。将军大声命令，“不要开枪！用刺刀!”这时，现场混乱到了极点，我们手枪在握，但考虑到黑暗中会误伤自己人，还是拼刺刀为上策。将军保持最大的冷静控制着局面。突然，栅栏门内射出一发发子弹，从我们耳边呼啸而过。毫不谦虚地说，我很满意当时自己的反应，当子弹飞过来时，我并没有慌张失措，只不过下意识转回身去看看是否有人受伤。而原先设想遇此情况，自己会很激动。就当我和布亦尔伯爵寻找在混战的黑暗中丢失的将军时，又一串子弹向我们袭来。简直是奇迹，与敌人这么短距离，我方却只有一位准尉受伤，准尉名叫维维诺，隶属陆战军第 5 军团。被击中的还有一只倒霉的羊，布亦尔先生的马也挨了一枪。子弹倒没有伤到我，可是黑暗中置身于一群骑兵当中，这让我很不快。不过这一念头没有持续多久，当我找到将军，我脑里只想到伤口和肿块。不消几分钟，这些清兵便逃之夭夭了。我们 8 点钟用的晚餐。是夜，因为误会，我将行李留在了后方，自己就在一棵树下裹上被子倒地而卧，头枕马鞍，天空就是我的鸭绒压脚被。当然不会感觉太松软暖和，还不时被马匹一次次惊醒。这些马逃脱了拴绳，从我们身上跨过或俯下嗅闻。不过，总而言之，我们这一觉睡得很香甜。

您一定会在皮纳经过马赛的时候见到他，我视他为一个很有魅力和尊严的朋友，相信会得到您的热情接待。

10 月 7 日

鬼知道我怎么想起和您描述以下内容！总之，我有点冒险！翌晨，10 月 7 日，将军在 2 个步兵军团跟随下进入园内。我们穿过一

个院子，那儿有一个被德·凯内副官杀死的清兵，就是打伤了皮纳的那个士兵。我们先来到一个设有宝座的大厅——里面陈列着雅致的雕塑，二至三个世纪前的景泰蓝花瓶，高4尺(之后它们将被呈献给我们的皇帝和维多利亚女王)，当然还有十分精美的青铜器，还有，还有……

将军告诫我们，并表示他相信军官们会让一切保持原样，直到英军抵达。就在这时候，派特旅长和他手下的军官们则开始了不择手段的“大搬家”。确实，到了这块宝地，不带走点纪念物怎么可能？这一“艺术消遣”活动具有极大的传染力。随即，我看到一本封面用金粉和其他宝石装饰的书被卷走，还有一些十分漂亮的景泰蓝小烛台，那一定会令您的收藏增色。人们越拿越疯狂(这个词专为今天的情形而发明)。宝座厅旁的2间小厅是祈祷室，每间屋的正中央都矗立着12尺高的足金和宝石制作的宝塔，应该是皇室御用的。我看到许多易散落的精美的珍珠被收起，一场有序的搬家行动开始了。

我们穿过花园的一角，抵达另一座宫殿，那儿有一个战战兢兢的老太监引领我们。又一个宝座大厅，比前一个更加壮美。我们又进入旁侧小间，我进的那间堆满宝物。一名参谋和我，我们各自拿了一块表，那表够丑陋的，何况我们也不是没有选择。我不假思索地又拿了几件中国的墨盒，这可是天子的墨！还拿走两个英国粉盒。

好了，这时候烦心事来了：一名英语翻译认得被我发现的一张纸，上面的文字乃是皇帝御笔题词。这些纸张于是被平分，我留了一张，将皇帝的亲笔签字放在一个中国墨盒内。而后那个墨盒竟然被弄丢了!!(为了不让我的副官，忠诚的菲利普难堪，我没有再提是他弄丢的。)

继续往前推进！人们对小件古玩的热情倍增。那些精妙绝伦的扇子，定会让那拥有最美小手的贵族太太艳羡。我挑了一把象牙扇，扇子本身或许并没有特别的价值，但扇背雕刻的是一个几年前去世的中国著名诗人的亲笔题词。我共拿了 2 把。在英国人举办的一次拍卖会上，其中 4 把扇子卖到了 195 皮亚斯特的高价！终于，每个人都心满意足，不幸的是后面紧跟着发生的事情让大家意识到自己没有捞得更多……

10 月 7 日

下午，周围的屋宇有多处地方着起火来。我和 2 名军官前往视察，发现有中国人在放火。皇家御苑大门敞开，所有人显然都在趁火打劫，我为自己的后知后觉懊丧不已。

英军大部队还没有抵达。一早，我们听到大炮声；这是格兰特将军发出的信号，一方面告诉我们他所在的方位，同时也便于其走散的骑兵归队。前一日，蒙托邦将军为了到达预定集合地点，径直往前赶。如今，格兰特将军静悄悄地扎下了营。大家的行为似乎都不那么体面。

我发现了一个仓库，那儿简直混乱不堪。真是奇特的一幕，我们的士兵在那儿又抢又砸，既可悲又可笑。所有宝物无一幸免，这是当兵的乐子之一吧，也从中看到他们奇特的品味。我抢到了几件漂亮的景泰蓝，但用来做什么呢？我看到一边被砸成碎片的贵重瓷器，还有古老的漆器、象牙、玉器都散落一地，上釉的花瓶被当作皮球来回踢着，那场景令人心痛，甚至不禁想要号啕大哭！不远处，有一家丝绸铺，我从地上拾了些碎片拿回去给您看。院子里，有 2 尺金丝线做成的绸缎，上面极其精细地绣着美妙绝伦的图案，这些绸缎被人毫无羞耻感地踩踏在了脚底！人们用价值超过 5 个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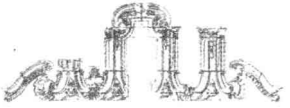
易1米的织锦缎包裹各自的战利品……啊！如果您能看到宝座上的华盖，装饰其间的见所未见的珍宝，上面的雕刻极尽中国人丰富的想象力，欧洲最夸张的洛可可在这些巧夺天工的装饰前都将俯首称臣！有那么一刻，我设想如果将这件宝物带回去给您，您会被皇家博物馆妒羡，可为此我还缺一辆马车或者带翅膀的工具！第二天，我像那些大人物似的带了辆长长的车，如同将出发前往维希的贵妇人……不幸的是华盖已被撕得支离破碎，我很懊丧……发生在眼前的尽是此类事件！

10月8日

翌日，改为骑马漫步。哄抢还在继续。我们陪同将军来到一座雕花大理石宝塔前，在那儿可以欣赏到最美的景观。我们还发现了一个路易十五风格的宫殿，早上，里面还陈列着葛布兰织坊生产的壁毯，图案描绘的是来到中国的欧洲人。这是路易十五国王赠送给康熙皇帝的礼物，被如此安全地摆放着!! 更远处，是路易十五宫廷的人物画像，可惜画像下方的名字都被戳空了！

邮车到了，简要总结一番吧：今天10月15日，我们不费一枪一弹，占领这座都市的一个城门。停战协议的时效至今天晚上就到期了，明日，攻城！

再见，我的好父亲！



北京，1860 年 10 月 19 日

亲爱的父亲，由于邮车提前出发，我的最后一封信匆忙当中简短地结束了，现在就让我从上封信结束处开始续写。

10 月 8 日

如同我在信中所说，哄抢还在继续。部队发狂地将不能带走的悉数砸烂！简直如同患了饥渴症！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为我们那些倒霉的俘虏所受的折磨复仇，士兵以自己的方式在报复，手上没有中国人，那么就拿这些中国物件出气吧……我也和您提到过我们骑马到过一座雕刻精美的大理石宝塔，建在一座人工堆砌的小山上。从那儿可以看到最美的景色，无数宫殿庙宇，小船斑驳地点缀着湖面，岛上有一座精巧的小殿，这真是我所见过的最美的事物。这座名为晨曦园的宫殿真可谓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在一座宝塔内，我们发现了一些英国马车，那是马戛尔尼大使赠送给清廷的礼物，那里面还藏有不少镶金镀银，装嵌宝石的中国马鞍。如果那时我有

运输工具，我一定会拿走一个马鞍。还有一件绝妙的青铜器，我的手已放置其上。可是，不知怎样才能将这些诱惑带回营地，我只能不无遗憾地看着它们被留在了身后。而当我重新又回到这儿的时候，发现有4个中国人正携家带小坐着马车。我毫不犹豫地行使起战胜者的权利，用您所知道的、最为平和的姿态挥舞手中的刺刀。为了平息那个怒气冲冲的父亲，我将那些东西放下，命其中一个中国人将它们送回我的营地。我以最为高贵优雅的手势指点着回营地的路，那人加紧步伐，看起来颇为高兴，也很讶异我居然没有伤他一丝一毫。请不要批评我缺乏人道精神，在整场洗劫中，我的表现与当年隆巴蒂之劫中的奥地利人无异。我随后遇到的另4辆马车也载上我的战利品，与之前的那辆车同样的命运，将东西送回了营地。以皇帝的名义，至少您将得到部分含有艺术价值的古玩，当然前提是，如果我能将它们顺利运回。

就在那个宝塔内，我们还发现了2门英国榴弹炮，还有弹药，应该是阿麦思特勋爵或马戛尔尼勋爵赠送的礼物。这些愚蠢的中国人居然眼皮子底下放着这么绝妙的武器，而没有设法尝试复制一些，该怎么理解？现代文明显然在中国没有找到任何出路，也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这个庞大的帝国逐渐地、缓慢地、也是必然地衰退和没落。在今天这个时代，难道不是停滞不前就相当于后退没落吗？或许中华帝国沉睡了3 000年，要想让这个庞然大物苏醒，需要给它重重一击！

不幸的是，还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件！锡克士兵的马鞍、后勤官杜布的食堂和手枪、阿戴尔先生的钱包、英国大使馆专员诺曼先生的女子像、可怜的格兰香上将的马鞍和肩章。我们的士兵群情激愤！

我们将钱财分一些给士兵们，大概每人平均90法郎，不过和

他们疯狂扫荡来的金银财宝的价值相比，这些对于他们算什么！有一个士兵用 60 块表换了 2 个皮亚斯特，要知道这些表每个都巧夺天工、价值连城！我和队长当时可是天真地对这些物品满怀敬意。还有许多真正的艺术品。有人以 500 皮亚斯特为代价转给我一个皮箱，这个皮箱以瓶底作装饰，至少值 6 个法郎。阿尔及利亚士兵们躺在 6 至 15 皮绸缎堆成的床垫上，缎子直拖至地面。一个士兵叫住我，颇有勇气地请求我“接受”一件小灰毛皮，他的行李已充填得沉甸甸、满当当，这件东西实在碍事！真是什么都放不进去了。我想给他一个皮亚斯特，结果您知道！他拒绝了，说是没这个必要。于是，我就身穿这件带小灰毛衬里、蓝色丝绸外罩的华丽貂皮大袍，极其舒适地、像个真正的王子般给您写这封信。

夜晚，另一个宝藏被发现了。这回是用刺刀等作为运输工具，带回了珠宝、珊瑚项链、珍珠，以及……还有！我们的行家估摸一串珍珠就值 1 万法郎。有人给了我数串珊瑚项链，上头缀有一大块绿宝石。昨天我在整理时，觉得这像是从宝座上取下来的，这些都成了我敛到的财富。啊，如果当初我要想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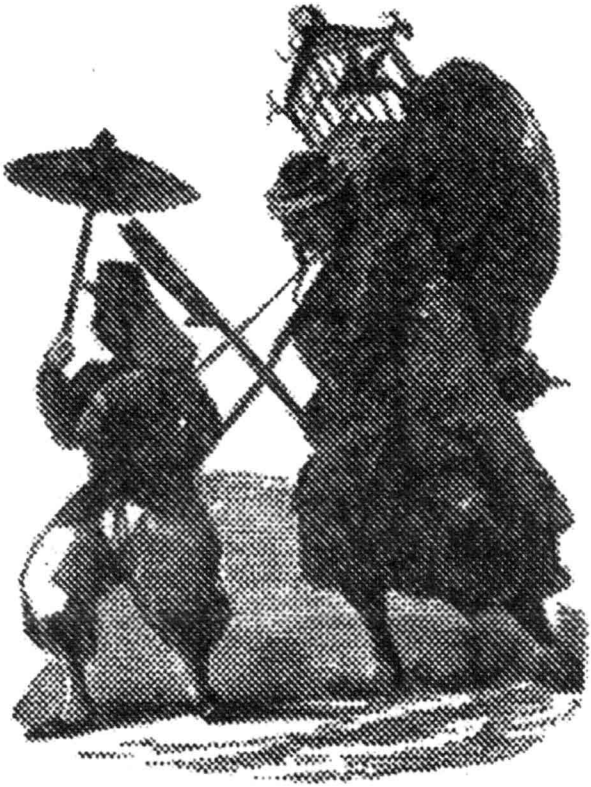
10 月 9 日

清早，我们开始上路。部队那情形可真绝无仅有，让人开眼。我们已没有了马车，所有大约 300 多辆全部用来装载赃物。士兵们的白领围换上了各色绸缎头巾，掷弹兵们戴的是红丝绸，外野手则是黄色头巾，队列中间的士兵们都着绿色、蓝色或粉色丝绸。如果让他们丢弃一半劫掠所得，他们立即大叫大嚷。这样行进了将近两天，部队居然不饥不渴，如此亢奋真让人暗暗发笑！

其他一些人则更讲究技巧，他们将战利品都装到了当地农民背

上驼着。这些农民都是自投罗网，他们多半出于好奇，或更多是为了顺手牵羊。军人们趾高气扬地在前面走着，后面跟着希腊圣人般、背负他们抢得的一切宝物的“同行伙伴”。

下面这幅插图便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沙文主义者之大搬家行动

行进到一半路途，下起了细细密密的小雨，就在这淅淅沥沥的雨中，2名英军骑着马跑来报告。他们宣称中国人释放了4名法国俘虏，都是些士兵。德斯盖拉克伯爵也在他们营里。那些倒霉蛋们看起来真是可怜，听他们讲述被俘后所受的折磨更是耸人听闻。那

几个这会儿近在咫尺的中国人可就有好看的了，俘虏们的朋友定要对他们施行报复了！

10 点左右，我们在北京城附近扎下营，就在一个普通百姓的房屋里。

10 月 10 日

次日，可怜的德斯盖拉克伯爵乘马车回来了，他那副惨样，上帝啊！手已经瘫痪不能动弹，手腕的伤口还在流血，背上盖着破布。人们在捆着他的绳子上泼上水，换上止血带，其他情形您可以在报上看到——有关他被俘和受酷刑的报道。奕梯尔先生竟然还来告诉我们那些中国人是如何友善！我从将军那儿询问到了德斯盖拉克伯爵的兄弟所在的部队，他是第 102 团的军官。很幸运，我在参谋部遇到了他。我们俩都眼含泪花。所幸，那帮刽子手没有想到把他的靴子脱了，所以脚部的关节算是保住了。啊！他们会得到惩罚，那些可恶的人！必须的！这可真是千真万确，有的时候简直令人怒火中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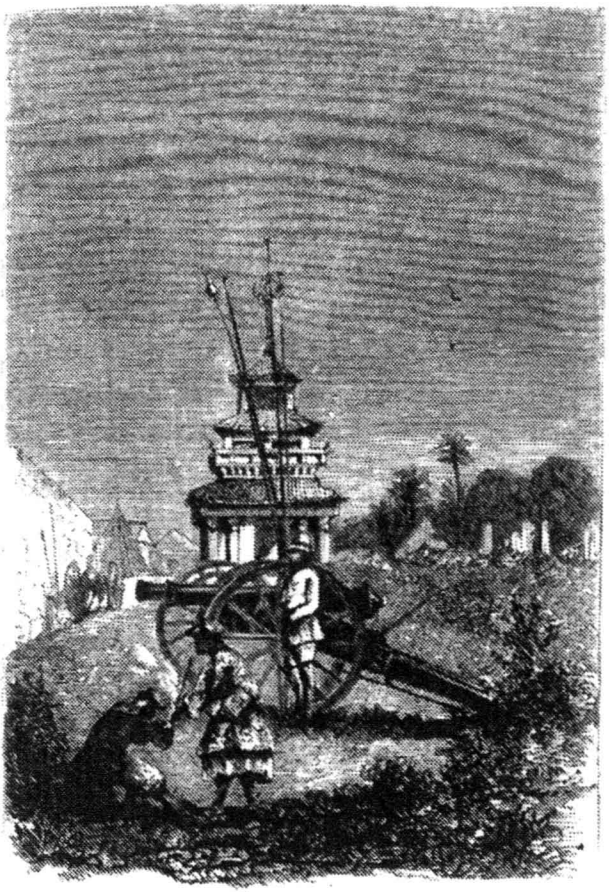
从 9 日到 12 日，最后几个俘虏先后回来了。不需要告诉您我们是怎样的焦虑。我们将再见到谁呢？我们又将为谁哭泣？锡克兵被细细地盘问，好让他们得到释放。皇后的骑兵，也是我们在英军总部的特派员、出色的指挥官若布尔终日骑在马背上赶路，带给我们哪怕最些微的消息。无须解释，您就能想象那是怎样一种狂热。

10 月 11 日至 12 日

营地简直就像一个庞大而杂乱的大商铺……又有俘虏陆续回来。这当中有一个名叫佩蒂的士兵伤得不轻，神志恍惚。帕克斯先

生和洛克先生是和那个可怜的德斯盖拉克伯爵一起被释放的，他们倒没有受到虐待。

终于，13个法国俘虏回来了6个！其他人则都已不在人世。共交回了6具尸体。从裤子上的绑带我们能辨认出格兰香上校，倒霉的杜布，一个步兵，英勇的杜苏夫以及一名行政兵……可怜的路克神父还失踪着。不过几个中国基督徒证实，9月21日那天，



北京的法国炮台在地坛

SHEN-PAO 将军砍了 2 个欧洲人的脑袋。他们还详细描述，就在八里桥附近。尸首应该被狗吞食了，所以没法归还尸体。英军也一样收到了死者的遗骸。被虏的士兵死了一半，和我们一样。被虏走的 4 天里，他们四肢被捆绑着，没吃没喝。一个英国大使馆的专员，德·诺曼先生活了 17 天。他的十指感染了坏疽，一只只烂掉，伤口的虫子又侵入身体，直至全身活活被吞噬！而可怜的阿戴尔先生死时鼻子和耳朵里都是虫子。至于其他人，上帝才知道他们都各自遭受了怎样的折磨。哦！复仇！复仇！全军都发出了怒吼，这是全体法军和英军的心声！

这时候，开始挖建用于安置炮台的壕沟，得建在 75 米开外。仗还没打起来，攻城也还只进行到一半。

挖建一个距离空地 75 米的壕沟，可是需要特别的技巧，以及相应的垂直度。有趣的是，炮兵中队的长官，赛纳冈却是以大跨步来估摸这 75 米的距离。

他来到墙下，还和上面的中国人开始搭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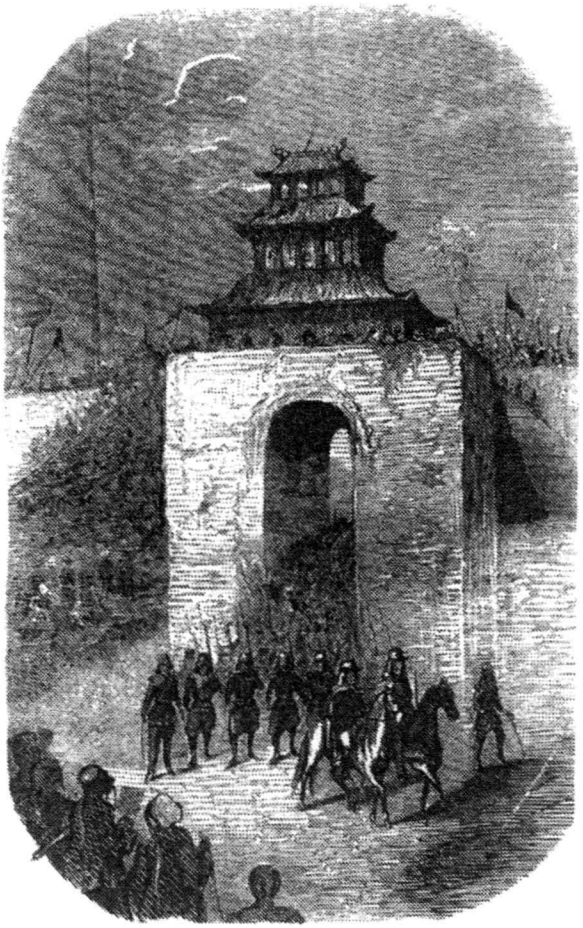
10 月 13 日

13 日清早，北京城门开了一个口。1 个营的法军和 1 个营的英军将占据这个城门。我得到允许前往城门，将军暂时还不会过去。大概最多有 20 多个军人出于好奇进了那个城门。我们混在一大群没有武装的中国人和清军当中来到那儿，警察抽着鞭子迫使这些人排成队。我永远不能忘记和我们战无不胜的部队一起进入这座帝国都城时无比骄傲的感觉！这个在此之前密不外露的帝国。当三色旗升起之时，所有人本能地拔剑出鞘，高喊皇帝万岁！法兰西万岁！如雷贯耳！场面真是万分激动人心！

要想在这一大片石子地修建壕沟，我们将耗费两军所有的军需品，也不见得能建成。每一镐下去，就见火光四溅。

天大的笑话！这个城门的名字叫做永定门，意为：永远平安之门。

我们占据了城门，事实上，占据这个词在这儿的真正含义是对方的投降。我们还没有越过它，所以无法向您描述城里的详情。如果19日晚上使我们可以顺利进城的协议还不能签署，那么我们将



联军开进北京城

铲平整座城池，就像历史上的尼尼微、帕尔米尔和巴比伦。

格兰特将军下午过来和我们的将军一起确定轰炸的位置。我们的将军曾被告知的截止日期为 23 日，因而他断然拒绝在这个日期前采取任何行动。“烟火节”于是推迟至 23 日。如果到那时，协议还签不下来，北京城将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10 月 14 日

我们又搬到了离城门 500 米处的 2 座看起来颇华丽的民宅。我们的部队则占据了附近一座清军的营房，一切都安置妥当。尽管气温下降，我也不再抱怨想要住进更暖和的小屋。

10 月 15 日

给您写信这会儿，外面大雨倾盆。

10 月 16 日

天气晴朗，我们能看到远处山上的积雪。昨晚下霜冻了，可是有了我的皮毛大袍，我不再惧怕严寒！

10 月 17 日

山上的雪似乎积得更厚了，天冷得出奇。在一个灰蒙蒙、寒风凛冽的日子，我们参加了死去英军俘虏的葬礼。所有大约 100 多名法国军官骑马跟随着将军。让我们得意的是，我们和英军人数相当。那些不幸的人落葬在距离此地 2 公里左右的俄罗斯墓地。长长的送葬队伍尾随着即将下葬的棺材，这片绵延的沙地上弥漫着悲戚的气氛。在点缀其间的暗绿色树林和阴沉天空的掩映下，更增添了几分凄惨和阴郁。

10月18日

一大早，3个分别装着杜布先生、步兵奥苏弗和……不知名的令人敬佩的士兵尸体的棺材运抵我们营地。尽管我前几日提到过这些可怜人，他们分了好几次才被陆续送回。他们的身份也只能从他们身上残存的衣物加以辨认。尸身扭曲着，可以想见生前都曾受到怎样恐怖的折磨。他们的葬礼将在协议签订或者攻下京城后举行，落葬地点是北京城里原先法国传教士的墓地。墓地虽有些荒芜，但中国人出于尊重，并未加以破坏。下午，将军要会见 TSIN 和 TCHONG 两名红扣子（说明其官至一品）清朝官员。他们又丑又脏，带着一帮随从——他们的衣扣或白、或蓝、或镀金或水晶制。只有那2名长官进去会见将军。我呢，实在看不过他们那儿一个随从挖苦侮辱我们的一个苦力，上前干预；另一个衣扣更重要的官员冲我一阵抗议，最后我扭转身，以背相向，才算平息了。就在这次会见中，将军签订了约定最后期限的协议。

我亲爱的父亲，这些就是目前我想和您述说的，这儿，我再对目前的形势作一个简要的概述：

皇帝现在在热河，也有传闻说他被毒死了。另一个版本则说他将让位给他的兄弟，就是目前在北京的恭亲王。不过这个不幸的家伙，对我们倒是很有利。他总是上我们设的圈套，每天胆战心惊，住一夜换一处宅子。尤其让他感到不安的是，英军在昨天，即10月18日采取的报复行动：他们将已被洗劫的圆明园摧毁殆尽，然后付之一炬。这座华美的殿堂，或者应该说这些华美的宫殿，虽然原本财宝遭到劫掠，其残余仍不失为一大瑰宝，而现在却化为一片灰烬。这是为了毁灭的快感而毁灭。蒙托邦将军没有参与这场野蛮之举，还很尖锐地加以批驳，并且反复申明自己对此行径的批判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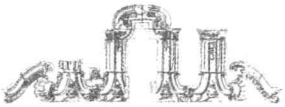
场。将军的此番抗议之言将载入史册，这是法兰西和法军的荣耀，也是我的荣耀。

我们法军就是用这样的举动试图表明我们并不野蛮！

还有两个传闻：1. 僧格林沁服毒自杀了；2. 恭亲王在俄罗斯大使的庇护下提出与将军会面。

可怜的兹勒的身体饱受风湿症的摧残，他将尽快离开这寒冷之地，在法国南部等待我。我也期待在明媚暖和的天空下和他重聚。他曾经生活在非洲，因而对北方的严寒尤其无法适应。我们直到 11 月 1 日才又重新启程。啊，我会很快与您重逢，请相信我。上帝，我拥抱您。

致克拉维尔·达尔比西上将。



北京，1860 年 10 月 20 日

亲爱的上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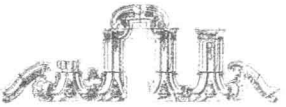
您没有弄错，您刚才说到的就是“北京”！法兰西的旗帜正飘扬在这个天朝帝国京城的围墙上，我肯定您心中激荡着一个获胜战士的喜悦之情。一场历经 3 个月的胜利之战会带来怎样炫目的战果——敌军的 3 支军队，每支 60 000 名士兵，在 7 场光荣的战事中被一一击败。因为疾病和大连湾之行，我只看到最后的结局部分。在一个陌生的、艰难的国度行走了 40 里，收获大炮 800 门——这就是我们的战绩。更令人欢欣鼓舞的是，双方签订的协议庄严承诺，将在未来 8 天内将法国传教士和北京城里的老教堂交还到我们手中。我们将在教堂安葬那 6 位死去的同胞，他们是中国人野蛮背叛的牺牲品！第 7 具缺席的尸首是贤良的路克神父，为这位烈士的复仇之举也是最为精彩的，我们将在天子的宫殿旁竖起一个十字架。

说到我们刚刚洗劫完的宫殿，英军竟然将这世界第八大奇迹烧

毁殆尽。圆明园曾是数个王朝的精华之作，是我毕生所见，也是余生永远不会再见的世上最美的事物。我无法在这儿为您详尽描述，因为那将是厚厚的一本大书。或许今后我会用我手中的笔尝试这一艰巨的任务。无论如何，我将在回到马赛后当面为您描述，使得您对这一绝世瑰宝略有印象。

您肯定已经从我此前提到的劫掠简报当中获知了，相信以后还会不断在对我们的评论中听到溢美之词。毋庸辩驳，就让我来分析这个事件在道义上的价值体现。这是我们唯一可以用来打击清廷和那些官员的手段，劫掠和火烧北京城是无可比拟的举动。管他高高在上，傲视芸芸众生！至于圆明园，我们直接打击的就是皇帝本人啊！我们只狠狠地打击了一个人，而留在我们身后的却是我们复仇行动的永恒回忆和带给中国那些大人物的恐怖之情，这确保了我们的未来不受其扰。如果，在最近几天里(很可能 25 日这天)，最终签订和平协议，得大大地归功于这一次大手笔行动所带来的震慑效果。

再见了，又及。



北京，1860 年 10 月 25 日

10 月 25 日，亲爱的父亲啊，1860 年 10 月 25 日，再次记住这个日子吧，因为这一天将载入世界史册。这是权威和荣耀的日子，是数个世纪以来败于东方的西方文明，如阿尔弗瑞德·德·缪塞所言："终于用我们的马蹄踩平了一切。"

我们大约有 2 500 人进入北京城内，和平协议得以签订。让我来向您描述一番吧：

早上，我们首先来到马厩，亲自监督马匹的洗刷。至于我那匹可怜的小马，必须得采取点措施。进王宫时仪表端庄华丽是最为重要的。昨天，发现大家都没有像样的衣服，这可有点麻烦。不过，尽管情况不妙，鬼知道怎么回事，我们都从这儿或那儿找来一些还算体面的旧服饰，得以勉强对付。我指的自然不是将军或者大使们。我们的将军身着绣花、白领口将军服，头戴装饰羽毛的军帽，总之，够庄严大气。参谋部的军官们也个个穿戴齐整，唯有沙努瓦纳上将一人，因行李在通州被偷，军服上缺了绶带。大使着黑色服

装，头戴礼帽，这在外交上似乎并不常见。再来看另一位，二等秘书德·麦尔努耶先生倒是穿戴上制服的全套行头。翻译官梅里特男爵穿的则是警察的制服，是一套洗熨保养得相当好的衣服。军官们都想借此时机大大炫耀一番。特里克指挥官和夏尔纳元帅的副手鸠若斯先生也都穿上了绣花的服装，胯下是中国马鞍。场面还真壮观美丽！我们的阿尔及利亚兵团则穿上了他们在天津让人缝制的细呢绒斗篷。他们的马鞍也铺设了同样质地的呢绒，马镫都擦拭一新，阳光照射下熠熠闪亮。炮兵团的骑士们组成了 2 个分队，天知道他们从哪儿弄的，个个佩戴着华美的肩章和绶带。他们的白色军帽还装饰上了红绸带，而非洲士兵们所戴的带饰则是天蓝色的。步兵的头巾来自圆明园，《先驱报》的记者弗希里身穿节日里穿的短大衣。每个人都翻出了自己的当家行头披挂上阵，出发时，还算秩序井然。在将军前面开道的是第 101 团、102 团和海军陆战队的三面大旗。

葛罗男爵并不比坐在丝绸坐垫上的马利布洛克先生幸运，协议书由 4 名副官托着。葛罗男爵坐在一个椅子上被人抬着。

我写得过快了，还回到前面：大使们和神职人员到总部用午餐，巴尔特罗梅斯神父自然位列其中。之后，我们才又上路。

在进入京城时，大部队重新列队，组成一支支小队跟在整个队列后，各个军团间保持一定距离。尽管和平协议已告签署，似可大胆放心，但几门大炮还是安排在了行进队列中。我们就这样进了城，至此，一切都很完美。可是还没走出 500 步，人、马、鞍辔、制服统统换上了美丽的黑色：途经的地面上覆盖了足有 2 尺[1]厚的黑色灰土，与粉状煤炭无异。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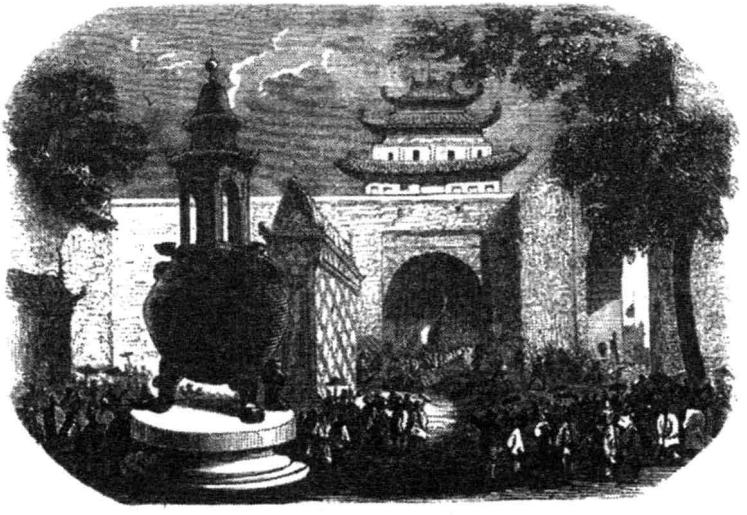
① 法国古长度单位，1 尺相当于 325 毫米。——译者注

最后，我们终于看到了北京城，不是透过胜利的有色眼镜，而是通过蒙在我镜片上的黑纱布。所以，我的喜悦之情大打折扣，您也就无须惊讶了。再者，北京可算不上美丽的城市。时而在房屋的低处，时而在陆地高处的那些街道往往比一般意义的大街还要宽2倍。房屋都只有一层，并且通常都盖得粗陋难看。有几所房屋雕花贴金的，就像暴发户的客厅。北京城应该有过辉煌的过去。

我们踏着石子路穿过一个又一个广场。哎呀！石子铺得毫无章法，倒都在同一个水平面上，就如同漂浮着冰块的河面。于是，要想在马上坐稳可不是件易事，这对大家的马术提出了考验。

远处，有一座驴背样的桥，桥面同样奇异地铺设着石子。这座桥跨过一个干涸的运河，应该是通过这条运河将水引入城内的一个大湖里，这个湖则坐落于王宫那些人工堆砌的小山之间。这还是我们10月5日那天从砖窑高处观察到的。如今，年久失修的运河和人工湖都干涸了。时而出现的巨大的洞表明这儿曾经修建有很好的下水系统，而如今也几乎都被淤泥堵塞。时不时还能看到一些木结构的凯旋门，那应该是皇上为奖赏某个有美德和功绩的人物所给予的荣誉礼遇。当中有一些还很新，上面的镀金和图案熠熠生辉，有的则腐坏破落。我甚至怀疑“维护”这个词在中国是否存在。总之，用这个词形容眼前这些事物恐怕很不恰当。终于，在这样的一片嘈杂混乱中，行走了遥无止境的6公里，我们终于来到了HING-POU，这个举行正式仪式的地方，应该也是曾经签署停战和平协议的地方。我们穿过2个院子，来到一个维护得极差的大厅。3张马蹄铁桌上蒙了一大块红布。恭亲王走在大使和将军的前面，而后者刚匆匆掸去身上的灰尘。他身边簇拥着大概二三百个职衔很高的大臣。他首先表示自己未带护卫队只身来到将军的部队里。（私下里说，即使他有护卫队随从，我们要想拿下他，还不是易如反掌。不

久前，我们不是已经让中国的军队领教了他们有多么无能。）没有一个例外，所有随行官员都是文官，因为他们身上的官袍所绣图案均是禽类。武官褂子的徽识则为猛兽图案。亲王本人穿着一件棕色丝绸外褂，前胸后背均缀饰有五爪龙图案的圆形补子。我好像在前面和您提到过，五爪龙是象征皇室的特殊徽识。在中国，可以看到许许多多饰以龙图案的物件，但那些龙都只有 2 个、3 个或 4 个爪。很少会发现有 5 个爪子的龙饰物品，或者这件东西是偷来的赃物，或者是皇宫里一件已被使用得破损不堪、毫无价值的器皿。至于那些少于 5 个爪子的龙，不知道对于中国人，这不过是简单的装饰，抑或是用来愚弄大众，就像我们有时候在法国会看到一些缀着新珠子的王冠。



城墙前的大鼎

重新回来说恭亲王，告诉您，他当时头戴一顶过去那种特别富贵的黑貂皮小帽。帽子上既无代表地位的扣子，亦无孔雀翎。有些人觉得他穿戴随意，是着意羞辱我们，我倒不这么认为。我的观点

则是恭亲王地位远高于其他人，这样的着装自然也是出于优越感。

最后，以一串翡翠朝珠点缀这身装束。

据我观察，这是一个消瘦苍白的年轻人。尽管面无表情，但他五官精致，透着聪明。他的嘴唇像是天然就很细薄，不是很美观地微微下垂。他看起来精疲力竭，是我们惊吓了他，还是鸦片所致，抑或生活过度糜烂？我想恐怕是所有这些因素共同起的作用吧。他大概二十四五岁上下。我敢打赌，亲王那双纤美的玉手定会令我们美丽的法国女人嫉妒得要死，只有阿梅利女士的纤纤小手可勉强与之媲美。昨天，英军毫无风度地故意让这位亲王等了 2 个半小时。额尔金勋爵想让对方感到他更为强大，以此获得小小的英国式的满足。我们则与此相反，在非常恰当的约定时间准时抵达，也没有过于紧张地赶路。我看到身边的恭亲王，不像昨天那么面带愠色和不快。不比其他民族愚笨，恭亲王可以说属于十分谦逊的中国人，完全分辨得出上述两者的差异，也非常明确地显露其对后者的欣赏。

另外，他的恐惧心理也渐渐平息，他也开始明白我们不是妖魔，至少看起来并不像妖魔那么恐怖。

在他身后站立的是他的公主妹妹。她的美丽简直无以名状，她身边的那些贵妇人们中，也有极貌美的。要知道，时至今日，所面对的都是些怪物，眼前这些美妇人令我惊艳不已。所以，对于整个仪式着墨不多，您也不必感到惊讶，我已经心旌动摇，无暇顾及其他。亲王坐在铁桌尽头，让法国人坐在他左手，在这儿这算是上宾的位置。大军官们都各自落座，我们余者坐在一个可观全局的台上。我们面前是人数众多的各种不同职衔的官员，当中有些看似颇非凡卓越。尤其我注意到一位年长者，白须髯髯，珊瑚扣和孔雀翎光彩夺目，其表情无比庄严肃穆。

当我们环顾四周，发现大家都在忙着举行仪式。

亲王尽管之前表示他对我们的信任，其实还是很不放心，他不时凑过身来，以便看清将军。他的眼神透露了他的好奇、惶恐和羡慕之情。需要向您说明，在严肃的互相致意之后，大家都试图将自己严严实实地掩饰起来。亲王当然是按照中国人的礼节致意，也就是双手抱拳于胸前，两肘抵在身上，致敬时上下摆动。

几分钟后，有人上来给亲王、将军、大使以及一些重要的大臣和法国高级军官们进茶。亲王双手捧起茶杯，举至前额，向大使和将军致意后方才饮用。这会儿，中国人当中起了小小的骚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我们 2 位大人物身上，亲王的嘴边似乎泛起一丝笑意。他也许以为对方会害怕被下毒而犹豫片刻，谁知道呢？不过他一定非常失望，因为先生们右手握住茶杯，在全世界或至少欧洲人都通用的“祝您健康！”声中，眉头都没有皱一下，便将杯中的茶一饮而尽。几分钟后，又奉上来新的茶。这次，将军和大使使用了中国人的礼节，令亲王颇为欣赏，还之以法式礼节。

这会儿，外交官们摆足了架势和排场。一部分一部分地审阅协议的是梅里特男爵，他似乎看得津津有味。巴斯特伯爵在一边显得颇为忙碌，与二等秘书维尔努耶起了点小小的争执，因为后者还没拿到中方的那份，就将我方的协议交出去了。

突然，恭亲王满脸焦虑地向德拉马尔神父提出一个疑问。神父微笑着回答了他，亲王显得很满意。情况是这样：昨天，英军突发奇想，想让他们那位杰出的摄影师比托将今天这一场面拍下来。想法有点奇特，也倒还算是个好主意。可就在亲王签字的时刻，额尔金勋爵一声“定住！”，对此还不知情的亲王，见状多少觉得这个玩笑与他的身份不符，况且他或许觉得对方另有企图：那些英国人可能担心他今后会反悔，否认签署过这个协议，届时拿出证据来展示。他因而打听我们是否也打算如法炮制。当他听到否定的回答

时，又问是否因为我们没有摄影师，答复是我们有，但将军和大使都认为亲王应得到起码的尊重。妙的是，如我们所愿，我们在等的摄影师比托，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正巧没来。

协议签署完毕，葛罗男爵掏出皇帝和皇后的肖像赠送给了亲王，同时颇为用心地附上了他自己的一张肖像。

终于，大家都站起来，而亲王突然上前，来到将军和葛罗男爵前，非常热情地与之握了握手。这一举动给大家留下极深印象，尤其将此对比昨日他向额尔金勋爵投去的怨恨一瞥。他如明白了我们的原则当然更好；果真如人们所说，亲王品德高尚，他会欣赏身为战胜者的我们所表现的尊荣，如此，我们在北京的宫廷也就有了有利的依仗。他也该能看到贪婪岛国和我们之间的差异：他们最近又占领了香港对面的九龙半岛，而我们，只不过来讨回一个道义上的公正(即重建天主教信仰)。但愿，得益于这位亲王，我们将在中国的土地上战胜这些鸦片贩卖者，他们对我们可没有什么好感，尽管他们矢口否认；但愿，得益于我们2位将军在今天这个场合所表现出来的审慎恭敬，我们将在中国轻而易举地挫败我们狡猾的邻居，因为由于他们，我们恐怕还得付出鲜血无数、耗费200万银两。

向中国人表明我们究竟是谁以及我们的价值，这一点非常重要。您能相信吗，我们亲爱的联军居然到处在中国人那儿散布谣言，让他们相信我们只是他们的外国雇佣军！

这一天的政治活动可没少写。现在，回过来谈谈我们可怜的兹尔吧。他没能参加今天的仪式。一早，他就搭乘一辆小车回通州了，然后再从那儿乘船到天津。他深受病痛折磨，四肢几乎不能动弹。说实话，我对他的状况不太乐观。总之，愿上帝庇佑，他能躲过这一劫。

回营地的路途中又经历了与来时同样的窘境。

回到住处，我不禁怀疑回来的是个黑人，而不是我自己。使劲

拍打自己，是我呀，最终，通过镜子正式证实回来的确实是我本人。

好了，再见了，我亲爱的父亲，我急于给这封信结尾。令我们敬仰的将军好心地将我的信和他的放在一起，连同额尔金勋爵给他的以及向朝廷汇报和平协议签订的信件一起邮走。

我好得不能再好，千真万确，我对将军的感激之情不知道该如何向您表述。事实上，在这场刚刚签完停战协议的胜利之战前，我对战争意味着什么已经没有怀疑。如同曾在读到的古典诗歌中所颂扬的："荣耀和胜利，战士及功勋"。而今，已不仅仅如此，我亲眼见到了极好的一个样板。我想说的并不是一个刺激、让人兴奋，而不顾随从士兵死伤的战争，而是一个行动统一的部队、一个考虑周全的指挥。他肩负的巨大责任，承受的一个个不眠之夜，他的高瞻远瞩，对每个士兵的感人关怀，当他面对一个与之平等而独立的外国元首，其审慎的言行所流露出的周全挂虑，这就是我每天都能看到的背负着无限责任的我们亲爱的将军。日复一日，丝毫不怠。对他来讲，他得令所有人满意，而没有任何遗漏。时至今日，我终于明白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将军。然而，私下里讲，相对于海军和外交官们，他一开始所处的位置使得他并不突出，然而他首先就将所有这些权力握于掌中。我身边发生的一切都让我不得不说句公道话，一切能如今天这般，若不是因为我们的将军，恐怕只会更糟。我崇敬我们将军的另一个理由是他从无怨言，也从未听到从他嘴里流露出来只言片语的遗憾——而就他的处境，怨言本来是最自然不过的。没有，他首先是一名军人，服从，指挥，这就是他。而这一切的的确确令人敬仰，我很庆幸，自己在其左右，得以亲历这一切，庆幸他对我如此关照，几乎视我为己出，如他向您所承诺的。夜已很深，就此搁笔。

天津，1860 年 11 月 10 日

我们于是回到了天津，我的父亲，我读到了您 9 月 9 日寄出的信，这次，居然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抵达我这儿了。我收到信有多喜悦，您是无法想象的，这种远离自己所爱的一切，这种分离让人加倍珍惜家庭生活。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弥补这种空落落的感觉。

不管怎样，还是回到我们的日记吧。如果您读到一些重复的词句，也不要觉得奇怪。已经写过，我再原样抄录。

10 月 19 日

我可是给您写了一大摞信件。

10 月 20、21、22 日

没有发生值得书写之事。

10月23日

……今天下午，好几辆中国车进入了总部，其中有一辆飘着三色旗。那里面可是2个我们等候已久的人物，北京主教孟振生先生和北直隶主教董若翰先生。他们走出各自的庇护地，与我们会合。其中一位主教在用拉丁语与一个中国神父交谈，那位神父也用拉丁语与我说话。让我欣喜的是，我都听懂了。我们两个一见如故，交谈了整整一个小时，直到主教去找将军。我自认为我的拉丁语书写还算过得去，不过没想到居然还能用拉丁语进行对话，而且是和一个中国人！告诉您吧：到最后，我无须搜肠刮肚地找词，竟然也能说得较为优雅，词汇还很丰富。我的好友巴尔特洛梅斯（BARTHELEMY，抱歉，拉丁语拼法应该为BARTHOLOMOEUX）对我的优雅表达大加赞扬。天哪！我还真没想到自己“语言能力那么强”。

就在这时，有人来告诉我邮车不是原先定的3点出发，改为今早7点。所以就剩几分钟时间，我下回再写更长一些。下面是简短的日记：

10月24日

英国的协议签订。签字仪式现场被拍摄，亲王非常不满。主教们在将军住处用餐。我自然坐在巴尔特洛梅斯主教邻座，又开始拉丁语交谈。

10月25日

我们的协议签订。一个偶然的巧合使得我们没有用摄影师。恐怖的黑灰尘。亲王看起来较有魅力，也显得颇有威仪。

10月26日

我穿过城市，和一名工程上校去看天主教堂。教堂很破败。

10月27日

我们和将军一同回来。雨天。

10月28日

2名可怜俘虏分别落葬在两处地方。来了不少英国人，俄罗斯大使馆全体人员都来出席。仪式由我们的主教主持。

10月29日

大雨倾盆。骑马3里地才到达葬礼举办处。我将给您寄去这一壮观而感人仪式的详细情况描述。

10月30、31日

和将军到北京去弄了些古玩。我得了几件漂亮的小玩意。

11月1日

在路上。夜宿八里桥河边上。

11月2日

夜宿马头村。结冰了，这种霜寒令人极其难受。第101团永远充满喜悦。一种双关语游戏迅速蔓延——知道为什么中国人不剪头发任其生长吗？——因为我们带来了剃发刀——知道他们为什么不……不能往下说了，我知道如果您在身边，一定会揪住我的耳朵。第101团就像在战场上那样

勇往直前！

11 月 4 日

在 PO-KO 宿营。还是天寒地冻。双手并用拍打脚底，除了脏，倒没其他问题！喝茶。部队全体都承受着严寒，但大家对寒冷嗤之以鼻，这似乎能起到温暖的作用。

11 月 5 日

抵达天津。我很高兴终于可以取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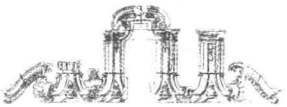
11 月 6、7、8、9 日

在天津城漫步，遇到 2 个好友。

一大憾事！宫殿里的一只迷人的查尔斯王小犬让我着迷，除了一个爪子，它从腰部到尾巴尖都覆着浓密的丝绸般的毛毛，耳朵光光的。这只迷人的小狗躺在我的床上，我以它的皇帝主人之名给它起名为“咸丰”。而后！一个英国军官不知廉耻地偷走了我可怜的“咸丰”，而我那个笨蛋随从士兵见到我的小狗在他手中抱着，竟然不敢上前要回。我差点大哭一场。

11 月 10 日

什么时候我才能拥抱您，我亲爱的父亲？有时候，毫无缘由地，我就想登上第一班轮船回去与您重逢。我决心要逐渐缩短与家的距离。我已经受够了背井离乡之苦。



天津，1860 年 11 月 12 日

我曾答应向您描述北京教堂的模样，见下文(下面这篇文章在马赛的《普罗旺斯》杂志上刊登，我丝毫未动摘抄如下)。

北京天主教堂的建立·战争回忆录[①]

自法国军队踏上天朝的国土，便一路高唱凯歌，在漂亮的通州一役和张家湾战役后，直抵著名的白河的出河口——大沽村。大家都知道 8 月 21 日，尽管敌人英勇抵抗，最终我们仍是夺取了胜利。这场胜利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天津的大门。9 月 9 日，蒙托邦将军出发前往北京，原本是去签订协议。他随身带着少部分人，这并不要紧，大家都觉得和平指日可待。可是中国人出尔反尔，又搁置了协议。不过，这一麻烦很快得以解决。9 月 18 日瓜庄战役和 21 日八

① 本文《北京天主教堂的建立·战争回忆录》，系作者 1860 年 11 月 27 日写于白河出海口的“涅夫勒”号船上寄回法国，曾刊于马赛的普罗旺斯杂志上。从文章中关于战争经过的叙述中看，战争发生的过程记述不大正确。——译者注

里桥战役大获全胜，随后圆明园一仗的胜利，使得我们的部队一路直达北京城下。

第一部分

9 月 10 日，战壕挖好了，距离空地 65 米处。13 日一早（这天是预定开火的日子），离我们开炮最近的安定门被攻下，中午时分我们占据了安定门。翌日，我们告知紫禁城的军机大臣、佩珊瑚扣的大臣恒祺，条约中有一项条款，将北京城的天主教堂归还给法国传教士们，在全中国范围奉行宗教信仰自由。

恒祺倒没有提出异议，但他在答复中提到，2 座教堂中，只有那座建于康熙年间的葡萄牙教堂还在，另一座法国教堂已被摧毁，那座是因为有康熙皇帝的题字而得以保留。因此，当天下午（10 月 14 日），将军派总参谋部的指挥官坎贝农，部队首席翻译官、上海和宁波领馆的翻译勒麦尔先生一同前往视察建筑物的现状。这几位先生从这头到另一头，穿过满族城区，来到这座教堂前。入口都被封住了，但三角楣上石雕的祝词依稀可辨。同行的一名较为低级别的清朝官员命人毫不费力地弄开了正门左面的石制小门，呈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副衰败景象。随后，26 日我陪同将军再次前往时，得以将教堂得到修缮前的这一幕场景重现给大家。

第二部分

教堂修建于 1657 年，根据葡萄牙传教士利玛窦所绘图纸建造。教堂颇为美观，是文艺复兴的风格。教堂前有一个宽敞的庭院，人们可以由 5 个门进出：一个较大的正门，4 个小门。其中 2 个位于正面，位于大门的左右两侧，两边各 2 扇小门。在教堂前面，大门的左右两边，有两个形状怪异的建筑物，被置于 4 个方形柱顶端的

2个屋檐的下方，是2只可怖的乌龟。方柱的正面刻有文字，右方刻的是汉文和满文，左方刻的是满文。回转身，在大门上方向庭院这面，另刻有一排汉字，问了德拉马尔神父，方知其含义，为如下：

“上帝的居所，圣明的康熙皇帝在位二十五年建。他为教堂题词道：集美之大成之地。康熙帝为建造教堂捐赠4万tael①。康熙在位四十年的正月初九被天火烧毁，皇帝另又拨了同等数目款项用于教堂重修。教堂经常得到朝廷的慷慨捐助。”

就是这些题词，使得教堂幸免于难，中国人对皇帝御笔还是存有敬意的。

教堂的门也有5个，都被堵住了。其中有一个打开了，大家得以鱼贯而入。这座不幸的教堂里面一派荒凉景象，不过比传教团的神父们想象中的要好一些。地面覆盖了厚厚一层灰尘，石板地破损不堪。由于年久失修，一部分穹顶已经塌陷，露出了天空。

墙面上，还依稀可见从前的一些浮雕装饰，七八尺高的墙面被人为破坏殆尽。祭坛已不复存在，但其所在位置一眼便能辨认。沿着墙，挂着一些空框子，里面的油画早不知去向。这就是宗教：人们可以剥夺其华丽的外表，但信仰依旧。在我们的坚持之下，信仰将重见天日，这光辉荣耀的日子已离我们不远。

穹顶的左侧和教堂中堂已经损坏，唱诗班所在位置上方，尚存有华丽的绘画装饰。而拱廊中央，还留有葡萄牙王家武器。放置管风琴的祭坛还在，不过祭坛上面下面都一样一片狼藉。栏杆，彩绘玻璃窗，都同样狼藉，还需要我多说吗？那些亵渎神明的人伸手可及之处，无一不被破坏得彻彻底底、完完全全。

---

① tael(银两)：清朝钱币，1两白银，相当于8法郎。通常银两上面印有“福”或“善”。

除了穹顶稍微得到幸免之外，到处都留下破坏者的手笔。也不奇怪，想想这个地方已被废弃了 20 年。

北京主教孟振生先生回忆，他被召来此地主事，已是 21 年前的事。

外部保存相对完好，除了石龟有点残缺。此外，钟的一角被一棵大树撞坏。庭院里长满矮树，有的已长成了大树。将军决意在离开前开始清理工作。我们能找回孟振生先生，正是循着这所教堂的所在，因为知道他的藏身地一定在教堂附近不远处。

另外，他也决定同时要为我们 6 位在通州战役中死难的同胞举行正式的仪式。他们死于敌人无耻的背叛，相信报纸上一定对此事有详细描述。而我们也在当天 9 月 18 日和 21 日，在张家湾和八里桥战役中给予了无情的反击。

第三部分

10 月 23 日下午，我们看到有几辆中国马车驶入我们的营地，最前面那辆还飘扬着三色旗。令蒙托邦将军高兴的是，里面坐着的是孟振生先生和山东主教董若翰先生。他们自然受到了热情的迎接。

一场军事战争即将结束。10 月 24 日，英军首先与清廷签署协议。25 日，天朝与法兰西的协议也由法国特命全权大使葛罗男爵和咸丰皇帝的兄弟恭亲王签署。在经得将军同意之后，葛罗男爵在协议中加入一项条款，教堂被正式交换，从此可以自由传播天主教。法国代表才开口提出此事，恭亲王毫无异议立即同意了。

最后，协议的第六条文本是这么规定的：

根据本条款，1847 年 3 月 24 日，道光皇帝在位期间归还

清廷、或被没收的基督教的所有宗教和慈善机构，都将连同其附属建筑归还天主教徒。

这项条款解释得非常清晰明了，不仅教堂，包括墓地，以及清朝皇帝们慷慨转赐基督徒们的各个相关设施将统统归还给我们。

下面就看条款如何执行了。翌日，将军马不停蹄地从驻扎在安定门附近、离市区2公里的总部出发，在他的副官布伊尔指挥陪同下，亲自前往视察教堂。随行的还有2名军官，蒙托邦的上尉和奥斯曼中尉；此外还有杜布埃上校、工程兵指挥、贝齐亚和杜路安上尉，当然还有我。

我们抵达教堂，德拉马尔神父、外国传教团、大使馆的神甫，以及军队的神甫塞尔先生都从教堂内迎了出来。我实在无法描述见到眼前的荒芜情景时内心的翻江倒海。几分钟后，沉默才被打破。不知道我是不是唯一有这种感受的，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我为自己参与了这场战争感到骄傲，尤其是眼前这虔诚的结局更增添了“十字军”式的宗教性质。参观完教堂，将军命令清理教堂，损坏最为严重的中庭下方两侧须立即重修，还得为了将在这儿举行的仪式稍事布置，时间和手段都十分有限。贝齐亚上尉负责此项工作。

根据我们探子回报的消息，这次巡视在城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其他一些在我们看来毫无意义的细节令到这次视察教堂事件火上浇油。首先是将军的八抬大轿，因为在中国只有皇帝一人才有权坐这样的八人抬轿子。二者，在这个最小的细节都要十分注意的国度，将军坐的轿椅是绿红黄3色，这些颜色通常是大人物的专用。最后一件事，将军随从人员的人数，也令民众咋舌。这还只是表面的影响，对市民的内心带来的震动更为巨大。这可是非同一般，在这个国家，一位长官的出行便不是寻常事，更何况这位长官还是

“蒙将军大人”，一位统帅数军的胜利者。

将军的另一个中文名字是孟督邦，意思是：国之督察。

日常用语里，中国人习惯用名字的第一个字来表明某人。他们的语言是单音节的，因而我们名字的每个音节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字。

于是，他们将将军的名字翻译作“孟”，听起来几乎像命中注定一样。

“大人”这个词可以逐字译为“伟大的人”，是一个尊敬的称谓，相当于我们法语当中的“Son Excellence”。

这些官员们现在该明白触犯我们的宗教，就如同触犯了我们的国家，但愿这些虔诚的传教士们终将可以在我们国旗的保护下继续平静地履行他们神圣的职责。再则，叛逆者们终于明白了：他们终将为洗劫上海徐家汇传教中心、杀害 60 多个基督少儿和 1 名传教士神父要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叛敌们和他们的皇帝终将记得，为了宗教，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地进行有力回击！

翌日，27 日这天，将军在军官随同下，再次前往教堂亲自视察工程进展情况，随从人员与前一日同样众多。将军也借此鼓舞那些现场辛苦劳作的人们。他发现有不少是清朝官员们派来的中国劳工，还有一列是军队的杂务兵，正热情高涨地干活。我们在教堂附近与不少基督徒相遇，他们向我们划十字致意。对于蒙托邦将军，他们喜悦的眼神是对他最温柔的回报。这些善良人涌了过来，我下马调整了一下马鞍，还没来得及重新上马，一个五六岁的漂亮小女孩过来亲吻了我的手。我十分惊讶，这对于中国人可不常见，尤其是那个小幼儿一边划了个十字，一边轻轻地用拉丁语祈祷。

描述这座建筑物时，我忘了提及一件特殊的历史事件。教堂被封已久，但是，就在 4 年前，上面还竖有一个大铁十字。那时候，

僧格林沁将军以为敌军的旗帜上都有一个十字架(我们当时也故意让他们这么相信)，因而命人取下了教堂上的大十字架。我们徒劳地找了一阵，直到有信徒来告诉我们十字架被放在 HING-PO，一个审判犯人的场所。将军于是请求大使去要回十字架，将军期待着：既然中国人许诺要让教堂恢复原貌，应该不会拒绝这一请求。可没料到，不知道是由于误会，还是对方不情愿，十字架没能要回来。将军于是正告清朝当局："必须交还十字架。"此举得到了军队，他的国家，甚至皇帝本人的赞同。24 小时之后，十字架被交还到了教堂。

第四部分

28 日举行了阵亡者的落葬仪式。牺牲者包括：炮兵上校弗隆·格兰香先生、助理军需官杜布先生、行政一等军官阿戴尔先生、装备部的一名士兵、一名行政士兵以及英勇的奥祖夫第二步兵营的战士。当时在这位战士身边的英军上校沃克报告将军说，欧洲全部的军功章都不足以表彰这位大无畏的士兵。很遗憾，我没能记下那两个士兵的名姓。我们从总部出发，马车拉着覆盖黑丝绒的棺材。哎！就差一个！路克神父的尸首！如果一个不缺，还能稍微宽慰我们极度的哀伤。不过令我们感到安慰的是，八里桥一役取得胜利后，俘虏们尽被斩首。英军炮兵上尉布拉比松遭遇了和路克神父同样的命运，人们只找回了他们身上的一些衣服碎片和被野狗咬剩的一堆碎骨。

所有骑马的军官组成了送葬队伍。大概有 150 名英国军官，他们的总司令贺布·格兰特将军和其他将军居首，与我们会合在一起。来到位于市区另一面、8 公里外的墓地，葛罗男爵和法国大使馆的各成员，以及盛装出席的俄罗斯代表团的各名成员已在此等

候。墓地和教堂相似，前面也有一个宽大的庭院。

这个墓地原先是为耶稣会教士过世后所用。墓地很开阔，也被精心维护。多亏了俄罗斯传教团，他们将这个墓地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尽管他们已有自己的墓地(即死去的英国俘虏安葬的地方)。这就是很好的一个典范：令人感动的基督的宽容和博爱，我们很愉悦地注意到了。这片宽广、植了树木的地界内有不少坟墓，有一些很美观，有一些则较为简陋，不过每一个都深深打动了我们。事实上，墓碑上的名字有的赫赫有名，有的则是法国人，听起来还颇为熟悉；那儿安葬的有利玛窦神父、南怀仁神父，以及康熙皇帝的老师汤若望神父，数学法庭主席，诸如此类等等。面对入口处，墓地尽头竖着一个石制的类似耶稣受难像，还有不少我先前描述过的石龟。

如同前一天，沿途遇到不少教徒，他们看起来也多少有些动容。我还看到其中有一位妇人，跪在队伍经过的路边，哭泣着祈祷。

尊敬的孟振生先生庄严地主持仪式，以宗教的名义重新收回了所有权。除了本地教士，孟振生主教身边还有法国军队的牧师特雷加罗神父和塞尔神父从旁辅助，站立一边的还有英军的随军牧师马赫，以及德拉马尔神父。被恭亲王召去的董若翰先生在仪式将要结束时赶到。在这次会面中，亲王对他表现友善，答应会在皇帝面前支持他。特雷加罗牧师哀恸地低声作了简短而精彩的祷告。班兹曼上校、陆军炮兵团指挥和总司令分别以简洁而感人的方式表达了我们对这些即将被留在遥远国度的阵亡战士的最后诀别之情……随后，纵队连续射击，葬礼就此结束！

这就是整个葬礼仪式，将在每一位到场者心中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记。10 月 29 日清早，殡葬仪式再次举行。

将军乘坐轿子前往，随行人员包括他的全体参谋部人员和一大群军官。当时天气不好，没想到人数如此众多。最后几日的阳光被刺骨寒冷的雨雪天所替代。一大早，教堂周围便挤满了人。一个步兵军团在院子里围成一个人墙，当我们走进教堂，等待我们的是一个惊喜。教堂几乎难以辨认，2天前还残败不堪的废墟堆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教堂。工程兵上尉贝齐亚，一个可亲的、既有品位又有热情的好伙伴在2天内完成了这个奇迹。昨天还坑坑洼洼，布满沙砾的地面上铺设了厚厚的毡子，使得地面的糟糕状况大大改观。临时搭建的祭台四周，围上了白色的纱布。祭坛看起来熠熠闪光。左右两边，那些在教堂入侵时被虔诚的教徒偷偷拿走，现在又匆匆送回的宗教画，重新又装了回去。那些我曾提到过的镀金的大框架，用黑幔和白色十字架装饰。中庭中间，建起了一个雅致的追思台，如同在教堂里那样用丝绒覆盖，以三色国旗作装饰。下方两边，已经挤满了本地教徒。中庭和唱诗班的位置是预留给军官们的，已被摆放了信徒们搬来的椅子。大使及法国公使团自然都要出席这个仪式，此外还有俄罗斯公使团。让我们也让他们自己感到遗憾的是，原本热切表示要出席仪式的众多信教的英国军官，由于恶劣天气，没能前来。第101团的乐队和合唱团演奏的音乐一遍遍在这个沉寂多年的教堂中久久回荡。

葬礼完毕后，为了教堂的安宁和重建，又唱起了“感恩赞”。在董若翰先生和昨天在场的教士们及随军牧师们的协同下，孟振生主教先生主持整个仪式。他开始讲话，声音因激动而颤颤巍巍：首先，感谢上帝，感谢法国军队赢得了这场正义之战。他以教堂的名义感谢总司令和其部队为教堂所做的一切，最后愿上帝赐福皇帝。在圣母颂的乐声中众人方四散离开。

这就是蒙托邦将军所统领的战事之最后一幕，具有深远意义的

一幕，不仅仅在于其宗教意义，还在于其深刻的政治影响。我认为它对于保持长久的和平所发挥的作用绝不亚于条约的签订。诚然，协议一旦签字，就将进入皇室档案，但假以时日，条约的影响会渐失，对于朝廷官员来说就是废纸一堆。

而眼前的教堂，正好相反，他们不得不正视这座被我们重新启用了的教堂，在我们的保护下，民众宗教信仰自由，十字架也被重新竖立。教堂作为协议的纪念物，不断提醒那些即使最健忘的人。

最后，我们还要通过它，向世人表明法国永远是教会的长女。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在罗马还是大马士革，或是在北京，我们都坚决捍卫我们的母亲。我们再次证明，法兰西三色旗飘扬到哪儿，基督教就该受到保护和尊重。在这些虔诚慷慨的传教士们饱受欺凌甚至牺牲生命的地带，我们确保了信仰上帝的自由，还信徒们以宁静，因而必将吸引神灵赐福我们的法兰西之翼。

“涅夫勒”号船上，白河出海口，1860年11月27日

亲爱的父亲：

我登上好友若贝尔的“涅夫勒”号船已有多日，感到非常舒适。只是无论我，还是他或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得知还需要等待多久才能起航。8天来，我们迫切地等待着天气转好，要塞上的物资和人员才能顺利上船。可是日复一日，天寒地冻。一想到当时若走晚一步，如今我也和那些未能登船的人们一样还在上面，就不寒而栗！……此外，寒风凛冽呼啸，使得装船工作根本无法进行。

将军去了日本。非常令人失望的是，为了给各位将领头目们让位，留在回程路上的都是年轻人。我因而对于去留也很茫然。上海至日本的航线上开通有定期的蒸汽轮船，可兹尔病得很重！还不知道今天能否有他的消息可以向您汇报！……我正等着福斯特上尉给我的回信，他们俩同在“卢瓦河”号船上，我在“元帅”号船上时给他去过信。希望今晚能看到回复。我觉得冬天去日本对兹尔不利，他的身体状况真的令人担忧……

我将前一封信留在了车上。这封信我将不加评语地续写，较之杜马元帅的连载小说……既不多也不少。

10月24日

当日，英军签订了停战协议，这也是他们双方共同商定的。蒙托邦将军前一夜差点被炉火烤得窒息过去，大半夜起来跑到外面去透气；翌日，又将我们带到城墙上。法国军官们得到快报，要与英军会合，定于中午时分进城。额尔金勋爵大概出于——看起来并非宫廷式的，而是外交式的礼节，下午2点半才缓缓抵达。随行多由锡克步兵组成，还有一大群军官随从。额尔金勋爵乘坐的轿椅为绿、红、黄三色，24名轿夫都身穿红色外套。总之，总体还挺好看，不过那些乞丐般的锡克步兵可是大煞风景。英国人很有策略地，但也非常无礼地带着他们的摄影师。这一举动深深地伤害了恭亲王。

是夜，主教们都在将军住处用餐。巴尔特洛梅斯依然是我的邻座。下午，我陪着杜潘上校上了城墙，他将在那儿拍摄一些照片。我们在城墙上走了很远。

10月24日

停战协议已签订，我继续给您写信。天主教得到承认。于是，英军和法军，凭直觉，我们终于迎来最终的胜利。他们为了他们的贸易，而我们则是为了我们的传教士们。狡猾的英国人！法国皇帝万岁！

写到这儿，说一件伤感的事吧！是关于可怜的德·巴斯塔伯爵，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您！锡兰[1]和通州的两场战役令他受了很

① 即今日的斯里兰卡。——译者注

大刺激，悲恸不已，情绪再没能平复；到了 11 月 19 日，竟然完全丧失了理智。自那日起，痴狂之症再无好转。勒·杜夏亚和葛罗男爵已带上伯爵一起，昨天出发回法国。杜布指挥如得知此事，一定会为他好友的不幸遭遇痛心不已！

10 月 25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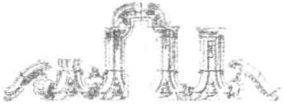
无话。

10 月 26 日

我们和中国高层的特别关系，尽管罕见，但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我得在这儿和您作个说明。此前，我似乎不那么和您谈起中国人？让我们来作个区分吧：那些粗俗的、底层的中国人既没有活力，毫无个性，完全不具备人类身上应有的优点。然而这个国度的上层，他们的人数并不在少数，例如那些达官贵人，以及人们通常所说的文人雅士，他们通常都有深厚的学养。或许他们该少些文学修养，而增加点实用科学，然而传统习俗和宫廷风气势力之大令此种可能完全淹没而无可挽救。他们对本国历史浩瀚巨帙的掌握，对人和物的关注情怀，充分反映在他们的学识中，唯一缺乏的是一种自由的政策。否则，他们的创造绝不在我们西洋人之下。就我管中所见：中国的上层社会无须对我们的贵族社会有任何艳羡之处。

这是我性格中严肃的一面，也是我需要做出的一点补充。如同阿拉伯人所说："写下来了，便是白纸黑字！"

写不下了，也来不及和您告别，还有……还有……



“山林女仙”号船上，1860 年 12 月 7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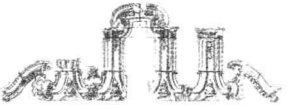
我要去日本了，我的父亲！没有想到好运会这样降临到我头上。事情是这样的：我前面和您提到，将军不能带我一起去长崎，他也许在给您的信中也提到了。他只能在那儿停留 24 小时。我呢，也就欣然接受这一事实。当我给您写信时，我还每天兴高采烈地在“涅夫勒”号船上，就在这时，传来消息，说是不清楚因为什么原因和日本政府有了麻烦，因而将给将军派去 4 艘不同的船舰：“拉罗梅”号战舰、“山林女仙”号运输船、“孟纪”号护卫舰和“德拉公”号炮舰。听到这个消息，我没有去上述任何一艘船上，而是径直上了“欧仁尼皇后”号，多亏您的好友杜布船长的朋友、纪留船长的热心帮忙，我得到了沙内海军元帅的指令，得以登上了“山林女仙”号。自通州之后，我和奕利松就一路跟随元帅，他一直对我给予关照。

上船 2 小时后，我已经像只老海狼一样将一切安顿就绪。夜晚，我们到了烟台，但到了翌日清早，即昨天，才进入烟台。我们

装好煤，明天，我们就要启程前往日本！路上大约要走5天才能到达长崎。然后再过上6天时间。之后，我们将返回这儿，看风向，估计需要十六七天时间。我再乘坐第一班邮轮回到上海。我很高兴自己能得到别人所没有的特别的照顾。因为其他所有提出要去日本请求的军官得到的回答都是：如果您是海军，就可以允许上船。一路与我们的朋友、普洛特元帅的副官布歇·里维尔·德尔科同行，他是个很好的旅伴。我还到“卢瓦河”号船上看望过兹尔，他在那儿得到不错的照料，看起来有所好转，真希望他这会儿已经到了广州，那儿气候较为炎热，医生们说，他最需要的就是炎热的天气。

可怜的德·巴斯塔先生情况很糟糕！他已完全丧失了理智。我很绝望，也许还不如……真让人痛心啊！

即将开始的小旅程，或许将使我的远东之行又延长6周时间，不过，有这样的机会出现在眼前，当然不容错过。看看日本！否则我定会遗憾。我相信您一定也会赞同我的决定，回来后我再紧紧地拥抱您。



在“山林女仙”号船上(烟台锚地)，1860年12月30日

亲爱的父亲，您知道吗？我远离您已经整整一年时间了。这是平生第一次，但我不能确保是否是最后一次。虽然还没感到浓浓的思乡情，但我已全身心在期盼着此次远行的结束。

先放下这个话题，来说说我刚到过的日本吧。

在普洛特元帅的“山林女仙”号战舰上，元帅的副官、我们的友人布歇·利维尔给予我最为热情的欢迎。写这些是想告诉您我很好。从他那儿，我间接地有了您的消息，上帝知道我得知您的消息有多开心。我等待了很久，小邮局都是那么让人不可信。好在再过五六天，我就到上海了，我会在那儿收到大量信件的。

“不过，”您得问我了，“为什么您从烟台，而不是从上海给我写的信?”这就是为什么：从长崎回来的路上，我们可是遭遇了好天气。有几条帆船甚至被吹走了。坏天气持续着，原本我要搭乘的“回声”号也便滞留在这儿了，因为我们还得拖走桅杆折断了的“欧洲者”号(又是一艘英国造的船)……我们又不想在坏天气里冒

险拖船。

我因而不知道能否早日抵达上海给您写信。

现在，和您说说我的长崎之行吧。我们13日一早到达，抵达前，我们差点：1.找不到入口，我们怎么都没能找到那个该死的入口；2.撞到岸边，这可就严重了。我们在锚地遇到了2艘英国战船、一艘俄国船舰和蒙托邦将军乘坐的“福尔班”号，他次日就返回了上海。

“福尔班”号在日本内海转了一圈，甚至到过一个我想应该就是大阪的城市。“福尔班”号船上的先生们向我们吹嘘，每走一步，都能看到美妙绝伦的景观，简直无法用言语表达。

他们觉得这个国度的人民很文明，一切井井有条。说到大阪，他们似乎没能上岸。总之，他们看来兴致勃勃。

长崎港景色之美，确实是您无法想象的。您若能随着我的笔触一起亲见这一切该多好。长崎港从北至南，较为封闭。港湾深度十分理想，吃水也够。港口位于两块岩石山之间，往内陆延伸约2 000米的深度。这两块大岩石山上树木丛生，掩映着乡村小屋，日本人精于生活。这儿或那儿，无论岸边，或小岛上，随处可见白色小屋，黑色屋顶，墙上挂着日本政府的武器。面向大海的那一面则是敞开的。如果用望远镜观察，便能发现大炮的身影。这些炮台不在少数，而又位于那样的高度，如果发生什么情况，要想进入港湾的入口可绝非易事。我们的船开进港口时，看到一艘日本战舰。这真是极其新鲜的一种小船。您能想象一只配备了欧洲帆缆索具的老式荷兰船吗？船帆用一长条宽宽的黑布装饰。船体吃水线以上被漆成了牛血红，吃水线以下则漆成了黑色。船上放置了12门大炮，船尾饰以一高高凸起的物体，看起来颇似路易十五时期的老式船只。不过，可不要以为日本的海军仅此而已。港口还停泊着很漂亮

的快艇和一艘精良的蒸汽船，那是荷兰国王的礼物。这艘120马力的船上，船长、军官及机械师清一色都是本地日本人。

说到这儿，得和您讲述我在长崎的一段经历。一天，从陆地返回船上时，我遇到一个日本人，身上佩有两把武士刀(这在日本是一等贵族的标志)。他端坐在一小方桌前，桌上放一小杯，日本人神态严肃地啜饮着。他用英语与船上的一位掌旗官马可·古金·德·斯拉内先生在聊天(这显然是个法国人，名字可不怎么讨人喜欢)。我自然加入到交谈中。我们的朋友能读懂英文和荷兰文，告诉我们他还会英文书写。我递给他我的笔记本，他用两种语言写上他和我的名字。日本人名叫IMMAMOERA。他说自己曾经是个工程师，我便问他是否是那条小蒸汽船的工程师，他则回答我说自己是制造工程师，并告诉我日本能制造各种机器。我们提出一起去参观船上的机械设备，在那儿待了一个小时。可以确信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日本人，精通其专业领域，他的点评令我们目瞪口呆、一再被震惊。就我所看到的一切，没有谁能与日本人相比，较之于中国人，我更偏爱日本人。我们乘坐小舢板回到陆地，这小船颠簸飘摇，不过形状小巧美观。小船走动靠船尾摇橹，另一支橹则置于船侧的另一端，十分特别，颇为实用。

荷兰租借地位于形似一把扇子的出岛上，要知道大约有30多名荷兰人常年隐居于此。每年只有一条船载货来到这儿，供应这个小小的殖民地。除非有YACOUNINES或者警察的陪伴，荷兰人无权独自在城里行走。他们也不能带走女人。但是，这个国度的“宽松”(无需过多解释)风俗补偿了这一不便。然而，如有日本人在没有法官许可的情况下，擅自与他们有任何瓜葛，那可是有性命之虞。对此，欧洲人也心知肚明，伺候他们的日本人都是间谍。在城里闲逛因而十分罕见，并且需要特别许可。这可真是挺要命的。

我就不在此细述所填写的各种带侮辱性质的表格：船只和人员必须完全解除武装，写明访问的目的，据称是为了防止“圣经”的渗入，等等，等等。令人不禁想大喊：“贪婪的人啊，究竟是什么令您恐惧！”至于久闻其名的上岸仪式：下船时践踏十字架，这次可是亲眼目睹了。方才说了每个仆人都是间谍，但也别将出岛上的岛民都想象为坏人。相反，秘密监视是当地的风俗之一。每个人都在监视他的邻居，而且不加掩饰。这些都公开进行着，就像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哦，您想看一个例子吗？每一个政府官员身边都有一位先生，他的唯一工作就是监视并向政府汇报该官员的一言一行。也不用担心这个官员会贿赂他的监视人，这么做没有意义，因为政府可从其他渠道获知这一罪行，那么这两个脑袋可就都不保了。甚或，这两个罪人自剖其腹，这也是本地最常见的自杀方式。

再有一例：以5户人家为一组划分每个街区，每组有一组长。这个组长，每个月都必须向街区的区长尽可能详尽地汇报他所在组每个居民的情况。我执意在这封信中向您叙说这一细节，还有众多其他细节。

这样的做法还有别的好处，当某个人提出要搬到一个新的居所，他首先得被新住处的邻居所接受。组长向该申请人原所在地的组长征求意见后，再做出裁决。因而，在日本，只有那些完全没有证明的人，才没家没住处。我这么说时，当然排除了那些乞丐。在日本乞讨者并不罕见，我在这儿就见到2个。其中一人带着扁平的大帽子；另一人顶着柳条编的帽子，在眼睛前方穿了两个眼儿，就是这样一身装束，背上背包，如同马赛的嘉布遣会修士般挨家逐户地乞讨。

越说离出岛越远了。租借地十分整洁，街道养护得很好，一层的矮房子极其简洁，却令人欢愉。夜晚，出岛灯火通明，2名哨兵

不停地敲击手中的2块木片，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这可以表明有哨兵执勤，也令伺机作恶者心生畏惧。

出岛还有集市。不消多时，日本生产的一切产品就都摆上了集市。精美的宫古岛漆器以金银雕饰，长崎的漆器则镶嵌了贝壳；瓷器轻薄得似乎一吹即破；青铜器上的图案取材自大自然；条纹布倒很普通；木版和铜版画册里的图画令人吃惊，气势非凡。集市上还能见到钢漆的甲胄，为神奇罕见之物；此外，还有抛光的铜面镜，堪与圣·高班出产的镜子相媲美；闻名已久的日本军刀，可将人一砍为二，从头到腿。有关军刀，我们每人都或多或少了解了一些。不过，所了解的还是非常有限。例如辨别军刀优劣的原则之一：刀刃都在刀锋的灰色线条处。这条灰色线呈锯齿状越不规则、延续越长，军刀越贵重。一对军刀很容易便可卖到600至800ITCHIBOUS(相当于1 200至1 600法郎)。事实上，这在日本属于贵重奢侈之物。他们不似中国人喜好金银，日本人穿着条纹粗布，非常朴素，也不算好看，但是非常有性格。这儿还出产做工精巧的纸制品，有可爱的盒子、包、仿皮钱包等等。说真的，要能学到怎么做这些东西，真能发财呢！日本人的纸制品工艺灵巧得让人惊奇。他们可以用防水的纸制成一件衣服，用他们普通的扭曲的纸做成的绳子牢固得让人匪夷所思。他们的植物大概也有奇特之处。

不远处，还有卖杯子的，这些杯子套着极其精细的白藤杯套。我开始不能相信这竟然是用白藤编成的，直到将一只碎了的杯子拿到手里，才惊讶地发现质地细密得简直像头发丝。

日本的城市建在山坡上，围墙和运河有效地划分了街区。十字路的街道宽敞整洁，房屋也都很洁净且维护良好。

民居的地板通常都铺着席子。当地人都在席子上吃饭、睡觉和生活，因而穿着鞋走进日本人的家里，会被视为极不礼貌，完全不

懂得如何生活。不过，当日本人注意到我们的犹豫，也会微笑着请我们直接进去。

离开租借地，我们来到一位瓷器商贩家，这家的姑娘非常乖巧纤美，年约十七八岁，有一双黑色大眼睛和一口漂亮的白牙。在我们一个朋友的庇护下，她露出最为优雅的笑容，向我们开出了惊人的天价。我的心如磐石，丝毫不为所动，什么都没有买！

事实上，虽然日本女人和中国女人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但也有非常漂亮的日本女人。有一天夜晚，在长崎的茶园里，我就见到了非常可爱美丽的日本女子。日本人通常举家出行，一起用晚餐，度过夜晚。这时候，卖艺的姑娘们开始唱歌、跳舞、奏乐。这一职业并不会招致非议，丈夫们也常常陪同他们的妻子评论谁唱得好、谁跳得美。这也是前来日本的旅行者首先会注意到的日本的特征：毫无道德、羞耻感地让年轻女子在公众场合卖艺。这决不妨碍她们日后成婚，但成婚后，哪怕最为轻微的不忠，都会为她和其“同谋”招来杀身之祸。在大街上，时常会遇到刚刚出浴的日本男子或女子，披着极老式的袍子，腋下夹着各自的衣服往家里走。我也见过小孩手里拿着的玩具，那可真是会令纳普勒斯博物馆秘密橱柜里的古董都脸红。而当您买玩具时，必须上下左右地细细查看，确保没有这样那样的毛病。

另一件让人不可思议，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就是人们对死亡是如此不屑！为了什么也算不上的理由，一个脑袋就落地了；为了什么也不是的原因，剖腹自杀了。甚至有专门的教授，教人怎样正确无误而又高雅体面地完成这一举动。至于剖腹的方法，常见的有用两把刀或剑来完成，从腹股沟处切入，这两刀在脐处交叉。这种方式才被认为是英勇的自杀，荣光也可惠及子孙。通常接受刑法都附带没收财产，而在这种情形下，政府不可以没收其财产，并且作

为补偿，还将照顾孤儿。

另一个自杀的原因就是想要复仇。复仇者来到仇家门口，自行切腹，对方如果不以同样的行动回应，那么他将名誉扫地。

下面的例子是在长崎时，有人告诉我的：一个俄国军官用手杖指着日本人，感觉备受侮辱的日本人拔出了他的剑。助手在一边试图让日本人明白这一举动对于外国人并不具备同等的含义，可这个不幸的家伙还是当场剖腹死去。

我在前面提到过有关“一对刀或剑”的说法。事实上，日本的剑成对卖，佩带的时候也是如此。一把长的佩左面，另一把如同猎刀大小的佩右面，自杀时用的就是这一把。只有一等贵族可以佩带两把剑，自五岁时候即开始佩剑。还有一些出生无此特权者，便获许只带一把剑。

不过，也不要因此以为日本人普遍身带武器而误认为这儿的谋杀会比别国频繁。这儿的法律对于争吵中触摸刀剑(注意，还不是拔出刀剑)者，可施以死刑。您会看到日本人带着刀剑，一边争吵打架，但并不去碰武器。这儿也有决斗一说，不过，最受推崇的还是在仇家门前剖腹自杀。

触碰日本人的刀剑是极不尊重对方的行为，我曾好奇地拿过一个年轻人的刀细看。幸亏他只是个普通人，佩一把刀，而不是两把，否则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刀也不是唯一区别贵族的物件。在日本只有贵族才能穿某种裙子和披肩，平民野夫则永远只能穿裤子和上衣。

当地的行政官曾经邀请普洛特元帅共进晚餐。元帅也因而礼节性地回请对方。这位地方官受到全舰船员的隆重欢迎，战舰甚至还升起一面日本国旗。这名长官乘坐由无数舢板牵引的快艇，在众多随从的簇拥下来到战舰上。

用餐时，对方一位长官向布歇·利维尔先生细细询问并记下了元帅、指挥和他本人的姓名。您想想，这3位必定幻想着会收到上好的军刀、极精美的漆盒或者无与伦比的铜器，或者别的什么奇珍异宝。第二日，布歇·利维尔先生的礼物送来了。这是来自昨日筵席邻座的答谢。可怖！可怖！竟然是十把白纸叠的扇子，每把大概也就值2个TIMPOS(约合25生丁)。如毒牙般吞噬我们的嫉妒猛兽当即化为爽朗而无恶意的戏谑和嘲笑。

夜幕降临，每人都有一个仆人在前面，或者本人自己提着灯笼照明。那些大人们则有一队随从，随从所提的灯笼上画有他们的武器。这一灯火通明的队伍组成一幅颇为美丽的图景，从远处的小道看起来如同布满跳动的闪亮的小虫。日本人总体来讲非常客气，对外国人充满敬意。白天，他们会很礼貌地让路给我们；夜晚，一旦发现我们跟在后面，他们会即刻停下，让我们先过，尽力为我们照明。

而我呢，我很希望有那么一个民族，6年前其法律制度还使得这个民族远离外部世界，短短几年，竟对外国和外国人如此宽容，甚至可以说好意相待。到处可以遇到和气殷勤的日本人，举止优雅、小心翼翼，但还是不免流露出来的好奇，以及当发现我们注意到他们的好奇时所表现的尴尬。从没有在商店里遇到中国式的粗鲁无礼，以致需要棍杖才能走到商店尽头。这个民族的人民眼中，没有传达憎恨和蔑视的侮辱眼神。我因而对长崎的2个法国商人和我所说的话深信不疑："欧洲人在日本如果不犯错，不去冒犯当地人，一般不会有什么麻烦，可一旦卷入政治事件，极容易被暗杀。"我的观点认为，事实上，尽管民俗风情与欧洲相去甚远，但这个国家很快就会赶上欧洲。至少，他们远远超过土耳其或希腊。政治上再有所作为，日本就将屹立于发达文明国度之列。

同样，与日本建立了很好关系的俄国人也很清楚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周密地安排好一个强劲的联盟，当某一天需要在俄国和英国的天平上作出命运的裁决，预先建立的友谊关系将起决定作用。我们是否也可以走这一他们已走的路?

俄国人已经从这一政策中获取他们的好处。他们在长崎市的对面建立了一个维修船只的机构，附近的日本煤矿给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们抵达时烧用了日本煤矿，我的天，可真是好煤矿。

我毫无过渡地从政治一下跳到了一些无足轻重的细节。日本人的饮料：他们的清酒是一种白色的小酒。这是种美妙的饮品，不过我觉得对于我们欧洲人的胃，喝后不多时就会有强烈的反应。

最后写几句结束这封信：官员在这儿如同他们的佩剑，都是成双的。每个职位有2个名额。为官者将全家老小寄放在京都，类似被抵押的人质，然后开始执行为期半年的公务。余下的半年，他们回到江户①，向当政者汇报工作。同时，审计局也对该公务人员进行考核，当然，免不了会掉几个脑袋，或者当事人预先自裁。

写得差不多了，这卷信纸也将用毕。最后，紧紧地拥抱您，用我全部的灵魂爱您。

再见。

---

① 江户，东京的旧称。——译者注

上海，1861 年 1 月 20 日

亲爱的父亲：

我乘坐“回声”号回到了上海。“回声”号即原来的“西贡”号，从美国人那儿购买的，一笔划算的买卖。这一回，我在船上没有太晕，有这么可亲的船长沃特尔伯爵陪伴，这点晕眩更可忽略不计。一路拖着老旧庞大的“欧洲者”号来到山东角，之后，我们轻装上阵。终于，没过太久，我们来到了扬子江入海口。当然，夜幕降临时，沃特尔伯爵将船抛了锚。

刚到上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先锋”号船舰获得晋升和勋章的名单公布了。柯利诺将军、班兹曼、瓦萨聂、奥马莱和其他几位都名列其中。皇上万岁！

这时期，清政府当局正为对付太平军忙得不可开交，听说这些叛军打算 8 月份杀回上海。大家都认为这个时机选择得很糟糕，天气炎热，气氛也不会友好。这将丝毫阻挡不了女王和我们的军队向他们开火。太平军给清政府制造了很大的麻烦，各种消息流散着，

又相互矛盾着，给这场巨大反叛的最终结果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叛军多由贼人、强盗组成。他们烧杀劫掠，摧毁了商业活动，所经之处，不留一棵桑树，甚至一个蚕宝宝。当地百姓别无出路，只能跟从这帮盗贼去别处横行和作恶。而我们的联军，看看他们是怎样在这趟浑水中钓鱼的。让我们假设，如果朝廷搬迁至南京……您明白这个意义吗？

英国人可是控制着扬子江这条著名的河流，从入海口直至南京这座中国的商业中心城市。他们在那儿行使霸权，或者您也可以称作“保护权”，而且您也很清楚这个“保护权”在强权英帝国的辞典里意味着什么。法国在这场胜仗中又期待什么呢？我并不是十分清楚，就我看来，整个的事件当中，最明了的是，能与我们贪婪的同盟军相抗衡的，便是宗教信仰的重建，这是我们成就的伟业。我们对传教士的保障令我们占有道义上的优越感，超越了基于罪恶的鸦片贸易的英国强权。我们最该从这场荣耀之战中获取最为稳固、最法兰西式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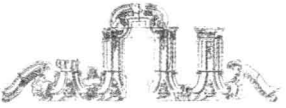
您以为我们可爱的联军在圆明园这场事件中没少诋毁我们？简直就是一场大闹剧！说我们的士兵又偷又抢，没错，但是谁掠走了这座皇家御苑的黄金象牙，烧毁占地 25 至 30 平方公里面积的世界瑰宝，将这座聚集 3 000 年人类文明智慧的图书馆烧为灰烬？他们还对自己捣毁艺术和文物的举动沾沾自喜，称之为“积极主动、充满活力”。额尔金勋爵则率先将之比拟为奥马尔哈利法[①]和埃罗斯塔德[②]。事实上，他不正是那位在泰晤士河浓雾掩盖下，将巴特农神庙的大理石雕像偷运到英国的额尔金勋爵的儿子吗？又是谁在我们的将领发出激愤和历史性的抗议时，犯下这一切罪行？我们的将

① Calife Omar，穆斯林第二位哈利法。——译者注
② Erostrate，于公元前 356 年放火烧毁了古希腊阿尔的密斯神庙。——译者注

领当时是如此义愤填膺！

似乎有点过多涉足政治，但过错的确在英国人那边，他们独断的民族主义令全体英国人都无比傲慢和自私。

信件结尾之前，得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上帝保佑，兹尔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希望能在新加坡或马尼拉收到您的信件。不过，在最后结束这封信前，想告诉您一个惊人的发现！我发现，中国人相对低劣的真实原因在于中国的语言中不包含 R 这个小舌擦音。证据：一个征服者，在弱肉强食法则下，令一个中国人驮着山一样庞大沉重的战利品，如果是我们当中的一位，会怎样做？我们知道什么是电闪雷鸣，如同管风琴的铜管发出轰鸣。一个中国人，他则恪守温和宽厚之道，屈从忍让。所以，这就是症结所在！R 是语言的灵魂，是活力和热情。一个没有 R 的民族，一个缺乏富有磁力的小舌擦音的民族无力摘取任何奇珍异果！他们的血管中没有蓝色的血液，这是一个幼稚的民族，或者是一个重新回到幼年的民族！如果这些可爱的中国人明白了这一点，明天，他们或许就会用两个 RR 来发声“上校”这个词，而我们这一小撮人，也将消失在这个 4 亿头“驴”的帝国！不过，我也要告诉您：他们永远就是这样的中国人，无论以前或以后……玩笑开得不少了，好吧，再见，我伟大的父亲。啊！我全身心拥抱您！



蒙托邦将军致战争部部长元帅的信

1860 年 12 月

11 月 22 日离开天津，我直接去了烟台，去察看我们的驻军。那儿秩序井然，维护得当。当军队离开营地出发前往北方时，我留下了 101 团的指挥官勒普拉纳，他在那儿还建起了一个小院子。医院状况很好，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也保持着最佳状态。

烟台天寒地冻，山上都覆盖了厚厚的积雪。我们要尽可能减少这儿的驻军，最多留下不超过 250 人，作为天津和上海间的中转联络点。北河已冻结，目前的通讯事实上只能通过陆路。

翌日，我离开烟台，在那儿看到的一切都令我十分满意。

我在长崎待了 48 个小时，时间很充裕。既然不能正式访问京都，我决定好好地参观日本这个重要港口城市。对于这个决定，我可不会后悔，迄今到访这个地方的欧洲人恐怕少而又少。

我乘坐“福尔班”号出发前往日本，这艘船自战争伊始便调归我使用。驶离惊涛骇浪的中国海域，进入平静蔚蓝的日本海。日本

海对我们的友善恰好反衬了中国海对我们所表现的敌意。在到达美丽的长崎港前，我们穿过一个完全可与君士坦丁堡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相媲美的海峡。峡谷两岸修建了防御工事，架有大炮，每门炮架上都搭建了小屋檐；峡谷两侧的山上布满绿树，石头堆砌的矮墙后层层种植着庄稼。这是一个美轮美奂的港湾，在港湾西面的一个城市和东面几个工业建筑（其中有一个俄罗斯的）的环抱下形成一个湖。

这是一个散发着淡淡忧愁的城市，房屋都是木头结构，通常只有一层，不过一旦走进房子里，都会惊讶于其洁净的程度。路面都很宽阔，路边的房屋鳞次栉比。

男人们个头普遍很小，但看起来很有劲。那些地位稍高的穿戴讲究，佩带两把刀剑，一把长的，一把则如同匕首。在地里劳作的百姓几乎裸着身子。女人们也一样身材矮小，和中国女人不同的是，日本女人无论在大街上或是在家里，都不忌讳见到外人。青年女子中，有的长相十分甜美，她们丝毫不惧外国人，甚至大方地上前和那些会讲日语的搭话。可当她们一结婚，就得漆黑牙齿，抹红嘴唇，形容十分骇人。真是可惜了，通常这些日本女人年轻时都有一口漂亮的白牙。

长崎市民风温婉柔和，不乏细腻，保留着中世纪东方的封禄体制。这里的居民十分彬彬有礼，殷勤备至，甚至于讨好献媚。他们十分勤奋，辛勤劳作。

长崎市建在一座郁郁葱葱的山边，整座城市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区域，高高矗立的精巧的宝塔俯瞰全城。不同的街区间以楼梯或桥梁相联结：这儿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是牛和马。

这里有一个特殊的阶层——乞丐，祖祖辈辈，这个阶层的人们只能以乞讨为生，不能从事任何其他行业。他们的衣服很干净，头

戴硕大的帽子，宽阔的帽檐直盖至眼睛。衣服和帽子都是白色的，他们终日挨家挨户乞讨，在人家门前停下，用一截小铁棍敲打一个器物发出声响，以此告示屋内主人。屋主人鲜有不出来施舍任何食物或钱财的。

这个城市发生的一切都那么井然有序，我就此猜想日本其他地方应该也大抵如此。警察同时也是官员，这儿的政府雇员都同属军人，佩带两把军刀。这些军官同样彬彬有礼，在处理各种任务时表现得非常灵活机动。一桩轻微的小罪行即能要人一命，以十字式的剖腹自杀来完成相互惩罚或报复。

这儿的青铜器，和我们在中国观察到的也有所不同，看起来相当牢固坚实。这些青铜器制作后供上层阶级使用。这些人士身穿绫罗绸缎，外罩镶金线的长袍，富丽堂皇，让人不禁联想到举行仪式时的主教着装。

长崎市有2个法国商人从事两国间的商务交流，荷兰人和俄罗斯人在日本的活动远远早于其他列强。这些先行者们很早以前就与日本政府建立了关系，他们被迫离开位于内海的平户，而获得在长崎出岛的租借权。荷兰人在出岛上盖了漂亮的建筑物，并建了一个集市，这个集市里能买到全日本最精美、最古老或者最新鲜的艺术品。只不过他们不得不在这些艺术品上刻上日本商人的名姓，以躲过海关无休止的纠缠。

俄罗斯人则得到了海峡另一端的一块土地，开始在那儿安顿下来。那儿已经竖起了好几个高高的烟囱，一个工程师上校和几名军官长期固定驻扎在此。我认为他们是在从一种泥土中提炼煤炭，这种泥土在日本大量存在。这是这个国家丰富矿产资源的一种，应该还有许多其他资源，尤其是金属矿产资源。

长崎的动植物价格低廉，鱼类、鹿肉、蔬菜和水果非常富足，

不过牛肉和羊肉很罕见。

气候温和：从没有下过雪，冬天雨水充沛。

长崎的漆器买卖十分出名，出售的精美漆器产自宫古岛；那儿的古漆器尤其为日本人称道，如今几近绝迹；瓷器也声名在外，同样出产于宫古岛；长崎的另一重要特产是武器生产。

在长崎停留 4 天后，由于不能前往京都，我想去往位于内海的大阪。迄今还鲜有外国人进入这座城市，有诸多有关内海美景的传说。

种种有关这个内海流经国度的美丽传言在我看来都言过其实，我疑惑兴许此次日本之旅可以安排得更加趣味盎然。简而言之，从长崎到大阪，一路犹如穿过了五六个相连的日内瓦湖，湖边群山绵延不绝，山上绿树郁郁葱葱，繁花似锦。山脚下，一座座小城和村庄鳞次栉比，港湾停泊的船只花色繁多，形状各异。

内海繁忙地航行着各种商船和渔船，鱼类是本地居民的主要食物。屋前屋后栽种着挂满果实的橘树、香蕉树和苹果树等等。

经过 3 天的航行(我们只在白天行船)，穿过一个接一个海湖，终于到达大阪市。不过，这是个巨大的港口，大吨位的船只无法靠近陆地。

我们向日本政府提出请求，允许我们几位军官拜访这座城市。

执政官去了乡下，传话来说会将信件传达给他。

翌日，4 名日本官员乘坐颇为小巧美观的官用船只来到我们船上，他们极其好奇地参观了我们的船舰，尤其惊讶于船上大炮的规模。船上所见到的一切都令这几个聪明的日本人十分震惊，尽管欧洲人向来在该国不受欢迎，但他们还是掩饰不住对先进技术的钦羡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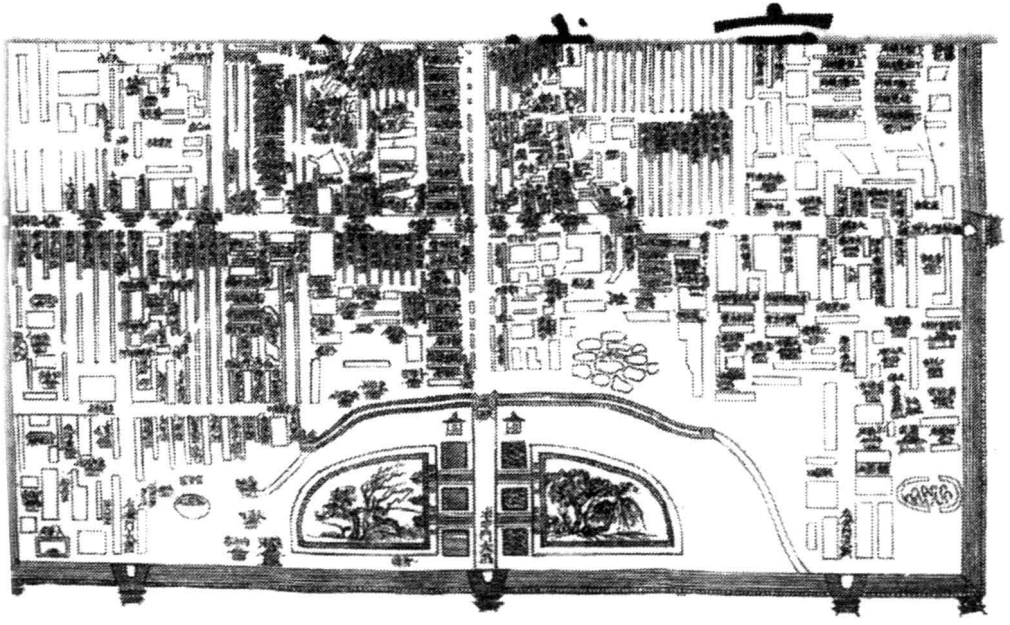
为等待执政官的答复，又耗费了 24 个小时。时间紧迫，我只

能满足于远远地眺望这座迄今还没有一个欧洲人到访的城市，一座已经相当发达的城市，传令启航返回长崎。

我于 14 日早晨离开长崎，16 日夜晚抵达上海。几天前，从白河出发的部队已先期抵达。

趁着对旅途所见所闻新奇事物的印象还鲜活生动，我迫不及待地写下此信，希望对阁下的相关考虑有所裨益。

蒙托邦将军



皇城平面图